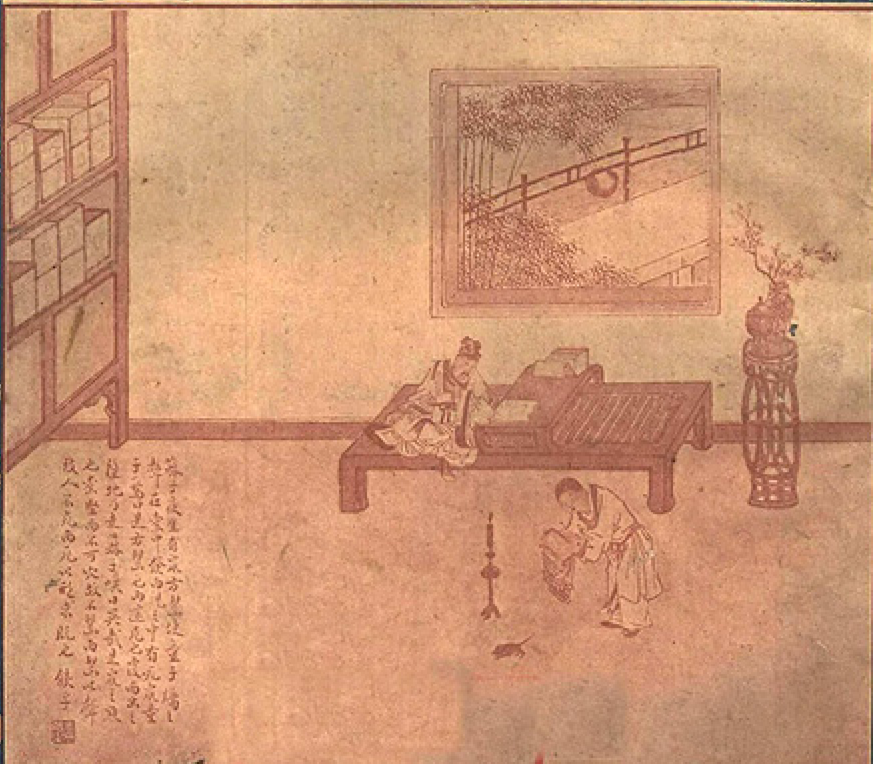
婦女雜誌

第三卷 第一號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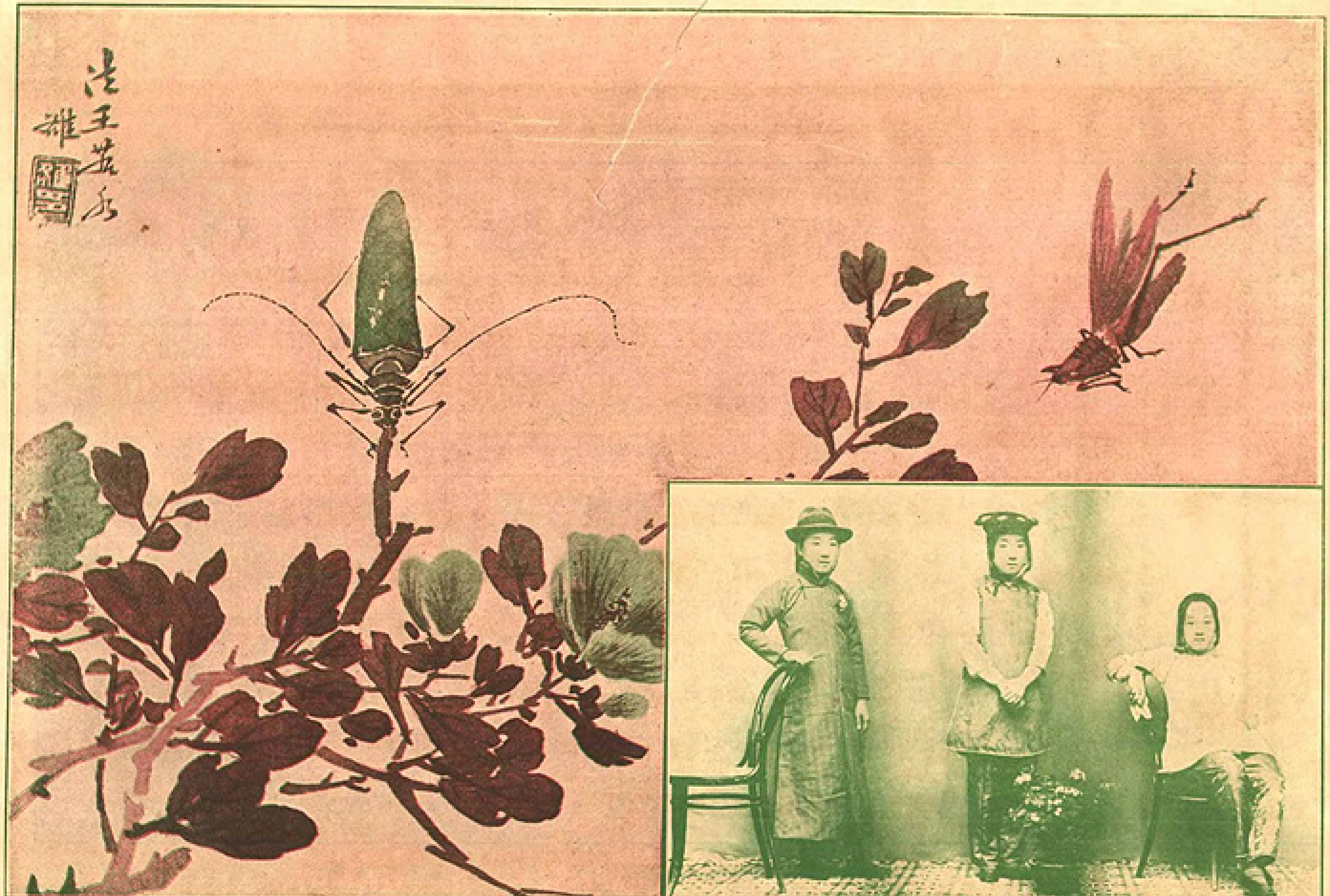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宋趙仲僩五王熙春圖

平泉書屋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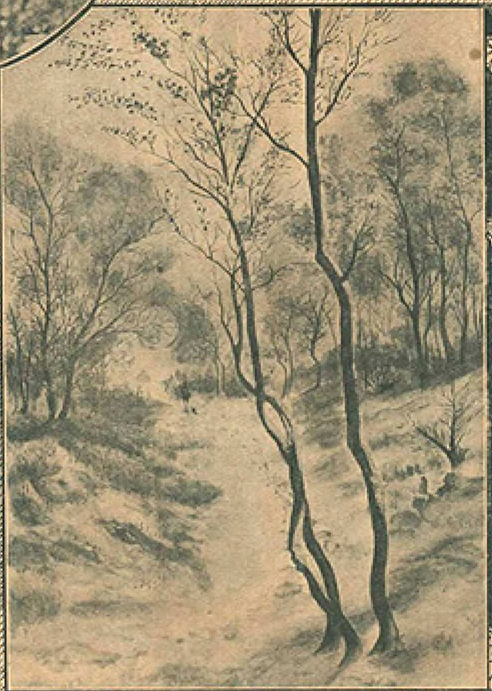
華陽謝芸先女士化妝攝影

愛讀婦女雜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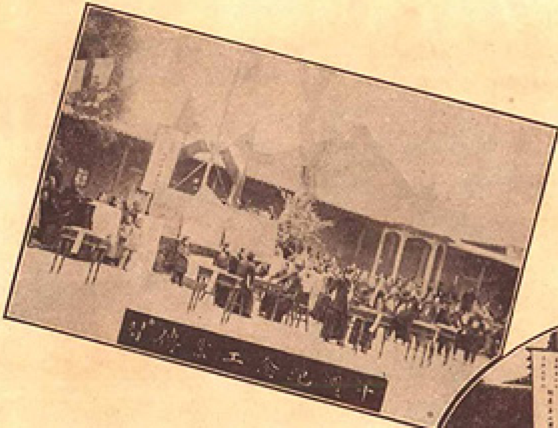
著幾何遊戲者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吳迅如唐尹昭楊彥威王廷愫諸女士之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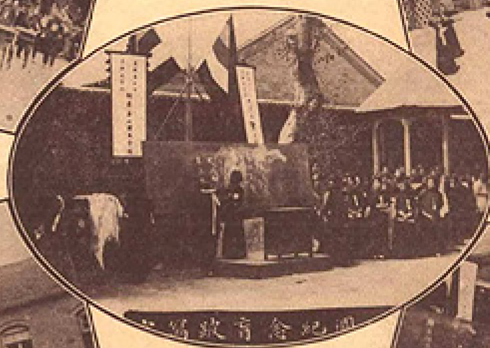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畢躍歷畢躍榮女士水彩畫



十週紀念工藝展覽



十週紀念啞鈴體操



週紀念[illegible]致詞



十週紀念大遊行



十週紀念群育捕魚

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十週紀念會攝影

社說

家庭大小論

美國 Carl Eastern Williams 原著

樹聲 西神

生齒日繁。生計日艱。非吾國今日之現象乎。普通之家。一家四五口。極一人之力。僅足以供全家之衣食。或且饑寒不免。於是兒童之教育。有所不暇及。兒童之造就。有所不遑問。夫教育之基。首在家庭。家庭若此。教育之不進也宜哉。欲救其弊。非先造成小家庭不可。曩嘗欲立說以明之。因循未果。近讀美國威廉氏所著家庭大小論。多可爲吾國借鑑者。因譯述之以供衆覽。 西神識

家庭必如何而始爲完美宜小乎。抑宜大乎。若準家爲國本之說。又必如何而始利於國乎。今世大家庭。已不多遘。普通一家。僅兩兒或一兒。或無兒而僅畜一犬者亦有之。在美國且有無兒之家二百萬。不婚嫁之男女一千七百萬。家庭日趨於分小之一途。究於社會之影響若何。又婦人生產。究應任其盡天然之能力而後已乎。是皆不可不急行研究者也。

以通例言之。家庭過大。實無益而有損。他姑不論。於文化上必先受其影響。蓋生產率高。則兒童之體質必弱。體質既弱。則敎養必不能周密。而死亡因之而衆。文化由是而阻滯不進。必然之理也。吾考文化較高之國。其家庭必趨於分小。而注意於教養。一家之

中兒童雖少。然皆體質堅強。教育完善。較之多而不育脆弱無能者。所勝多矣。然則縮小家庭之範圍。固強國保身之道也。

試證之動物。其生產最繁者。必其死亡最速者也。蓋能力最微之動物。非繁其生產不能保存其種類。至於較高等者。其能力偉大。其生活強盛。則其生產亦少。譬之魚類普通一產數百萬。蓋不如是。其種必滅。若夫鯨。魚類之高等者也。總其一生。所產至少。獸中之兔。其弱最甚。故其孳生殊速。至於獅及虎則緩矣。其他較高等之動物。如馬、如象、如猴、如駱駝。皆一產一子。限制其生產。實所以永其祿命。蓋生產既少。則母之保護撫育其犢。專心一致。而犢之得於天者亦厚。自能欣欣向榮。以強以壯。祿命永長。亦固其宜。一產多子者安能得哉。家畜中之豬。至弱而至蠢者也。一生乃產八十頭或百頭。馬祇十五頭。牛十四頭。棉羊及山羊皆十二頭耳。於此可見所產愈少。則體愈強壯。其壽命亦愈長。固毫無疑義者也。

吾人之生產。亦有天然之限制。間有婦人一生產二十胎或二十六胎者。然不多見。在文明之國。平均每婦人產十二胎。且一胎常僅一子。此實人羣進化之效果。蓋上古之時。吾人必有一胎三子或四子者。證之於今日。尙有孿生。可知矣。後羣治漸進。知一產多子。實促壽命。於是遞嬗遞演。遂成今日一胎一子之習慣。其猶有孿生者。殆古來遺傳之性。尙未盡除耳。凡他種高等動物。亦皆一產一子。意亦遵此公例歟。由是言之。吾人所以能強能壽。而爲萬物之靈者。得天然限制其生產之效居多。然則家庭過大。寧不與此理相悖。爲害滋多乎。喀喇喀大學 Clark University 教授司密司 Prof. Theodate Smith 君。嘗費多年之研究。謂極大之家庭。四五代後。必陵夷式微。馴致於滅亡。此論雖似太酷。實亦含有至理。試以歷史之眼光。詳述古今來家庭大小之利弊。則淺而易明。

雖婦女亦能共曉也。
古代生產率之最高者。莫如埃及。然其死亡率之高。必超過所生。亟亟不能保其固有人民之數。迨及今日。各國有此惡現象者頗多。如俄。生產率至高者也。每年所生產之數。達總數千分之五十二。然在西歐。每年夭札之數。且二三倍於此。某宦言莫斯科之小兒。生一年而死者三之一。某年死亡之數。較之羅馬、巴黎、愛丁堡。竟增至三倍。是非危險之甚者歟。推厥原因。實皆生產過多階之厲耳。南美有數部。亦與俄同病。智利國有數城。每年死亡之小兒。佔總死亡數百分之七十三。約四分之三。一九六六年。智利全國生千人中。死三百二十八人。與俄略相等。南美又有數拉丁人種之國。如祕魯等。其生產率之高。迥異尋常。男不弱冠。女不及笄。卽已婚嫁而誕育子女。理應有人滿之患矣。然其國人民不加多。猶是地廣人稀。此其故大可思也。胡特拉夫市長 Major Woodruff 嘗言某菲律濱土人生兒十七。皆孱弱不育。得長成者僅二人云。是亦足證生產多者。死亡愈多矣。類此之證據。更僕難數。茲姑從略。
然此非獨俄國、南美、菲律濱、然也。卽在美國。死亡之數。亦因家庭之大小而異。一九一一年。美國醫學研究會公報。載赫密爾頓醫生 Dr. Alice Hamilton 調查工人一千六百家。每家生四人以下者千人中。死一百十八人。生六人者。死二百六十七人。生七人者。死二百八十人。生八人者。死二百九十一人。生九人以上者。死三百零三人。至曾受高等教育之婦人。生產之數平均甚少。然其死亡之數亦至少。較之他種社會。相差甚遠。其約生而得長成者。居十之八九。焉此調查至確。絕非憑空臆造。觀此當益信吾言之不謬矣。
吾前言野蠻民族生產率至高。非謂其家庭大也。在事實上言之。惟文化較高之民族。方得有大家庭。蓋

小兒之能長成。在小兒須具有天然之生活力。在父母又必撫育有方。非可強致者也。蠻族之民。既一舉多子。小兒之生活力已弱。復不解小兒衛生之法。焉得不死亡相繼。如是謬種流傳。人數且日見其少。烏從得大家庭哉。是以生產率高。非家之福。亦非國之利也。

今歐美各國人民。深知此弊。極力減縮其生產之率。家庭務使其小。白種人之所以能執世界牛耳者。未始不由於此。而東方各國、及非洲諸部落。猶懵然不知。方且盛行一夫多妻之制。以冀廣大其家庭。然其結果則適得其反。蓋精力既分。則小兒之生活力弱而長成不易。或至終身不育者。亦數見不鮮。至若一妻多夫。其本體已自限制其生產之繁。自與廣大家庭之義相背。此二制既不能廣大其家庭。而實際復與縮小家庭。渺不相涉。其結果殆與生產率過高之野蠻民族相同而已。惟行一夫一妻之制。俾生產有所限制。精神得以專注者。方能產壯健之兒。而人民得以繁庶耳。

東方之人。對於家庭之觀念。有以無子爲辱之特性。彼非欲子也。欲有後耳。欲傳其家產耳。以爲如是則其名可永永不朽。顧彼所謂後與歐美異。必傳子而不傳女。故其俗重男輕女。女可相市若貨物然。亦異聞也。夫彼求子之目的既如是。復以欲達此目的而行一夫多妻之制。宜其人民終孱弱不強也。

吾考諸史乘。證之於今世各民族。知限制家庭膨脹之心理。古今所同具。苟其人之智識。及將來未有不亟亟設法限制之者。尤以野蠻民族及文明之邦爲尤甚。惟其方法不同耳。野蠻民族類皆有殺子之俗。墮胎之風。其明證也。介乎野蠻與文明之間。有所謂半開化者。其信仰之教條。則爲博愛及不殺生。故墮胎殺子之事。絕端反對。他種文明限制方法。復懵無所知。而其智識能力。又足以保護所生。於是家庭

日以增大而國有人滿之患矣。(吾國人其猛省)昔埃及墮胎之風甚盛。而其婦人猶有將其不愛之子。投畀鱷魚者。惡習相沿。直至英領其地而始熄。波斯古時。且有活埋其子者。尤為慘酷。希臘則墮胎殺嬰之事。習為故常。古時羅馬生子。其生死須由父裁定。至今此風猶未稍殺。回教徒中殺嬰之事不常有。然墮胎則甚通行於波斯等國。印度生產率之高。為全球冠。墮胎殺嬰之風。亦為全球之最。非洲之野人。有以嬰兒飼獅而導成其食人之性者。更有數處。子生母死。則殺其子。此等惡俗。今美之印第安人尚行之。世界中類此慘無人道之事。更僕難盡。此其大略也。

如上所述。非足確證吾人皆有限制家庭膨脹之決心乎。惟文明國限制其生產之法。必知其故而從根本上著手。野蠻之人則反是。故惟以墮胎殺嬰為惟一之方法。野蠻民族中殺嬰之風盛者。類有高僧藥師或老嫗專營此業。初亦非自生之而自殺之。至文明之婦人。自不忍殺其子。然墮胎則毅然為之而不疑。即在今日各文明國。亦復盛行。而以意大利為尤甚。醫學家且著為專書。公然出版。惟恐人之不得其法者。英美德法。此風亦盛。惟四國限制婦人懷孕之法。頗為周密。無墮胎之必要。在教育界中幾已絕跡。而家庭愈縮愈小矣。

法國初竭力主張每家兩兒主義。雖其國有無兒之家幾二百萬。一子之家幾三百萬。已平均百分之五十七家。每家祇有一子。猶極力提倡不稍輟。故家庭日益縮小。而其國亦日益強盛。其富僅次於英國。科學工藝文學製造。均為他國之先導。國民教育及普通進化。亦無一事落人後者。國民中能自立營生之家。居四分之三。他文明國所不如也。惟其弊在縮小家庭主義。行之過驟。因而全國之人。多持無家主義相勸勉。其結果遂不免有人少之患。

每家兩兒主義。繼之而起者爲德國。行之大效。科學工藝。進步甚銳。有一日千里之勢。德國人之愛子。本名聞全球。其生產率一八七六年全國千人中生四十一人。自每家兩兒之主義實行以後。及一九一二年。乃竟減至二十八人。而近十年中。減縮之率。較前復增一倍。若准此退縮。則更十年。德將爲歐洲生產率最低之國矣。柏林乃德國文明之中心點。一八七○年人民僅八十萬。今已達二百十萬。然以今之生產率與一八七○年較。固絕不相侔。文明世界之趣向不亦大可知乎。

英美二國之情形。亦與德法同。英倫之生產率。一八七六年爲三六、三。今已減至二四、五矣。美國之生產率爲外來移民所補充。表面似無增減。實則眞美國人之生產率。每年約減百分之十。有數處無外民移入者。生產率莫不低縮。愛渥華 Iowa 其尤著者也。平均統計。每年除抵充死亡外。二十餘家增一人。至客民之生產額。較增一倍有奇云。

世人之所以提倡小家庭主義者。乃欲減輕父母之負擔。誠以今世之爲人父母者。其責任較之曩日。重且倍蓰。生活程度。日益增高。教育之費。復甚繁重。有智識之婦人。均願少生子女。以輕夫之負擔。而對於其子女。得施完全之敎養。否則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一家多一失敎之人。卽社會多一敗羣之子。直接爲經濟問題。間接爲敎育問題。此主義之備受世人歡迎宜也。雖然更有不止於此者。

今世非極重視衞生問題乎。生子過多。非特病母。抑且傷子。蓋子賴母之滋養而生。母旣病矣。烏能滋養其子。是以頻頻受胎之婦人。其體必弱。所生之子。與間或懷孕者之子較。其強弱不可以道里計。而其結果仍不能得多子。弱則易殤。勢不能免也。惟此見於貧民社會者爲多。其原因由於飮食不清潔。及不知衞生而起。至曾受教育之婦人。生產少者。固撫育有

方。卽生產多者。亦可無夭扎之虞。惟婦人之職。初不倖此。必敎養其子。使悉爲社會之完人。方爲盡職。若僅誇其子姓之繁。養狐貉於一邱。種稗穀於同畝。不能爲之盡善也。又凡勞力之婦人。每易早衰。其所生子亦弱。世所共知。蓋工作之勞。旣能傷其精神。則其胎中之子。自不能得充分之滋養。弱固其宜。故限制勞力苦社會之家庭膨脹。尤爲緊要。惟人之體質萬殊。深山大澤。或生龍蛇。繩樞甕牖。亦產奇傑。閒有此中人所產之兒。因稟勞力之習慣而強健乃過於常兒者。惟終屬例外耳。

由上所述觀之。家庭之宜小不宜大。非特利於家。抑且利於國。惟旣提倡此義。則當力謀普及。不能爲一部之進行。否則國且不振。人種且反因之而漸滅。不可不注意也。試以美國論。今不患家庭之不能小。惟患小家庭之不能多覩。蓋國民矯枉過正。持不娶主義者。約居五分之二。女子之不嫁者亦如之。而通國之既嫁娶而不育者。又不下數百萬。生產率低。則此種小家庭。卽無由產生。自日見其少而不加多。若仍此不改。美洲土人。恐將滅絕。安可不早爲之計乎。羅馬希臘文明國之先進者也。亦嘗大受此事之影響。希臘計窮思變。嘗特立一法。取締持獨身主義者。羅馬之受不娶主義及自戕其種之禍尤烈。當時其國生產之率。低至極點。而客民則生產率極高。積之旣久。羅馬徒有虛名。實則已無國民。外人起而代之矣。今美國若長此不變。則一世紀後。或將盡易爲俄德之人乎。未可知也。

此爲美國將來之重大問題。今幸其地新闢。尙多荒蕪。故歐洲高等社會之人。鮮移居其地者。然其地至富。苦社會視之。莫不視爲樂郊之適。東南歐之貧民。移殖於此。已數百萬。且源源而來。正未有艾。將來孳生繁殖。喧賓奪主。必無疑義。然而美國人於他種利國之事。不惜犧牲其生命以爭。獨於此關於將來國

命之勸告。漫不措意。寧非可怪之甚。蓋此乃全國之公衆問題。人人有責。勢不能家喻而戶曉之。以蘄其收效。卽曰家喻而戶曉矣。此乃無權利之義務。於個人之安樂之利益。均有妨礙。芸芸衆生。亦大都不肯犧牲眼前之幸福。而爲此不急之務也。

雖然。父母有爲兒女犧牲之義務。爲牛爲馬。亦所不辭。不然。世界人類滅絕已久。何有今日。苟欲謀永久之幸福。固不能不有所犧牲。且富貴之樂。逸暇之樂。均爲身外的。若兒女之樂。則爲心內的。犧牲身外之樂。博此心內之樂。亦何樂而不爲。夫父母之於兒女。相愛出自天性。世每有冒萬險。歷萬苦。以將護其子女者。設非心誠愛之。焉能至是。惜乎彼持獨身主義者。局於成見。未能語於此中之眞義也。

夫生產漫無限制。家庭大而無當。以致有乖教養。死亡相尋。非強國保種之道。多生而死。不如少生。大而不治。不如其小。故余之作此論。可以簡單之語。標揭其宗旨曰。家庭不可不小。生產不可不限制。惟矯枉過甚。則如希臘羅馬。皆爲前車之鑒。亦不可不預計及之。世之有心人。倘不河漢斯言。



家庭藥物學

朱夢梅

例言

一藥物學爲專門之科學。欲習是科。須入醫學校或醫院實習。方有經驗。茲編所論。爲未習醫學之人灌輸藥物學知識起見。故所選各藥。均家常習見之品。（家常習見之品。不獨可充藥物。以科學家眼光觀察之。大半可取爲工業之原料。昔人云。竹頭木屑。皆爲有用之材。可見天下無廢物也。）至普通之中藥。常用之西藥。其治病確有實效。而性質和平者。亦擇要選入。各種毒藥及常人不經見之藥。家庭之間既難購置。豈能一一實習。故是種藥品概不採取。（篇中間有採取。亦祇詳言其外用。）以免誤用。

一是編所採各種中藥學說。均本西洋。用法亦時有與我國習慣不同。惟用以治病。恆多特效。

一是編所採各藥。多家常日用之品。故偶感小恙。及猝遇急症。醫治甚易。既免危險。又省經濟。有益於家庭不少。

一各種西藥性質較爲猛烈。其著名之毒藥。誤服一

釐。卽足以殺人。故所配分量不可不愼之又愼。茲編所採西藥均係和平之品。分量畧有差誤。亦無妨礙。

一西醫配藥。恆用（Gram）記數。（約合我國秤量二分六釐。餘日人譯作一瓦。）或用（Grain）記數。（約合我國秤量一釐半。譯爲一英釐。）本編則用我國戥子兩、錢、分、釐、計數。以便家庭習慣。

一是編所選藥物。雖係日常習見之品。然未習醫學之人。苟能熟讀一過。再參考鄙著簡易療病法。（曾登本報前數期商務印書館另有單行本出售）其智識自超出於僅讀湯頭歌訣而藉醫圖利之庸醫萬倍。卽遇大症候。胸中亦有定見。不致爲庸醫所誤。

一吾國人士對於科學程度。現爲幼稚時代。無庸諱言。能入中學以上肄業者爲數極鮮。入大學者無論矣。故欲引起一般人民關於科學上研究之興味。非多編極淺顯各種科學書不可。本編卽本此宗旨入手。談理不嫌其深。立言必求其淺。務使有高等小學程度及一般人民之粗通國文者。讀此都能了解焉。

一科學知識不僅在能讀書。尤貴能實地練習。本編立語旣極淺顯。而選擇各種藥品。又大半爲家庭習見之物。中藥則選其最普通而有實效者。西藥則擇其和平之品。在各地藥房易於購置者。務使未習醫學之人。讀此可增其醫藥上之新知識。兼能實地療治疾病。故定名曰家庭藥物學。杜撰之識。知不免焉。

朱夢梅識

第一章　強壯劑

凡藥物之能助腦筋肌肉生力。變虛弱爲強壯者。皆屬於強壯劑。卽我國習俗所謂補氣、補血、補身藥者皆是。惟強壯劑之用法不一。有病之宜用強壯劑者。有病之不宜用強壯劑者。貴在審察得宜。方能得其效果也。

牛乳

牛乳之性質　牛乳之爲補品。盡人皆知。惟牛乳之性優劣不同。欲得良好之牛乳。必研究乳牛飼養法。尋常販賣之牛乳。恆混入水及他種物品。多不可恃。且乳牛之健全與否。牛乳處置之清潔與否。均無從知之。苟無西醫檢查。反不如飲罐頭牛乳及乳粉之爲愈也。牛乳之成分中含有蛋白、乳油、乳糖、及鹽類各質。故爲飲料中最有益之品。

牛乳之效用　牛乳能清血。養身。功能止渴。兼利小便。體弱者。常服最宜。凡患久痢久瀉。胃不消化。服之頗爲有益。

牛乳之服法　新鮮牛乳。每次用四兩或八兩。煮沸。後服之。以防黴生物之混入。罐頭牛乳或乳粉。每次用二三匙。用沸透之水一茶杯沖服。罐頭牛乳開罐後。冬日須七日服完。夏日須三日服完。若歷時過久。乳質變壞。服之有害。小兒沖服。以稀者爲佳。濃厚者。不易消化也。

牛乳之處方（處方者卽所配之藥方也此二字本於東籍下同此）

(一)牛乳四兩煮沸。加入石灰水一兩。(以生石灰二三錢投入冷開水一茶碗中用筷攪拌徐待石灰沉下乃取其面上之清水一兩備用) 混和服之能治嘔吐。

(二)牛乳十二兩煮沸。加紹興酒三兩調和。用清潔之布濾淨去渣滓加白糖少許凡胃不消化飲食不進者服之。

(三)鮮牛乳六兩煮沸。離火。用生雞蛋一枚去殼瀉入。再加白糖及紹興酒少許同服。每日三次。凡患肺病及熱症身體虛弱者服之最宜。

(四)鮮牛乳煮沸及稀粥各半調和隨量服之。此爲病後調理之良法。

肉汁

肉汁之性質　肉汁功能養身。易於消化。中含膠質、

芳香性物質及鹽類等其蛋白質則溶解甚少大半凝結而存於肉中凡牛肉羊肉雞肉均含營養分（卽養身之質也）甚多常服能使精神倍長肌肉有力藥房中有製成之牛肉汁出售惟價値太昂不如自製之爲便耳

肉汁之效用　肉汁之功用治肺病或傷寒後之極虛弱者而痢症之不思飮食精神衰敗者亦可用之婦女及老幼多病之人均可常服

肉汁之製法　用新鮮嫩牛肉（羊肉雞肉均可）一斤切成細條加入冷水二斤浸二點鐘乃在火上煨三點鐘濾出渣滓撇去面上浮油酌加食鹽盛於玻瓶中（若欲久存不壞於肉汁四分中須加入好燒酒六分因燒酒有防腐之性也）

肉汁之服法　每次用二三匙略加溫水冲服日服四五次

肉汁之處方

（一）肉汁一匙葡萄酒半匙混和作一次服之日服三次病人胃弱者可連服數星期

（二）肉汁一匙錫糖半匙燒酒半匙調和作一次服日服三次病後及身弱者常服甚宜

雞蛋

雞蛋之性質　雞蛋含營養分最多蛋淸爲水及蛋白質（此所謂蛋白質各種鳥卵及動物肉類穀類中多含之蓋形如蛋白之質非專指雞蛋白而言也）合成蛋黃則含脂肪（卽油質）極富生食或燒煮得適當之火候皆易於消化煮之過久則蛋白質凝結變硬卽不易消化

雞蛋之效用　雞蛋在烹飪學中爲重要之物品因常食能補益身體故也其蛋白又可爲解毒之用如中砒毒及他種鹽類毒藥可先服吐藥取吐乃用雞蛋白四五枚生服之卽可使在胃中之毒藥與雞蛋白凝結成不消化之物徐由大便而出故爲天然解毒之妙品也

雞蛋之服法　生食或煮之半熟食之均佳（夏秋之間雞蛋壞者居多不可生食）若煮之極熟則不易消化蛋中貴重各物雖入人體並未變爲補身各質仍由直腸外出故毫無益處惟每次用雞蛋三四枚去殼盛於碗中先於鍋中煮水沸透將蛋傾入略撮鹽少許於其上再煑二三分鐘雞蛋嫩而不老乃取出食之此法最爲有益

雞蛋之處方

（甲）關於治病者

（一）小兒誤服銅綠（卽銅器上綠色之銹）及他種顏料之毒者速用生雞蛋白四五枚服之可解其毒

（二）眼包皮紅腫者可用雞蛋白一枚與白礬末五六分調和敷少許於其上日敷數次

（三）新生雞蛋二枚加酒半茶杯漬於器中待一星期後每夜取少許塗面可去面上黑色

（乙）關於調理病人者（以下各方從英醫嘉開二氏外科袖珍書 a Surgical Handbook 中譯出病人每日可服

（一）雞蛋一枚去殼先用鹽一匙醋一大匙和水二十兩入小鍋內煮沸乃將蛋傾入煑二分鐘去湯將蛋與麵包（卽大餐館中出售之麵包）一片同食之

（二）雞蛋一枚白糖一匙熱牛乳十兩豆蔻末少許先將蛋和白糖在碗中打勻用煮沸之牛乳沖之隨沖隨用筷調和歷四五分鐘後乃加入豆蔻末服之

（三）雞蛋一枚白糖一匙沸水五兩葡萄酒一小杯（葡萄酒爲酒類之上品有補身之功各藥房及大餐館中均有出售惟近有日人製造之一種僞品發現於市場飲之有害我國山東張裕釀酒公司有葡萄酒數種發行予曾於某國貨店購得之

洵佳品也。）豆蔻末少許。先將雞蛋和糖調勻。沖入沸水。再調四五分鐘。加入葡萄酒及豆蔻末。乘熱服之。

（四）蛋黃一枚。煑沸牛乳一大匙。白糖一匙。嗬囒水一瓶。（一名蘇打汽水。各藥房均有之。購時將瓶顚倒。觀其瓶底無渣滓沉澱。則佳。有渣滓沉澱。則飲之有害。）先將蛋黃和糖打透。沖入熱牛乳。調和。乃開嗬囒水之瓶。酌加嗬囒水若干。乘其發泡。時服之。

（五）蛋白一枚。煑沸牛乳五兩。先將蛋白打成沫狀。徐徐調入熱牛乳內服之。此法胃不消化者。可以常服。

豆腐（豆腐漿豆腐衣附）

豆腐之性質　豆腐之製造。始於吾國漢時。凡黑豆、黃豆、豌豆、綠豆等。皆可爲之。惟近日市中出售之品。恆用黃豆製成。各種飲食物中。豆腐亦爲滋養上品。且價值極廉。中含蛋白質極多。（卽形如蛋白之補益物質也）消化又極易。洵家常不可少之物也。

豆腐之服法　油煎者。較難消化。惟切成小塊。加蔬菜類煑湯。常食最佳。

豆腐之處方

（一）赤眼、腫痛者。每晚用鹽水漬豆腐。切片貼於其上。蓋鹽水能防腐。豆腐能清熱。此係吾國舊方。而與西洋醫理。實暗合也。

（二）跌打、損傷、而皮膚未損者。用豆腐切片貼於傷處。頻頻更換。亦淸熱行血之妙法也。

（三）每晨用豆腐漿一碗。加糖或鹽少許。煑沸服之。常服極能補身。功用不減牛乳。

（四）患鹽哮症、而呼吸極爲困難者。每日服豆腐漿數次。久服自愈。

（五）豆腐漿一碗。豆腐衣一張。生鷄蛋一枚。蒸熟。桂

圓肉十餘枚。白糖酌用。先將腐漿腐衣煮沸。乃傾入雞蛋、桂圓肉、白糖等調和食之。每晨常食。可治產後、血虛。

(六)凡服各種、苦味、藥粉、(如金雞納霜等)不易、咽下。可切豆腐衣一小方。在熱水中略浸。使其極柔軟。乃將藥粉包成小包。置於咽喉間。取溫水咽之。卽順流而下。一無所苦。此係編者一得之愚。諸讀者一試之。似較西法用魚膠製成藥殼。爲簡便也。

小粉

小粉之性質　小粉通常由米、麥、山茹、綠豆、葛根、慈茹、荸薺、菱藕、等採取之。雖有藕粉葛粉等種種名稱。而用途則一。加沸水及糖冲食。入口。卽與唾液變化。至胃時。變爲糖質。徐徐消化。爲養身要品。凡胃不消化者。小兒身體虛弱者。服此最宜。

小粉之服法　用小粉兩大匙。白糖合宜。加冷開水少許。使其潰透。乃冲入沸水一碗。將筷調和食之。

小粉之處方

(一)患發熱等病。而不思飲食者。可用水一大碗。在小鍋上煮沸。另用藕粉一大匙。加冷開水少許。潰透。傾入沸水中。酌加白糖及檸檬汁。調和食之。(如無檸檬。用橘子或金柑打汁加入均可。)

(二)凡誤服碘酒等(英名 Tincture Iodine 爲黃黑色之流質。醫院中恆付病者爲外消頸核之用。)藥品。速用小粉一碗。加溫水調成漿狀服下。以解其毒。

(三)研細之葛粉十分。加鉛粉五分調和。凡小兒皮膚擦傷及汗疹等。可以此撒布之。

餳糖一名飴

餳糖之性質　市中出售之餳糖。爲蒸熟麥芽及糯米製成。功能養身。消化亦易。凡患消化不良者。衰弱者。病後調理。及身弱之小兒。可以常服。

餳糖之服法　每服一二匙。加溫水或牛乳腐漿等

調服日服三次。

錫糖之處方

(一)虛、弱、咳、嗽、可用錫糖一匙。葡萄酒一匙。加黃沸之杏酪湯一茶杯。調和服之每日三次。

(二)綠礬二釐。(一名硫酸鐵南貨店中出售者。其質未淨。祗可作爲染料藥用之。綠礬須向藥房中購之。此藥每次服用最多以五釐爲限。過服則有毒)錫糖一匙。大黃末一分。調和作一次。日服三次。功能補血、開胃。婦女月經不調。亦可服之。

(未完)

果物之話

西神

果物能旺盛消化作用

果物自衛生上言之。爲極良之食物。已爲一般世人所公認。近來愛食果物之人日多。誠爲可喜之現象。果物之適於衛生。因其含有糖分故也。此外並含有種種之有機酸及加里鹽。所謂有機酸者。指林檎酸、酒石酸、枸櫞酸之類而言。果物除含有前述之成分外。並含有多量之水分。故具有一種特別之香氣。世人多喜食之。身體不適時。取成熟之果物。生食之。可爲一種天然之清涼劑。不特有効。且能爽快心氣。並能促進胃腸之活動。旺盛消化作用。適度食之。能治便祕。有利尿之効。

細胞機能必要之加里

蜜、橘、柚子等之柑橘類。均含有多量之枸櫞酸。林檎、梨、桃、杏、莓、等果物中。含有多量之林檎酸。葡萄、鳳梨等中含有多量之酒石酸。此特就其含有較多者而言。凡果物含有一種以上之有機酸者。有清淨身體

血液之効能。加里鹽以林檎及蜜橘中含有最多。加里爲構成人身體之細胞機能不可無之物。並可用爲強壯劑。對於血球爲必要之鑛物分。人之身體內。如加里分不充足。卽衰弱。

植物性之食料。均含有加里鹽。果物之中。其分量尤多。如鳳梨、其果汁中。除含有前所述之成分外。並含有一種能溶解蛋白質之醱酵素。名普洛枚林。

不知果物之價值之人

由此觀之。果物在食物中。有衛生之價值無疑。但世人對於此種有益而味美之食品。不知其眞正之價值。嫌棄而不願食之者頗多。甚至妄斥果物爲有害之物。世間果物之種類甚多。且價亦甚廉。而竟有不得受此自然之恩惠者。甚爲可惜。

常見有主持家政之人。凡甜瓜及西瓜類一概不許兒童食者。此因無科學上之智識。未嘗研究果物之性質。以致誤其食法。一次失敗。遂永遠不敢食。不知食物之中。凡誤其食法而害及健康者。不僅限於果物一項。今乃懲羹吹虀。獨於有益之果物拒之。惟恐不後。不亦可笑之甚哉。

不剝皮而獻客

凡果物不熟者。味惡不善消化。故必須擇其熟者而食之。梅實中含有一種激烈之有毒物。名青酸。食之則患腹痛。

果物之過於熟者。亦不宜食。過熟則漸腐敗。腐敗之果物有毒。故不宜食。

果物之表面。無論附有惡黴菌與否。食時必先用布片拭之。用淨水洗之。若欲獻客。則不可剝皮。外須附洋刀一把。日本人於果物類。均剝去其皮而食之。切成大片。盛於皿中。或浸於有水之盆中。隨時取而食之。此實一種惡習。必不可學。

表皮能防黴菌之侵入

果物之表皮。組織特異。其名曰角皮。所以保護果物之內部者。此角皮具有一種特別之性質。雖瓦斯體亦不能透入。水無論矣。並能防水自外部侵入。與人身之皮膚同。苟勿傷此角皮。則黴菌決不能自外部侵入也。

果物之表皮。被有爲粉狀或鱗片狀之蠟。故水與黴菌絕對的不能侵入。雖在傳染病流行之時節。果物之內部。仍清潔而無黴菌之染及者。因有表皮故也。欲保存果物。當善安置之。不可傷及表皮。

不清潔之食法

果物表皮之構造。已如上述。而缺乏衞生思想之女子。凡遇果物。必用手剝皮。至皮盡去。方食之。手之清潔與否。亦不過問。雖省時間。奈不潔何。此因科學的思想幼稚。致狃於歷來之習慣。而不知改良。故研究家庭黴菌學。爲不可須臾緩也。

酸味過多之食物當煮而食之

要之果物。取其熟者而生食之。自然有風味。且適於衞生。但林檎之不十分熟者。酸味甚多。而硬。不可生食。須煑之。或蒸燒而食之。如此則其內部起化學的變化。而酸味易於消化。

煮時當用磁鍋。如欲攪動之。須用竹類或木類造成之物。果物之中。含有有機酸。故觸及鐵錫等之金屬。則成有毒化合物。反爲有害。

夢之研究

小兒科治療之一法
科學上新奇之學說

家庭登原著
鶩湖寄生譯意

諸君偶與兒童閒談。嘗詢其睡中所夢若何乎。抑嘗知兒童之夢與其品性體質實有密切關係乎。此問題諸君或漠然視之。甚者聞而驚駭。目爲好奇。以爲夢由偶然幻想所構成。若有若無。不可捉摸。所謂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其中原無義理可言。舉世之人。亦幾盡執是說。此實大謬也。蓋夢之爲物。不特深具意趣。而夢者一生景況。實以此爲大關鍵。譬諸兒童之意向行爲。由漸而久。將陷入愁鬱痛苦之境。苟究其所夢。推其所自。爲之譬喩解釋之。可使如疾病去身。爽然若失。如雲翳渙散。豁然開朗。質言之。則能利用兒童之夢以治兒童之病耳。今舉一實例以證明夢之作用。并知釋夢爲醫學所必不可少焉。波斯登一內科醫士曰高勵。愛余之夙交也。爲神經病科專家。兼擅心理學。嘗有一女孩。年僅十一。目忽半盲。已六星期矣。就診於高。自言曾經眼科專家之精審。及愛克司光線之試驗。莫得其故。蓋女孩之目光。本極靈敏也。於是疑爲氣鬱病（此爲兒童普通病症。爲父母者未知之耳）之結果。高診斷後。亦執是說。以爲此弱齡女郎。必有抑鬱不自得之事。常縈繞胸中而不去。然以此反復叩女郎及其家族。俱言無之。高計已窮。忽思得一法。命女郎以後如有所夢。試演述之。數日後女郎述其夢如左。

某次似奔逐室中。追索所愛玩之松鼠。亦似爲松鼠所追。正盤旋間。忽室中火起。舉家逃免。惟甫生八月之幼弟。慘遭焚斃。又一次似與九歲弟躑躅街中。經板艀旁。見一辨士。因俯拾之。繼而前後左右皆是。袋爲之滿。忽見一男子昂藏來。舉鎗擊弟。殪焉。又轉而擊己。幸未中。驚惶間。弟已失所在。男子則向禮拜堂逸去。急尾追之。一轉折間。亦杳然無蹤。又一次與三歲弟及常作遊伴之小女孩。同乘雪車。自山而下。弟忽沒入融雪中不見。已與女孩同趨上山。置之不顧。又一次則在校中上課。同學聚首。相依相逐。爲狀

至樂。

夫兒童之夢。大概如是。無足爲奇。但高醫生固深知夢與心理之關係者。對於女郎所述觸耳動心。鉤深索隱。遂以科學的占夢法。斷定女郎於諸弱弟。必有中心不愜之事。蓋夢也者、蓄願之實驗場、積鬱之發舒地也。高乃專注此點。復詳詢其家族。知此嬌小女郎。對於諸弟本懷嫉妒心。而每逢其母出赴宴會。非惟不得隨往。且時遺小弱弟於家。令負保護之責。則其中心之抑鬱。已不言而喻。更詰以起病時期。蓋在其母離家後數星期云。高既得此。以爲無庸再事深求。女郎之病。由於任不洽意之職務所致。此時女郎且自幸有眼疾。否則看護諸弟之責。又難推卸而無入學之樂矣。眞理既由推測而得。乃毅然告其父母曰。令愛之疾。苟從吾言。不難醫治。可暫令停學。并勿使與游伴俱。告以眼疾苟愈。則可任其自由。重入學校。玩其夙愛之種種遊戲而勿禁。如是則不久必愈。迨後其言固驗。然則占夢之足以愈病也。已具明證。此非僅形容小兒女之傲性也。非指導爲父母者所以處置兒女之法也。特以示兒童疾病之來。決非無因。爲父母者。勿當使弱齡兒童。負成人之職務。致因不堪、或不願之結果。起種種之疾病。如盲目、惛亂之類。是已。以上所言。僅指一端耳。今更述一事。亦高醫生占夢療疾之趣談也。就醫者爲年甫十一之男孩。常患腹痛甚劇。每發挺身而臥。狀類暈厥。少則半小時。多至兩小時始止。湯藥手術。均不能奏效。醫者束手。莫解其故。終不過斷爲氣鬱病而已。高詰以夢兒兒乃蹙額而答曰。此至不豫悅之事也。蓋黑甜鄉中。恆遇家人喪亡。而尤以見其父死爲常事。因言數日前嘗得一夢。恍惚室中人衆紛紜。其父僵臥榻上。已跪於前。旋卽醒悟。高乃本其占夢之術。詳詢兒與父母平居相處之瑣事。因知其母愛兒不如愛其幼弟甚。母於幼弟。常捧負哺育。兒雖得父之鍾愛。然尊嚴

自在。愛而不親。兒腹痛之起。恆在夜間。若其母抱以同臥。而使幼弟與父臥。則痛必漸愈。由此以觀。兒之腹痛。純爲冀其母之親愛。故由感想過度而生者也。高之療治法。則囑其母勿養成是兒之惡習慣。當其痛時。不可抱以同臥。以求其愈而已。觀茲二事。知兒童均有嫉妒心。因嫉妒心致起種種之疾病。爲父母者。不可漫不加察。措置失當。貽家庭教育以缺憾也。譬諸第一事。不正當之自利心。爲女郞之惡根性。喪明之禍。卽肇於此。然喻以捨己救人之說。博愛之道。試問能有效否。第二事小兒之惡根性。亦在自利。其以疾病要其母之垂愛。則其母之溺愛不明。有以致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今幸以科學之占夢法。破其黑幕。喚醒一般爲父母者。於夢夢之中。而知占夢一術。足資家庭教育之臂助。占之之法。當先知兒童之夢境。對於事實之關係。不外希望心與恐懼心二者所演成。此不特兒童爲然。成人亦莫不然。惟成人之夢與事實。往往迷離變幻。常多矛盾。不能如影之隨形。處處相符。類如顚倒夢想。於偷情密約者。恆演可怪可驚之險夢。是非簡約之推測。與概略之分解。所能了事。兒童則不然。其思想甚簡單。故其夢境無曲折。不難探索而得其眞相。是以研究兒童之夢。殊屬易易。譬諸爲父母者。因略知占夢之法。則於左列各夢。如兒童舉以告。必能按圖索驥。不覺其艱也。今試錄某兒童述夢之言如左。

某日散學後。吾與同伴兒童至一糖食店。店夥謂吾等可隨汝等意所欲。乃各大悅。吾在店中大嚼外。又將檳古聿、焦糖、及落花生。收貯滿袋。某次躬逢宴會。肴膳羅列。得飽嘗勝月絮、（食物名兩塊麵包中抹乳油且嵌火腿或別項肉食者）檸檬糖、水、冰乳酪與餅等食。畢。又許吾等將賸餘食物。盡收羅而歸。某次鄰近火警。吾往視救火情狀。時天雨且寒。居人以餅及咖啡饗救火者。救火者以其餘食吾。

如上所述。必爲貧家兒童之夢。謂之思想不正。何如謂之境遇使然。蓋其平日苦思酷想而未能償所願。乃一一演之於夢中。究其所夢。雖近寒酸貪得。論其實際。究屬情有可原。然此等兒童。不論貧富。其食慾過旺。已無可掩飾。與上述盲女之自利心太甚正同。凡兒童屢遘類是之夢者。足爲品性不良之證。若偶然有此。則不足爲憑。然跡過離奇。不近情理者。亦非善徵。爲父母者。不可不窺微究奧。施適當之敎育方法以敎正之也。況經高醫士實驗而後。夢於神經病之療治上。已與人以研究之價值。凡兒童性質懦却。形狀呆滯者。非身體上被抑迫過甚。卽心理上有不舒展處。苟不求治法。則神經受損。疾病生矣。若盲若聾若瘝癃之類。除醫藥外。能得病之原由而施以療治之方法者。厥惟占夢。蓋夢也者。所以表示夢者之志趣。探流以求源。由虛以究實。必有結果可得也。抑知兒童之忽然陷於懦却呆滯之形態者。往往因有所思索而限於智力。乃發種種尋根究底之詰問。父母與以不滿意之答復而起。蓋兒童腦中。恆有人何以能生人何以致死等種種疑問。縈繞不去。又其自信力特強。不以人言爲然。世之父母。茫然不察。而科學的占夢法。其理論與實驗。因以起疑問焉。余嘗以是質諸倫敦藹內司博士。藹亦醫士而粹於心理學者也。其言曰。「縈繞於兒童腦中之種種疑問。年長者往往不能爲之解析而說明之者。其故因年長者於幼時情境。已如隔宵之夢。若了若迷。兒童之心理。遂難以推測。而兒童與年長者常若有屛障列其間。夫爛縵天眞。不識不知。乃兒童之本性。漸長於是所謂羞惡心也。悔過心也。油然而生。此天良之發現也。此長幼間之通徑也。使本此時之志願意向及思想進而不已。卽爲去惡就善之捷徑。研究占夢者。不當於此著手乎。」然則其結果之成神經病或愚鈍者。理果安在。藹曰。「四歲五歲。爲兒童漸有思想而多

狐疑之時代。猶長幼過渡時期之發軔點也。此際恆有使人難以置答之發問。父母或稍不加察。與以不滿意之答復。則惡結果生矣」足爲藹言之佐證者。有恩挪之事。恩年三歲。其父母亦眷於解夢者。玆先述恩挪與其祖母之問答如左。

恩挪曰。祖母之眼。何迷濛無神采乎。祖母答曰。吾老矣。故如是。能再還童乎。曰吾將日見衰老。終且至於死。死後如何、曰、將爲天上神仙。然則自是以後。祖母其爲小兒乎。

恩挪又以是問其父。其父以鸛之育雛。方人之生兒告之。恩挪意似已滿足。然其人究何以能生之問題。實縈繞腦中不止。自此一年餘。適無事足以激起恩挪此種觀念。未幾。恩又有一幼弟生。於是復向人發此疑問。其父答如初。恩意似不浹。漸易靈敏煥發之狀。而爲抑鬱顰蹙之容。父母詰之。不得其情。乃詢以有所夢否。恩挪因述能憶者三一徘徊於父母所居之室中。二遇一腹大如瓠之婦人。三見一諸愛式箱。箱底有蓋蓋啟。小畜一羣。纍纍而出。其父母於是知恩挪胸中鬱積。不能驅除。致成呆鈍者。人何以生之問題耳。鸛之寓言。非特不能以取信。且使懷疑莫釋。其父乃以明了之比喻。爲之解說。謂母如土壤。父如農夫耕耕灌溉。幹枝茁矣。恩挪豁然。乃復原狀。彼兒童未必盡具此不可思議之奇想。特舉一以概其餘耳。由科學的占夢法觀之。益知家庭教育之不可稍忽。今約述應知之要點如下。

1兒童有生之後。卽須注意道德教育。

2兒童偶有嘉言懿行。宜亟因勢以發展之。

3感情作用不可任其肆恣。宜有以限制之。

4精神病之起源。卽由感情作用之過於奔放。

由是知家庭教育之於兒童。不特陶冶其品性。亦且強健其體質也。亦知兒童之頑劣。亦未始非因其胸中有所抑塞而對於兒童尋根究底之發問無論如

何。宜與以明答也。世人幸毋以占夢爲無意識之舉動而藐視之。

按占夢以決休咎。吾國自古有之。蒼龍據腹。呂氏射月。或吉或凶。事有明徵。史傳所載。不一而足。諺語謂之圓夢。今世猶存此俗。惟達者嘗爲迷信。故數千年來。無有視爲科學而研究之者。今德美士人。盛倡鬼學。吾國伍博士亦以爲常談。夫既有靈魂。安得云夢不足憑。愛氏此說。不爲無因。謂之爲夢學之發軔可乎。余少時嘗見余伯氏書案置有述夢日記。凡生平所夢。歷記靡遺。惜其稿本今已散佚。否則按情度理。必有可觀。愛庭登君尤當以一覩爲快。而祟爲先覺焉。譯者識。

碎珮叢鈴

西神

五代鍾傳侍兒所居曰娉婷市。娉婷市溫柔鄉。可稱絕對。

俗謂妻妾爭寵曰喫醋。按喫醋二字見續通考。獅子日食醋酪各一瓶。世以妒婦比河東獅吼。故有此諺。

勺亭瑣言。李一偉云。余里人楊氏夫婦。同年同月同日生。生七十一歲。以同年同月同日死。此從來未有之事。史册亦罕見也。

家政門

育兒問答

瞿宣穎譯述

緒言

The Care and Feeding of Children L. Emmrett Holt美國哥侖比亞大學嬰兒病學教授何爾特君之所作也。出書二十年。疊版至六次。風行全國。遠及英倫。有育兒之責者。無不奉爲圭臬。卽其聲價可知。余讀其書。輒歎其說理不厭詳復。爲能普濟中下等社會。令吾國人之瞢然於育嬰之道。亦云甚矣。得此書而廣布之。庶乎自今以往之國民。皆早得新世紀之光明。以自躋於壽考聰明強固之域。斯則余不憚迻譯之微意也。書凡三章。一章論調護嬰兒。二章論嬰兒飲食。三章雜問。章各有目。名曰育兒問答云。時丙辰處暑日瞿宣穎自記於上海

舉例

一書中衡量名皆照原文迻譯。茲以中國衡量對照如下。

十六盎斯合一鎊。一鎊合中國庫平十二兩一錢六分。

二品特合一夸特。四夸特合一加倫。一加倫合百六十盎斯。又合中國四升三合八八。

一格林合中國一釐七三七。

二、書中藥名恐譯名歧誤。仍以西文附注。

第一章　論調護小兒

洗浴

(問)小兒生後何時始可用浴盆洗浴。

(答)通常在生後十日。惟臍帶斷時則不宜用。

(問)當如何洗法。

(答)當在哺乳後一小時以外。浴室宜令溫暖。有爐火則更佳。頭面兩處須先洗。並拭乾。然後洗及全身。嬰兒浸入盆中。而承以乳母之手。洗時當令極短急。以軟毛巾拭乾皮膚。並加極輕微之摩擦。

(問)洗浴之水。以何種溫度爲適當。

(答)生後數星期中。須法倫表百度。稍長則九十八度。六個月以後則九十五度。二歲以後則九十至八十五度。

(問)小兒皮膚發疹時應入浴否。

(答)此不能爲例。有醫生之命則可也。因小兒發疹及有他種之皮膚病時。常以浴肥皂水而生危害

眼

(問)嬰兒之眼。如何使之清潔。

(答)用硼酸 Boric acid 或食鹽一平茶匙之小半。入水一品特。爲微溫液。醮軟麻布洗之。

(問)眼內出膿則當如何。

(答)當每小時以硼酸溶液洗之。(硼酸十格林水一盎司)如眼簾黏合。則當於夜間注入瓦斯林 Vasline 少許。若患狀頗重。當速延醫。否則慮其失明也。

口

(問)潔清口內之法。

(答)最妙用吸水綿花捲於木製牙籤。每日二次。細揩唇頰等處。惟口內腫痛時則不用。且不必行之

於每次哺乳之後。尋常以乳母手指爲之。每患過粗。必傷及黏膜也。

(問)何謂鵝口。

(答)乃白色絲片。現於唇頰之內。重者延及滿口。且覆其舌。

(問)生鵝口瘡時。如何清潔其口。

(答)硼砂或重炭酸鹽蘇打 Bicarbonate of soda 一平茶匙。入水三盎斯。每次乳後洗滌之。又硼酸溶液每日洗四次亦可。

皮膚

(問)小兒皮膚如何可免刺戟之病。

(答)一勿用太多或太濃之肥皂。二、浴時小心。三、勿用力摩擦。四、用撲粉於皮膚隱處如腋下耳旁頸間等類。此事對於肥壯小兒。尤爲重要。

(問)皮膚極易感刺激者。當如何。

(答)勿用肥皂而以糠或鹽代之。

(問)何爲糠浴。

(答)麥糠一品特包於粗綿紗內。置水中擠之。令浴水如稀粥狀。即可用。

(問)何爲鹽浴。

(答)食鹽或海鹽一茶匙。入水二加倫。即得。

(問)小兒臀部當如何注意。

(答)此處因常積潮污。故最感刺激。惟有勤換布片守嚴重之潔清而已。

(問)臀部若已感刺激則如何。

(答)但可用糠浴或鹽浴。若所患甚重。並此亦可暫停一二日。以綿花蘸香油清潔臂部。撲以硼砂一分澱粉二分之粉。

(問)何爲痱子。

(答)乃小紅點。由出汗過多及絨裏衣刺激所致。

(問)痱子如何治法。

(答)衣與皮膚之間。當用麻布襯隔。全身以海綿蘸

醋水拭之。揆以上述之乾粉。

衣服

(問)小兒衣服以何者爲要素。

(答)胸部當覆以軟絨。四肢宜遮護而不宜抑制。腹部纏以廣絨帶。亦不宜過緊。衣服最要當適合其身體。若過緊則妨礙其呼吸。或致食後嘔吐。過鬆則下墜而不舒適。針絕不可用。寧以縫線代之。下衣當繫以肩帶。

(問)爲嬰兒穿著之法當如何。

(答)令嬰兒勉強坐而著衣。最爲惡劣。當令橫臥乳母之膝上。著之衣當從足部先入。引而向上。勿從頭上蒙下。

(問)腹帶有何用處。

(答)所以保護腹部。

(問)腹帶需用至何時爲止。

(答)軟絨固帶大抵四個月後可不用。健康之小兒。此時可代以綿織帶。直至十八個月。若瘦弱小兒。腹部機能未得充分之脂肪。爲之保護。易致下痢。則腹帶尤爲重要。可繫至三歲。

(問)小兒衣服。夏季之更變當如何。

(答)但可穿極疎細之汗衫。厚薄隨天氣爲更變。日中既不可過熱。早晚亦須加衣。在海畔山巔。尤當極端注意者也。

(問)稍長之小兒。可否令其裸腿。

(答)若健壯之小兒。在夏季自無不可。冬季則不易言。脆弱之小兒。常因勉強而致害。

(問)冬季當用何種之裏衣。

(答)雖在嚴冬。勿用過重之重量。市上所售約有四種。取其次重者。已儘足禦寒。

(問)小兒所著絨衣。應否與成人所著厚薄一律。

(答)此不能爲例。因小兒常居暖室。血脈循環又極活潑。且戲跳時易出汗故也。然出門亦宜加外套

及護腿。

(問)平常人家小兒是否多患著衣太薄。

(答)患此者甚少。城市人家之通病。係著衣太多。及居室太暖。此輩所以易感寒疾。多半由此二病。

布片

(問)小兒所用布片。應如何注意。

(答)已污之片。應立卽持出臥室。覆之嚴密之處。洗濯愈早愈妙。

(問)已溼而未洗之片。可否再用一次。

(答)能不用自更佳。如皮膚未起刺戟者。偶一用之。尙無大害。新潔之布片。勤於更換。此爲保護皮膚最要之點。

(問)洗片以何事爲最要。

(答)已污之片。勿令乾燥。約略洗淨。卽浸淸水內。俟第二次再細濯之。每日或間日。必洗以熱肥皂水。或至少煮沸十五分時。乾則揉之極軟。熨之極平。勿用漿粉。如受霉溼。卽棄不復用。

臥室

(問)何者爲合宜之臥室。

(答)室以大爲佳。一須透氣。一須日光每日有數時射入。須知小兒之居此室。其第一年於其全部時間佔四分之三也。室中須有暗色之蔽窗物。但不用飾觀之帷幕。搖牀上除能洗之物外。不得容留空氣愈新潔則愈妙。不得有鉛鐵管。不得曬衣及作食物。並不得然煤氣燈。

(問)室中取暖之法。何者最善。

(答)爐火最善。次之則佛蘭克林氏煖爐。若熱氣爐及蒸汽管俱爲有害。煤氣爐尤不可用。但晨間洗浴略用之尙無礙。

(問)室中溫度。日間以何者爲適當。

(答)六十八至六十六度爲佳。可懸一寒暑計於離地三尺處驗之。勿令低至七十度以下。

(問)夜間當在何度。

(答)生後二三月勿令在六十五度以下。三月以後可至五十五度以下。一歲以後可至五十度至四十五度。

(問)何時始可令夜間開窗。

(答)通常三閱月以後但戶外氣候如在冰點以下。則尙未可。

(問)室中通風每日應有幾次。

(答)至少二次晨間在洗浴以後。晚間在就寢以前。通風時可令小兒暫至他處。然最好每遇小兒出外時卽將門窗全行開放。

(問)小兒居室過暖有何種徵候。

(答)必呈蒼白色失飲食之滋味嘔吐。不消化減少體重出汗過多。並因戶內外溫度懸絕之故極易感寒。

空氣

(問)在春秋兩季。小兒至何時始可令其出外。

(答)通常一個月。若在夏季。則一星期已可。

(問)冬季當在何時。

(答)室中通風。一個月卽可爲之。初次以十五或二十分時爲限。若晴和之天。三個月可出外。惟須向日避風耳。

(問)每日出外。以何時爲最善。

(答)夏及早秋。以早晚七時爲最善。冬及早春。則祗可上午之十時十一時。下午之三時。然亦視天氣定之。

(問)何時小兒不可出外。

(答)如疾風凝雪及嚴冷之時。四個月以下之小兒。寒暑計在冰點以下。八個月以下。在二十度以下者。均不可出外。

(問)小兒出外。有何益處。

(答)空氣所以令血新且潔。猶之飲食爲成育所必

需。

(問)小兒得空氣。有何種效果。

(答)食味增進。消化佳良。雙頰紅潤。及其他健壯之現象。

(問)五六個月之小兒。令乳母抱之出外。是否亦有利益。

(答)此必無益。因小兒必在搖車。方能適意。且可以氈傘等物覆蓋之也。

(問)小兒在戶外睡眠。有無妨害。

(答)並無確實之妨害。俗人每謂小兒睡時較醒時易於受寒。此論殊不足信。且戶外睡眠之小兒。皆素稟健壯。亦較他小兒不易受寒也。

(問)小兒受輕微之感觸。即已受寒者。當如何治法。

(答)須令室中略冷。睡時尤要勿著衣過厚。每晨以海綿蘸冷水拭胸背兩處。（水之溫度在五十六十度之間可也）

(問)此種冷水浴。如何方合法。

(答)小兒當立於有微溫水之盆內。以海綿浸冷水拭之二三次。急以毛巾擦之。令乾。至皮膚發紅爲止。此法宜行之二三歲時。若嬰兒則用略溫之水。（六十五度至七十度之間）

重量長度及發育

(問)計小兒體重。究有何種關係。

(答)欲知小兒發達精密之計算。無過於體重。第一年中。體重之記錄。最爲重要。凡關於生理之程度。全視此爲標準。願爲母及乳母者。毋忽視之也。

(問)稱量體重。當閱若干時一次。

(答)六個月以前。至少每星期一次。一歲以前。至少二星期一次。第二年至少一月一次。

(問)第一年中每次所增之重量如何。

(答)第一星期。常須減少八至四盎斯。過此以往。至六個月。當每星期增重四至八盎斯。以後又須略減爲二至四盎斯。

(問)用乳瓶之嬰兒。是否其重量增進。能與哺人乳者一律。

(答)第一月中。則頗難如此。若飼乳合宜。則一月以後亦能一律。且屆下半年以後。此種嬰兒反較哺人乳者能繼續增重。因哺人乳者。至斷乳時必減其重量也。

(問)何以第一月增重較遲。

(答)此因初食牛乳。胃中略起變化之故。此時當令牛乳稀薄。免致消化不良。

(問)初生之重量。平均為七鎊至七鎊半。以後一歲中迭加之重為若干。

(答)三個月以前為十二至十三鎊。六個月十五至十六鎊。九個月十七至十八鎊。一歲二十至二十二鎊。凡健康之小兒。每逾五月。當倍其重量。每逾十二月。當三倍其重量。

(問)健康之小兒。是否當一歲中。每星期內循序增其重量。

(答)此自常例。然亦罕見全年中每星期必增無減者。大抵第七至第十月中。常至停止增重。尤以生齒時及夏季為多。

(問)嬰兒增重甚速者。是否為正當之發育。

(答)亦不盡然。有時恃人工食品。促進其重量。而魄力與其他之發達。並不增加。

(問)上述之重量。在第二年中。是否可為標準。

(答)一歲以後。罕能繼續增重者。其阻滯之故。或因節候。或因他種不外示之理由。

(問)顖門閉合。當在何時。

(答)平均在第十八月。罕有在第十四月前者。或有不幸而延至兩歲者。

(問)頭部直立。當在何時。

(答)常例在第四月。有早至第三月者。

(問)解笑當在何時。

（答）常例自第三至第五月。

（問）解弄玩物當在何時。

（答）常例在第五至第七月。

（問）何時始能坐及獨立。

（答）健康之小兒至第七八月。卽能穩坐。第九至第十月。始漸示兩腿載重之力。至第十一二月。可扶物自立。

（問）何時始能獨行。

（答）第十二十三月。始漸爲之。至第十五六月。已能放步矣。

（問）何等情形。能使上述之能力發達過遲。

（答）一、早產。二、體格過弱。三、患過重或過久之疾病。四、消化不良。致哺乳煩難。若最普通之原因。則患佝僂病是也。

（問）小兒久不能行者。應否促之使行。

（答）殊不必。苟其筋骨健壯完全。自然能之。斷無強敎小兒早行之法也。

（問）何時始解言語。

（答）常例一歲解呼爸爸媽媽及其他單字。二歲之末。卽能成句。

（問）二歲之小兒。尚不能言語。則當如何。

（答）此爲聾啞或心智缺乏。亦有僅由遲慢而然者。

牙齒

（問）初期生牙共幾枚。

（答）二十枚。

（問）出牙在何時。

（答）常例第五至第九月。下門齒兩枚先出。第八至第十二月。上門齒四枚繼之。第十二至第十八月。下門齒兩枚及前重齒四枚又繼之。第十八至第二十四月。犬齒四枚又繼之。（其上二枚別名眼齒下二枚別名胃齒）第二十四至第三十月。後重齒四枚又繼之。於是初期齒遂完全出現矣。大抵一歲有齒六枚。一

歲半則十二枚二歲則十六枚二歲半則二十枚。
(問)出牙所以參差變換之故安在。
(答)齒牙有族類之別。故出現遲早不同。久病或患佝僂病者。出牙必致甚遲。
(問)出牙時有何徵候。
(答)健康之小兒。常有二三夜之睡眠不安。並不思食味。食量較平時減半。喜流涎。發微熱。嘔吐。或糞中有不消化之食物。若在脆弱小兒。更形加重。
(問)此種徵候。何時始止。
(答)通常不過三四日。但須有二三星期停止增重。

(未完)

婦女應有之知識

陸墓第三國民學校　汪集庭

家族制度。聚訟紛紜。或主大家庭。或主小家庭。其實各有利弊。未能強同。大家庭天倫常聚。其樂融融。可以實行共同生活。不過父母好干涉子女之思想、行動。子女遂多詐僞欺騙、諸罪惡。小家庭則意志自由。可以發揮本能。然無有經驗之長者。指導一切。往往多失敗。茲姑不具論。無論爲大家庭。爲小家庭。主婦宜有一種勉力盡職之熱誠。以促進一家之勝利（指道德、事業、經濟、而言）爲歸。須知家庭幸福。繫於男子者半。繫於婦女者亦半。能知乎此。於爲婦之道。思過半矣。婦女諸君欲獲得勝利術之原理。以自行訓練否。則請先注意下列各問。平心靜氣一省之。

一、遇事皆當豫定計畫之法。曾學得否。

二、曾以有條理之法。儲蓄其餘財否。

三、簿記書札。能不假手他人否。

四、能注意子女之教育情形否。
五、烹調裁縫能不請助手否。
六、家庭四圍清潔否。內部佈置適宜、與整齊否。
七、閒暇時心中能完全灑脫不爲外境所擾否。
八、自省有惡習慣與弱點足爲君勝利之阻礙否。
九、能視察夫壻使道德增高否。
十、行動能敏慧謹愼而有禮貌否。身體強健否。

右所列舉雖不能盡然大畧已不外乎此。概括言之。卽『君之志願是眞實爲家庭服務否』一語而已。

今日社會道德墮落如此。風俗又奢靡如此。欲從根本整理其責端賴婦女。僕不揣譾陋。述應有之知識。得數要點如後。

一、吾人心境之舒泰與否。其原因雖非一種。然家庭經濟之盈絀實占有大勢力。西諺謂貧困排闥而入。情愛卽奪窗而出。此語不盡誣。可云慨乎言之矣。不特此也。舉凡一切不道德、損名譽、以至於觸羅法網而不悔者。一經探索其內容。罔不有經濟關係雜入其中。民德之關係於經濟有如此。是故主婦不欲其家庭勝利則已。否則簡易之經濟學原理。研究不容或緩者已。……參看問題第一、二、三、五九、五項。

二、家族之隆替。一視乎子弟所受之教育程度至何階級爲斷。子女未達成人年齡。父母有指導就學及代爲償費之義務。不可怠於督察。誤其一生幸運。是故家況無論如何窘迫。子女教育費宜於預算一年用途時毅然劃出。不得移作別用。遇學校開各種會時。宜往列席。有機會更宜與主任教師談話。以謀子女將來之勝利。……參看問題第四項。

三、家庭佈置能嫻雅、適宜。且注意於清潔。男子自心無旁馳。以家庭爲維一之娛樂場。此於情愛方面、經濟方面有密切關係。主婦不可不努力臻此境地。……參看問題第六、十、二項。

四、社會狀況繁華旎旖。意志不能強固。一失足卽沈

淪難拔。無論衣裳飾物、以及娛樂情形。總以稱家有無為準、萬萬不可舉債以增家庭之累。其他烟、博、諸惡習慣。尤宜痛戒。……參看第七、八、二項。

要之。『華製西洋派新女子』不適用於我國之今日。一語可為一般時式女子作當頭棒喝也。

家教改良談（續二卷十二號）

江陰　莊慶祥

你是慢心腸。我是急性子。大家要壞事。這是說不要緊的不好。太要緊的也是不好。兒女做功課。也有不要緊的也有太要緊的。不要緊的。父母不幫著先生催他。他的功課。一定是做不了的。太要緊的。恨不得一天的功課。一刻兒就做完。而且恨不得不從小學起首。馬上就要做大學生的功課。那有這種道理呢。做父母的。應該教訓兒女道路。要一步一步走的。飯要一口一口吃的。學堂裏的功課。要一層一層做下去的。譬如起房子。先做基地。後竪架子。纔好砌牆壁。蓋磚瓦咧。性子太急。一定要弄到七顛八倒。沒有好事做出來的啊。

今天望明朝。明天望後朝。過掉一世。弄不好。這是說人的做事不能彀隨隨便便。就躭擱下去的。兒女的功課。和應該幫做的家事。常常隨便就躭擱下來。到了來不及的時候。就是催他逼他。也不中用了。今天就躭擱一件。明天就躭擱一件。越躭擱。就做不了的事情越變越多。那裏做得了呢。所以做父母的。應該早早晚晚。催著兒女去做。今天的功課。不好由他弄到明天。明天的家事。不好由他弄到後天。一天歸一天。要做得清清楚楚。斷然不好由他就躭擱下來的。

一脚不到。一脚不了。這是講做事不好偸懶。不弄完全的古話。兒女初上學的時候。常常把應該做了的功課。少掉一門兩門。單從一門講。譬如一課書。要讀十遍纔熟。只肯讀七八遍。勉強記得。就算了事。實在還沒有熟咧。過了幾天。就忘記了。這就是一脚不到。一脚不了的道理。若是父母由他偸懶。不做到完全的地步。終究是兒女自己吃虧。何苦貪得一刻兒的快活。徒然自己吃虧呢。這等地方。先生也管不週到的。

狠弗怕。善弗欺。處處講情理。兒女和同學們來往。大家是小孩子。本沒有什麼情理。不過欺善怕狠。倒也是小孩子的常事。若是弄慣了這種樣子。等到將來和人共事。也就要不講情理。一味欺善怕狠了。况且人家忠厚的孩子。也會告訴父母。那一個欺他。他的父母。一定會知道的。等到父母知道。來怪我的兒女。做父母的。還有什麼好看呢。若是碰著狠人。就見他怕。這種膽小的學生。將來也不會做什麼大事情的。父母應該教訓兒女道。碰著忠厚的人。要可憐他。不要欺他。碰著狠人。只要自己有情理。也不要怕他。我沒有什麼對他不起的地方。他雖然是個狠人。難道能彀把我吃下去的麼。所以古話說的。狠弗怕。善弗欺。

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照通行的俗話說。善就是忠厚。又說忠厚是無用的別名。這幾句話合著如今的時勢想想。確是不差的。何以見得不差呢。如今我們中國。東洋要想來佔便宜的。西洋也要來想來佔便宜的。這一國要想我們一塊地方。那一國也要想我們一塊地方。不是爲我們忠厚。實在是欺我們的無用。足見得無用的人。人家就要來欺他的。等到人家來欺。還講什麼情理呢。不講情理。固然是人家的不好。所以人家能彀不講情理來欺我。實在是自己無用的緣故。照這樣看來。人只要講情理。也不好無

用的。既然能彀講情理。只要有情有理。就是不善也不妨的。不過這個不善。並不是沒有情理去做惡事。實在是有情有理。不肯做無用的人。這裏面的說法。能彀講得清清楚楚。做父母的。就好把人善得人欺的兩句古話。教訓兒女了。這種教訓兒女。是教他有用。是教他不被人欺。確不是教他不做善人去做惡人。兒女能彀講情講理的有用。自然人家也就不敢欺他的了。常看見人家送兒女去上學。都怕人家欺他的兒女。狠覺膽小。而且時常發愁。那曉得父母膽小。做兒女的就更加膽小。還不如早晚在家裏教訓教訓。叫兒女學個有用的人。就可以不膽小了。

強人還有強人手。還有強人在後頭。這個強字。不單單講一件兩件事情的。學問好是強。氣力大也是強。才幹多是強。計策巧也是強。總而言之。凡百本領勢頭。能彀勝過別人的。總是個強。兒女上了學堂。忽然的聽得許多議論。長得許多見識。事事要想勝於別人。不知道這強字。是沒有底的。就是有一件兩件事情。能彀勝過人家。不必定件件事情能彀勝過人家。況且你要強。我也要強。有的人勝過人家十分。還有的人勝過人家十二分。這是不可不妨的。所以這強人還有強人手的兩句話。做父母的要教兒女時時刻刻記在心上。兒女要好向上的心思。纔能彀沒有滿足咧。

初學三年。天下無敵。再學三年。寸步難行。這四句老話。可以去掉兒女心粗氣浮的毛病。兒女年紀輕的時候。略有一點見識。就覺得不論什麼事情都是容易得狠的。其實那裏有什麼實在的本事呢。況且一切事情。要粗知大畧。或者不狠大難。若要精工。斷然是不容易的。常聽見有的學生。私下告訴父母道。先生也不過這點兒本事。今天既然教我。我明天也就可以做先生的。做父母的。聽得這等話。就應該著實把這四句老話。教訓兒女。不准他看事容易。許多心

粗氣浮的毛病。也就漸漸的沒有了。

大風吹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兒女每天從學堂裏回家。喜歡說長道短。專門談論人家不相干的事情。嚕嚕囌囌講得個不歇。又不是關著功課上的話頭。就是功課上的話頭。也只要把好的記在心裏。時時想去學到他的地步。壞的放在半邊。自己不要和他一樣。也就是了。何必天天談論人家呢。談論功課上的事情。還總算是好的。尙且嫌他嚕囌。况且並不是功課上面的話頭麼。既然不是功課上的話頭。是與不是。不與自己相干。爲什麽要去談論他呢。做父母的就應該教訓他道。我們自己管自己。還怕管不了啊。那裏有功夫去管別人家的閑事呢。若是休息下來。有一點兒功夫。趕快自己操鍊自己的功課罷。

寒天吃冷水。口口在心頭。這是說我有什麽不好的事情。先生講我。同學笑我。回到家裏。父母又駡我。我總要一句一句。仔仔細細記在心頭。不可由他忘掉的。果眞能彀記在心頭。就可以漸漸的沒有什麽不好事情做出來了。但是兒女年紀還小。常常要記得人家的話。確也是難得的。父母在家裏。能彀把兒女時時提醒一番。也是教兒女改過的法兒。

身在這裏。心在那裏。這是小學生的常事。明明在學堂裏做功課。其實心思還在家裏。就是不在家裏。還在弄耍的東西上啊。先生教的功課。也有聽見的。也有不聽見的。也有當時雖然聽見。實在心上沒有要記先生的話。隨卽就忘掉了。這許多事。每天放學回家。父母能彀多把兒女問問。就知道了。若是問不出個頭腦。一定是不用心的講究。就好隨時警戒他們。能彀隨時警戒。自然兒女就漸漸的能彀用心了。若是定要先生在學堂裏考驗的時候。纔知道他用心不用心。就是先生教他十二分的吃力。兒女得到先生的好處。也狠難的。

得過且過。貓貓做黛兒女爲功課做不了。先生問到他。總說下次一定用心做了。等到下次做不了。又是這樣說。這種學生。若是回到家中。父母全不問信。他在學堂裏面。就天天是得過且過的心思。好在出了學堂。就算沒有事了。那知道兒女常常這種樣兒。學堂裏面。就要叫他退學的。等到學堂裏面叫他退學。父母面上。還有什麼光輝呢。非但父母沒有光輝。這種兒女。將來究竟如何是好呢。其實兒女在學堂裏的時候。做父母的。只要早早晚晚。留心問問他的信帶便教訓教訓。那得弄到這等地步呢。

你也弗笑他。他也休笑你。只要大家撑口氣。兒女爲學堂裏的功課。常常兄弟姊妹。你笑我。我笑你。弄得一個不好。就大家相罵起來。這許多事情。學堂裏的先生。不必定能彀知道。就是偶然知道。管功課還怕來不及。那裏還管得到功課以外的事情呢。但是這等事情。先生雖然不必定知道。做父母的。大約總常常聽見的。在聽見的時候。就應該對兒女說道。你們的功課。或者好。或者不好。總是你們自己的事情。爲什麼要你笑我。我笑你呢。若是怕別人家笑。只要能彀撑氣。大家做得好好的。沒有被人家笑的地方。也就好了。兒弟姊妹。都是自己家裏人。那裏可以你笑我。我笑你呢。

自尊自貴。自輕自賤。這兩句老話。的確是一定的道理。兒女上學以後。人家見他平平常常。有看不起他的地方。就時時回家告訴父母。說是那個看我不起。那個看我不起。都怪著人家的不好。其實自己並沒有叫人看得起的地方。父母聽了兒女的話。只知道幫著兒女。就大差了。何以見得大差呢。自尊自貴自輕自賤。古人這兩句話。說是人要被人看得起。在乎自己做的。若是被人看不起。實在自己沒有被人看得起的本領。所以人家看不起的兒女。在學堂裏面。人家看不起他。一定是兒女自己不好。況且人家看

不起他。也並不是欺他。什麼能彀怪人家呢。果眞兒女能彀規規矩矩。認眞做功課。先生第一個要稱贊他。那裏人家會看不起他呢。

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兒女有時爲家裏不由他放肆。學堂裏的功課。家裏又要查問。常說太嫌吃苦父母就要把這兩句話。教訓他道。人不吃苦。不會好的。况且學堂裏的功課。是有限的。能彀用心去做。也並不吃苦。做了功課。囘到家中。就可以隨便遊玩。隨便養息。不過不准放肆便了。有什麼吃苦呢。講到這等地方。就好把親族鄰里師友中。實在吃苦的人。和他比較比較。或者把許多起初吃苦。後來發達的人。和他講講。再把那不肯吃苦。後來不好的人。叫他害怕害怕。自然兒女就不嫌吃苦了。

做一樣。像一樣。弗要弄到三不像。兒女做功課的時候。常常這樣沒有弄好。又要去做那樣。弄到後來。這樣也不好。那樣也不好。沒有一樣弄得完完全全的。在學堂裏。固然有先生管住。一課歸一課。一門歸一門。到了家中。父母若不問信。就要一搨糊塗的。譬如叫他讀書。一徧沒有讀完。又寫字了。叫他寫字。一張沒有寫好。又畫圖了。弄慣了這等樣兒。將來一定要這樣不像。那樣不像。弄到個三不像的。不論做什麼事情。斷然不能彀定定心心。有頭有尾巴的。

這也不是。那也不好。雜七搭八。飛揚浮躁。東跳西跳。不是好兆。兒女既然進了學堂。不能彀安安穩穩。常對父母說道。今年這個學堂不好。明年要到那個學堂裏去咧。今年學堂裏這個先生不好。那個先生不好。明年要到旁的學堂裏去。從這樣那樣的先生咧。做父母的。應該不許他這種樣兒。果眞學堂有什麼不好。這學堂也一定站不住的。爲什麼要學生說呢。果眞有不好的先生。學堂裏面也自然會辭掉他的。爲什麼要換學堂呢。况且這等事情。大都是學生不好的居多。一味聽著不相干的話頭。在家裏欺騙父

母。徒然搖亂父母的心思。實在不是好兆啊。搔頭摸耳朶。又像不做又像做。這也是兒女的大壞事。在學堂裏上課。固然是先生管的。放學在家的時候。不論讀書做事。都要歸父母管。若是由他有氣無力。搔頭摸耳。書也讀不熟。事也做不成的。雖然父母能彀教育。也是有名無實。沒有什麼好處的。讀書有讀書的樣子。做事有做事的樣子。搔頭摸耳。偶然一次兩次還好。若常常如此。父母就應該禁止他的。

兒大弗由爺。女大弗由娘。這兩句老話。就是如今自由的說法。不過兒弗由爺。女弗由娘。總要有道理纔好啊。什麼叫有道理呢。就是如今說自由。總要講法律。若是犯法的自由。就叫放肆。不能算規規矩矩的自由。譬如父母要叫兒女學好。兒女弗聽。父母要叫兒女用功。兒女也弗聽。等到父母要責罰他。他就說兒大弗由爺。女大弗由娘。這也算有道理的麼。這也算規規矩矩的自由麼。兒大弗由爺。女大弗由娘。不過說。兒女大了。只要有道理。只要不犯法。做父母的。原不必定過於壓住他。這樣那樣的。若是父母教訓兒女的話。並不是有意壓他。或者照兒女自由的做法。本來沒有道理。本來犯法。父母不許他做。實在是要他有道理。要他不犯法。做兒女的。若不依從父母這就是兒女差的。斷不好說兒女年紀漸大。面子要緊。只好由他去做。弗必再由爺娘管束的啊。總之父母若是看差了這兩句話的意思。不論兒女的好壞。處處讓他自由。必定有許多笑話事情弄出來的。這也是家庭教育上狠要緊的一件大事。

好男不吃分來飯。好女不穿嫁時衣。這是說做兒女的。總要能彀自撐自立。纔算好啊。兒女年輕的時候。正在學堂裏讀書。父母給他們吃的穿的用的各樣東西。常常兄弟姊妹爭論起來。不是說你有我沒有。就是說你多我少。不是說你輕我重。就是說你好我不好。其實有的沒有的。多的少的。輕的重的。好的不

好的。都是父母的。不是兒女自己的。兒女要像心適意。總要無論什麼東西。不必定靠著父母。纔算有本領咧。若是在父母面前。和兄弟姊妹爭論出來的東西。就是件件如意。樣樣精工。也不算什麼稀奇的。常看見父母爲著兒女爭論這樣那樣。每每被兒女弄到沒法。這也是不會家庭教育的苦處啊。若是講家庭教育。老早把兒女教訓得好好的。個個都有自撐自立的志氣。不過因爲年紀還小。不得不暫且依靠父母。兒女能彀這種樣子。不論父母給他們什麼東西。大家都肯將就了。那裏還會爭論起來呢。總而言之。兒子要靠父母把產業分來。纔有飯吃。一定是個沒有志氣的兒子。女兒要靠父母給他的嫁時衣。纔有衣穿。一定是個沒有志氣的女兒。這許多地方。難道學堂裏面的先生。也能彀教訓得到的麼。

出門一里。不如家裏。父母愛惜兒女。捨不得兒女出門。一天不看見。就要時時刻刻的想著他。就常常把這兩句話和兒女說。叫兒女曉得出門的苦處。好不肯出門。這是萬萬使不得的。爲人在世。年紀輕的時候。自然在家裏依靠父母。到了年紀長大。家境好的。要出門去上學。家境不好的。要出門去學行業。好靠他過日子。那裏能彀不出門呢。不能彀不出門。做父母的。就要趁著兒女自小在家。講講出門的快活纔好。那裏能彀講出門的不好。害得兒女不敢出門呢。就是心中愛惜兒女。到兒女高等小學畢業時候。因爲兒女將近出門。不免有點兒捨不得。也只要把吃食穿衣睡覺許多愛惜身體的法兒。時常和兒女講講。兒女出門。也自然就沒毛沒病的。安心上進。不會叫父母擔憂愁了。況且兒女雖然出門。原可以時常通信。有什麼話。儘可和兒女講。同兒女在家。也沒有什麼兩樣。古話說的好。馬不吃家邊草。這就是說有本領的人。做大事的人。斷然不肯在家裏的。學堂裏的先生。到兒女畢業的時候。總望他將來出去幹一

番大事業的。所以父母總要兒女能彀出門纔好。斷然不好護在家裏。害掉兒女的終身。一生一世。單在家裏過日子的。

上面這許多話。都是兒女已及學齡的家庭教育。凡是兒女已經上學。做父母的。總要能彀依著這許多話。一樣一樣的做去。兒女纔能彀完完全全。得到上學的好處咧。若是因爲兒女已經上學。不論什麼事情都望學堂裏一推。兒女有什麼不好的地方。總說是學堂裏的先生教訓得不好。豈不是冤枉著先生。又害了自己的兒女麽。做先生的沒有那個不望學生要好。先生管不到的地方。總要家裏幫忙的啊。

第四回　結論

所有家庭教育。上面已經分作兩回。講得淸淸楚楚的了。爲什麼還要做這結論呢。這結論說父母要兒女學好。父母偶然有什麼不好的事情。也要改好。纔能彀教訓兒女咧。還有那父母早死的兒女。狠可憐

的。凡是在情理上。應該替他父母教訓兒女的人。就應該替他講究這個家庭教育。不好說不是自己的兒女。就不去管他的。更有一種人。看錯了這個家庭教育。總以爲是先生的偷懶。所以要家裏講究家庭教育。又以爲講究家庭教育。做父母的不知道要費掉許多功夫。用掉許多心血。纔弄得好咧。所以又做這一回結論。講給大家聽聽。

上梁不正下梁歪。這句說話。大家都明白的。上梁好比是父母。下梁好比是兒女。譬如父母本來喜歡講謊話的。那裏能彀叫兒女不講謊話呢。父母本來不是認眞讀書的。那裏能彀叫兒女認眞讀書呢。還有許多零零碎碎的事情。一時也說不了。總而言之。父母本來不好。好比是個上梁不正。兒女依著。父母不好。好比是個下梁歪。這是一定的道理。做父母的總要大家當心啊。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兩句不講情理的

老話。也是古人傳下來的。這就是只許自己犯法。不許人家犯法的壞處。在家庭教育上比方起來就是父母自己穿綢衣服不許兒女穿的•父母自己吃好東西。不許兒女吃的。父母自己住好房屋。不許兒女住的。父母天天大醉。不許兒女喝酒。父母天天大輸。不許兒女賭錢。請各位自己想想。父母若是這種樣兒。兒女還肯受父母的家庭教育麼。況且父母已經弄到狠壞的地步。還能彀和兒女講究家庭教育麼。古話說的。隔個肚皮隔重山。又說道。吃了自己的飯。去當人家的心。人家的雞狗。養不慣的。人家的男女。管不好的。這許多話。阿叔阿伯。對著沒爺娘的姪兒姪女常常這樣講。凡是親戚朋友。對著沒爺娘的兒女。也常常這樣講。這也是不應該的。能彀替人家把沒有人管的兒女。幫著先生教訓好了。也是一件狠大的好事。爲人在世大家應該做這種好人的。也有許多人。看見沒爺娘的兒女。替他供書上學。一片好心。但是自從這等兒女進了學堂。也就不去再問信了。何弗帶便去問問呢。

各有各的事。只好自顧自。做父母的。在兒女沒有上學的時候。從來不知道管束。那裏還能彀教育呢。等到兒女上了學堂。就以爲我是出錢請先生教訓的。我自己一天到晚。我有我的事情。我自己顧自己。還怕沒有功夫。那有心思去教育兒女呢。學堂裏既然拿了我的錢。就應該替我把兒女管教得好好的。一點兒沒有壞處。這纔算是做先生的不偷懶咧。若是要叫家裏幫他講究家庭教育。豈不是做先生的要想偷懶麼。咳。這就差了。這就大差了。做先生的。雖然管教得好。能彀早早晚晚跟著人家兒女到人家中去管教他麼。這個家庭教育。原是說兒女在家中的時候。應該父母管教。並不是說父母在家裏有了家庭教育。先生就可以偷懶少掉一點兒。學堂裏面的功課。所以要勸人家講究這家庭教育。若說父母有

父母的事情。沒有什麼功夫。那知道，這家庭教育。並不要像學堂裏面的功課。每天一定要教幾多時候。也並不限定。每天應講幾門。只要趁著早早晚晚。父母閒空的時候。天天記在心上。去問問兒女的信。看見兒女不好的事。聽得兒女不好的話。隨時禁止住他叫他學個好樣。不要去學壞樣。也就是了。至於學堂裏面所教的功課。只要問他記得不記得。明白不明白。或者聽他講講。或者催他理理。也並不是一門一門要去教他啊。照這樣講來。做父母的果眞和女兒講究家庭教育。那裏會荒掉父母自己的事情呢。

婚姻以時之商榷

美國威窯姆女士著　天行譯

早婚宜勵行乎。抑以一己之志願而以遲婚爲是乎。甚至以遲婚之故而爲獨身主義所愚。鰥居以終。是皆待決之問題。不得不加以討論。以質諸世人而示所趨向焉。

婚姻早遲之說。以今世之趨勢觀之。有今昔之殊。漸成偏重遲婚之象。而尤以市井之氓與鄉農及給兵役之士爲大異。當美國兵連禍結之時。民間習尚早婚。女子年至二十五而猶未嫁者。羣呼以老婦人。相詬病焉。故女子咸以失時不嫁爲懼。既而老婦人之稱。必待女子年至三十而未嫁者。始以相加。延至今日。風俗丕變。不復拘拘於年齡之老少。而女子之未嫁者。自束髮受笄以及斑白。不可指數。而老婦人之稱。亦寖廢矣。

百年前男子年至二十或二十一。女子年自十三至十九。無不嫁娶。相習爲俗。生殖孳蕃。而美國之人口亦因而驟盛。繼行移民之策。以代生產。自是始不全

恃早婚以培養國力。今則以男子通常之理想言之。大都以年至三十或四十爲授室之時矣。

未開化之蠻族。男女少年。往往不以時而婚嫁。其弊在失之過早。吾輩咸謂爲未成年之婚嫁。亦可謂爲童穉之婚嫁也。而風化日進於文明之區。其人民崇尙遲婚。或以獨身爲樂。趨於一途。積習難返。過猶不及。其害正同。稽諸往古希臘羅馬當強盛之日。歷以人口減縮爲苦。推究其原。以國人類好鰥居。不復顧有妻孥。亦未始非風化日進於文明。有以致之也。不得已。迺課鰥居者以稅。及以他種之方法制止之。以期增進國民生殖之力。今日亦有倡此議者。其用意同也。夫進化之民族。其撫育子女之能力。應非年少者所能具。有若熱帶之區。其人民競存之難易不啻有霄壤之別。至撫育子女之能力。尤無庸鰓鰓爲之過慮。誠以氣候之溫煦。不患無衣襁褓之兒。哺乳期盡。更無須調護之力。此其所以異於文化之境者也。文化之境。其生活之情形。艱辛遠甚。男女成年而後。始論婚娶。而生殖之時期亦晚。且所育之子女。復須競爭於風寒困苦之中。生殖時期之早遲。無定例之可言。大抵歐洲之南北。其相去約四年。匪特以氣候之不同。亦人羣進化之關係也。是以歐北之種族。其力足以爭存。而生殖之時期。要未能早於歐南也。

所謂早婚者。固非未成年之婚嫁所可比擬。然以男女方有生殖之力。遽與婚嫁。其所育之子女。未能遽臻於完善。故以早婚目爲未成年之婚嫁。亦可。雖然以未成年之婚嫁而尸父母之責者。不乏其人。是生殖力之有無。不關於成年與否也。凡人年至二十一咸認爲成年之時期。實則非再遲數年。不得謂爲已屆成年之候。今日男女婚姻之時。大致自二十一歲以至二十五歲。亦可謂之爲早婚矣。而未成年之婚則自十三歲以至十九歲爲界。以此而與年至三十而始婚者相頡頏。其相去遠矣。

早婚之說。各持異同。用度大而財力匱。擇偶難而怨望生。社會日進於文明。往來酬酢。易趨於繁縟。此反對早婚者之說也。然此爲城市之民所處之情形。非執役兵間之男子。與獨居田野之農夫所可同日而語者。至贊成早婚之說。則爲男女界之問題。其情境不一。慮非一言所能宣盡。當別論之。

凡人不宜獨居而無偶。此中精義。吾蓋深信之而不疑。大抵人之年華已茁。體力已充。生機萌動。不可遏抑。自宜及時而婚嫁。以遂其天。不然。靑年易逝。荏苒因循。遂至終其身而怨女曠夫。一時之遷延。爲畢生之憂患。初非始料之所能及。而男子之不娶者。非但失其天然之情感。以強制男女之大欲。且其爲人。馴至思想變幻。詭奇不可測度。又易爲嗜好所中。或將妄念懸爲理想。或一意孤行。見諸事實。而不願婚娶之初志。亦永無改變之望矣。

夫男女間情欲之感。無論年齒之老少。舉無能超脫其藩籬。蓋自混沌開闢以來。營營擾擾。不外男女之大欲。是以男女界之問題。其重大無比。抑又可知。吾輩亦惟有順其天機而已。曷敢故示矯異而遏制之乎。誠以男女間感情之激觸。其勢力之雄大。有不可磨滅者。故人類自存其種之感覺。初不以種族年齡而異其勢力也。

以男女間感情之不趨於正軌。鬚眉巾幗。輒執筆鼓舌。評論其是非。若根究其所以感觸之原。殆出於天機。有非人力所能倖免者。則莫不嗒然若有所失。結舌閣筆。不復有所評論矣。卽以誥誡之力。冀以遏其狂流。而成效鮮著。自古迄今。莫不皆然。近有人曾爲之說曰。男子而欲淸心寡欲。女子而欲投票選舉。形格勢禁。事理所無。強止而力行之。是猶南其轅而北其轍也。故欲男子以淸潔自矢。不改始操。勸導而力勉之。使適當然之道。以至無欲之境。是欲以純潔之理想。期以見諸實際。徒勞無功。蓋可斷言。試集千人

而論之來自四方。不謀而合。其持純潔無欲之說者。固不乏人。孰知不克實踐而徒託空言者。千人中得九百九十九人也。由是觀之。理想與事實。固未可相提而並論之。抑可知矣。

芸芸者平居以清淨爲懷。以無欲爲志。而無形之中。不能自勝其天欲。甚至身敗而名裂。卽鄙夷其行爲爲禽獸。其思想爲卑陋。亦何當於事也。

夫操淫業者。非徒絀於財力也。若然則救濟之之法。亦自有術。或授以相當之傭資。或以社會主義而分財以周之。然亦有以營業之性質而操奇贏之算者。未可舉一以例百也。躑躅道周之羣雌。醜聲四播之賤婦。出入於工廠市肆中傭工之女子。皆欲得非分之財以益其傭資。要非以賤業爲生活者也。吾敢斷言其衣食雖豐贍不憂匱乏。而未婚之男子。猶得不改其操行而肆其曖昧之私。是則無關於經濟之盈虛可知矣。婦女之招搖過市者。與男子肩背相隨而通情款。亦未聞男子有以爲非禮而相拒者也。

吾非謂早婚足以救治種種墮落之行爲。亦非以人類之罪惡。胥賴早婚以禁過之。特以研究男女間之問題。其現象不一。而防範之力。要未有甚於早婚者也。雖然早婚固不足以袪萬惡。然因此得以制止非禮之行爲。此則私心所自信者。夫以男女之情感而出於禮法之範圍。不如納之於禮法之中。而情感遂於倫常之正軌。是說也。固不足以盡世界中男女之情狀。而因早婚以護益者。當亦不乏其人。是以少數之人而推及世界之大。其足以解決男女間之問題。未可知也。

讀者聆吾言。鮮不譁然目爲謬誤。復指摘已婚之男子。其敗德之行爲。固無以異於未婚者。雖然。吾固知之。操淫業之賤婦。而仰給於已婚之男子者。比比皆是。然持是說者。誤在以未婚者昧無情愚。而已婚者習於奸邪。是其所持之論。已軼出於所討論之界說。

要知有婦之夫。未必盡人皆有私暱之情婦。而曠居無偶者。亦不盡人皆無燕昵之私。及按諸事實。而染淫疾者。每多見於少年。而尤以年未滿三十者為甚。由此一端。已可得其大概。匪特此也。男子既有室家之樂。復用情於外婦。類多於未婚之先。已成男女相悅之習。當晏爾新婚之際。伉儷之愛情綦篤。未幾倦而情遷。復念舊好。而鍾情於他婦矣。若是皆遲婚之故。有以致之。倘以純潔無疵之男子。早求匹偶。足跡未曾涉及非禮之地。吾知其夫婦之好。不容再萌妄念。而寄愛情於他人之婦也。由斯以譚。則有婦之夫之傷德敗行。固由於鰥居日久增之厲也。

少年血氣未定。多沈溺於情欲之中。無庸諱言。然矯枉過正。年至十五。即論婚娶。冀以保其潔白之身。亦悖乎事理之常。非救濟少年之善法也。男子年未弱冠而蕩檢踰閑者。固數見不鮮。迨教育盛行。足以變化男女之氣質。力辟邪途。而趨正軌。吾又甚望少年能自振拔於情欲中也。且年齡老幼之不同。操持亦有難易之別。雖未盡然。要可約分為兩時期。一自成童至二十二或二十三歲。一自三十至三十五歲。自少而壯。獨居無匹。情隨境遷。操守亦因年齡而大異矣。夫社會之教育。家庭之訓練。身體之運動。皆足制欲念之發生。而少年之入學受書。委心於音樂文字美術之學。或作郊外之遊覽。尤能範其身心於矩矱之中。陶冶薰育。邪念不萌。得保其天眞。及年至二十二或二十四而後已。惟少年之嗜好。類為朋儕所誘掖。致入歧途。舉凡學校中足以防範其身心之教育。皆淡漠置之。若是則關於立身者至鉅也。

吾為是言。吾知婦女聞之。輒憤懣不平。囂然置辯而致詰詞曰。婦女又將如何者。豈以男子早婚。而女子亦當早嫁。以供少年之犧牲乎。抑以婦女稟賦獨薄僅足供男子之笑樂乎。余應曰否否。余亦女界中之久經閱歷者。余之視男女。初無界限之可言。同為人

類而已。男子之宜早婚。猶之女子之宜早嫁。其早嫁也非爲男子亦女子所當然。男子既不宜於獨居。而女子亦豈獨甘於枯寂。易地而觀。女子之不能坐誤嫁時。亦猶男子之不能遷延婚期。其利害正相同也。草昧未開之世。人多以刻苦自持。不願有室家之累。此風流衍於今未息。是則爲婚姻以時之障礙也。非特男子爲然。卽婦人女子。亦以寡欲自修爲樂。是已失婦女應盡之天職。而強制其天機。將見男女兩類。同爲畸零之人。其害惟均也。

男子失時不婚。致成放蕩之習。而女子則爲習俗所拘。較之男子。自易恪守禮法之範圍。至論夫情欲之感。其關於身心道德者。固不以男女而或異。而補偏救弊之術。惟以及時婚嫁。愼毋愆期。無他道也。

子息之有無。又爲婦女特別之關係。未必盡人能爲人母也。有以子息過多爲患者。稚子滿前。嗷嗷待哺。有以無子息爲苦者。懷抱子之望。而嗣續終虛。訪醫問疾。冀以解釋疑愁。而乞靈於藥餌。踵相接於醫者之門也。

婦女之遲嫁者。非特子息惟艱。且有不能生育者。以生理之關係言之。婦女固無無子之慮。而遲嫁則爲根本之障礙。因是而無子者。數數覯之。試究夫子息之多寡。關於婚姻早遲之故。以百年前之美國言之。婦女之不能生育者。居百分之二。今居百分之二十。而強推求其故。以當日女子多早嫁也。以女子年齡計之。則以嫁夫之早遲。而關於子息之有無者甚大。女子之嫁者。其年齡在二十及二十四之間。無子者居百分之一。又一分之五。而年齡之在十五及十九之間而嫁者。無子者又居百分之十五。是不及時而早嫁之過也。女子年過二十四而嫁。則無子者漸多。至年及三十或三十四而嫁。無子者居三分之一。及年至三十四以上而嫁。無子者將居二分之一。其統計雖略有參差。而大致不相剌謬。

以婦女之理想推測之。鮮不以婚姻之早遲。無涉於子息之有無。婚姻遲則子息將隨之以遲。咸抱成見而不疑。而孰知有大謬不然者。豈獨女子爲然。男子亦猶是也。愼勿坐誤時機。後將追悔其始見之謬。亦將何及。

更有進者。以婚姻早遲之故。所生之子女。亦有優劣之殊。大抵母年自二十至三十五。父年自二十五至四十之間。子女應時而生者。其優勝無疑。或有先後。皆非所宜。至以疾病而子息減少。以法術而斷胎。以遲婚而得天然不育之效果。皆非所論於早婚者也。

匪特此也。以婚姻早遲之故。於撫育子女。亦生關係。女子年至三十五而始爲人母。其懷抱哺乳之周至。與年至二十五而抱子者。迥不相侔。且與子女身體之健康。及死亡之率。皆蒙莫大之影響。由是言之。則女子血氣之盛衰。甚有關於爲母之道也。生育頻繁。女子身體。亦日卽衰弱。自不待言。倘精力用之不竭。則撫育亦不厭其勤勞。大抵女子生育之多寡。以相當之間斷。自二子以至四子爲最適當。推論至此。故涉及之。

經濟之問題。亦足爲早婚之障礙。人非愚昧。無不洞悉。而於開明之社會中。尤視爲重要。非金錢不能論婚。家室之有無。殆以金錢之力爲斷。今世社會中之少年。其力足以自贍。復須兼顧家室。若於五六載中。更有三四小兒之負累。則非求助於人。鮮有能自勝其任者矣。

夫以物力之艱。男女共爭其利。商場工廠。莫不有婦女之蹤跡。因而傭工之値。以爭競而益低廉。孰知婦女卽褭足於工商之業。而男子竭其所獲以供家室之需。其困難之情形。未必遜於曩日。此則爲極困難之問題。旣勸人以早婚。以增其負擔。又何從而解決之乎。

以意想中、解決之法、計。莫善於婚姻、旣成。而延、其養、

子之期。以俟其財力之充裕。少年婦女於未嫁之先。既從事於職業。已嫁之後。仍可繼續之而不輟。是於婚媾之中而籌自養之術。況以情形之變遷。其濟窮之法。當不止此。至以舊時之理論言之。男子既授室矣。當盡力以得金錢。藉爲俯畜之資。迨娶婦而生子。則女子所處之地位。因而尊崇。坐食於家以待贍養。又爲理之至當者也。

女子既嫁夫而不養子。又無職業以自食其力。依人爲生。以取容悅。不復能自立矣。故體力健而自矜重之婦人。不欲以嫁夫而失其謀生之能力。克勤厥職。無異於未嫁之時。而其所天亦得以優游暇豫。盡其所能力。既足贍家室而有餘。積年三四。其餘資復足養子女。則負擔雖重。力自能勝。而養育之期。亦應時而至。不必顧慮生計而故延其期也。說者謂夫妻共同生活。則生事之所需。無以異於一人之所費。吾以爲其說未確。特以共同生活較之分居者。其費固稍省也。

是說也。又關於限制養育之問題。其事又當別論。而效果所及。則足以鼓勵早婚。改良社會。增進道德。得賴於此。然以宗教之主義繩之。於制止養育。絕非所容。而吾國之法律。亦禁絕之。不使此風之稍長。且以重罰隨其後焉。

若爲人父母者。得以其經濟之情形而定其養育之早遲。吾知其子孫必日以浸盛。而情况佳也。惜吾國之政治家。無遠大之識。慮人口生產之率之日趨於短少。思有以防止之。故制定法律。以禁限制養育之習。人畏法律之不容或犯。寧願鰥居以終其身。或俟其財力充裕而始言婚娶。職是之故。則生產之率益不能驟盛。抑又可知。是法律之用意。欲以勵薄俗而增人口之數。而所得之效果適相背謬。又豈法律之舉惜哉。吾知政治家之堅持所說以保存法律者。正大有人在也。

時至今日。文化日啓。生齒益繁。而男女間之德育。亦日以發達。所有女界之穢惡。漸有淸明之望。因放蕩而生之疾病。以致傳染而貽害於人。咸以爲不法之行爲。而引爲內疚神明之大惡。故男女咸願以淸潔自持。而勉爲人間之佳耦。將見遲婚之習。以文化之日進而轉移。果爾。則離婚之風。亦將銳減。羣以婚姻爲快樂。非如昔日之以爲困苦也。羣以得爲父母爲當然之義務權利。不似昔日之以爲偶遭意外。而以負擔爲憂也。子女之誕降。羣以爲福祉。不以爲禍害。如今日世俗之通見也。

新發明之婦人自活法

譯日本婦人世界　西神

今日受有學校教育之少年婦人。在社會上求一自活之道。固不甚難。但中年以上之婦人。一朝遇家庭之急變。不得不用自己之細腕。支持自己之生活時。則所謂婦人之獨立自活者。實一最難之問題。如僅恃裁縫刺繡。斷不能維持其身世。非有新奇之方法。殆不能免度日維艱之歎也。所謂新奇方法者。指不勝屈。如下文所列種種。大可供世人之倣傚。

一　某夫人出售線織細工物

有一營業繁盛之綢緞店。一日來一上等之白髮老婦人。袖出線織細工物一包。欲售於店中。此線織細工物。爲夫人年來自負之珍藏品。中有一種。價値數百圓。店主人恐一時不易銷售。婉詞以拒之。後見夫人面露失望之色。乃語曰。

「夫人盍不自行在此出售。店中線織部之販賣處。

可借與夫人。惟售出後。敝店當抽幾分之利益。」

此老婦人者。生自閥家。高門華胄。暮年乃備受身世之淒涼。經幾許之激刺。覺坐於櫃臺之內而應接一般之顧客。亦無所苦。明日此老婦人果出現於綢緞店中。凡至該店購物之婦人。見該市交際社會中常執牛耳之某夫人。忽立於線織部之販賣處。均十分詫異。然夫人殷殷招待。和氣迎人。過者咸不忍舍而之他。於是該店之線織部營業。驟行發達。不出乙三星期。夫人所祕藏之物品。已全數售盡。

綢緞店店主人乃語夫人曰。

「夫人以後仍在敝店之線織部辦事何如。」

夫人允之。

至今日某綢緞店之線織部販賣處。頗有名望。店中所得之利益。亦甚豐厚。老夫人則按月支極大之俸給云。

二　某夫人之處置家具

數年前華盛頓府有某夫人者。因良人已死。不得不謀一自活之道。夫人最初之生活頗奢侈。自良人死後。生計漸困。所遺家產。僅宏大之住宅一所。約有房屋三十餘間。不得已思出售於人。而預計所得之資。僅足以償歷來之債。來日方長。惟有仰屋興嗟而已。後思將住宅中所陳列之家具。一幷出售。應可稍有贏餘。供日常生活之用。乃與信記公司中人熟商焉。信記公司中人。固忠於某夫人者。熟思之下。乃語夫人曰。「余今有一妙法。苟夫人能從余言者。則所得之利益。必較出售家具爲大。蓋余新造住屋多所。擬出租與人。惟其中所有之家具。尚未置備。乘此秋季議會召集之時。來自內地之議員。多攜帶家族。必覓附有家具之住宅。若僅有屋而無家具者。每月之租費不過三四十元。附有家具者。每月可一百元至一百二十元。余現所憂者。余之住屋內。無適當之家具。

不能邀高貴議員家族之青眼。倘夫人肯租余住屋六七間。將尊處之家具陳設其中。則雙方獲益。必能受上等社會家族之歡迎。

夫人聞之大喜。乃擇華盛頓市上最佳之地點。租住屋數間。陳列自己之家具於其中。凡窗簾、桌衣、板廚等。應有盡有。屋既輪奐。器尤精美。所定之租費亦甚巨。前往租者果甚多。

如是三年之後。乃備住屋二十間。以後更備多數之屋。出租於人。至今日非特生活寬裕。且每年綽有盈餘。較諸昔日在交際社會宴會觀劇之生活。反覺愉快。

三　採取藥草之婦人

某年之夏。余在美州之某山中避暑。見一老年婦人。肩負一採取植物用之囊。手中持鐮刀一把。在各處掘取草根。掘得後。一一盛於囊中。狀甚寶貴。余以爲彼必熱心之植物研究家。乃上前細詢之。彼答曰。

余之良人。已於二年前物故。死時僅遺有薄田數畝。良人在時。耕種自活。今夫已故。不能自存。思售去之。乃往土地管理所商議價值。不料管理所之評價不及余一年之生活費。余大爲失望。歸時在途中守候電車。適電車上下處之傍。爲一藥店。時有一婦人來店購買蕃椒。店中人與以陳蕃椒一包。婦人取視之。立將蕃椒退還店中。言非新蕃椒不要。余聞之。竊思余田隅之蕃椒。俯拾卽是。乃語該婦人曰。余家中新蕃椒甚多。當奉送少許與夫人。

藥店中之主人。聞余言。出語余曰。店中刻需用蕃椒甚急。請於一二星期內送乾蕃椒四五斤來。並與余講談各種藥物之性質。余均能一一回答之。蓋余之祖父乃一田舍之醫生。余幼時卽由祖父挈同外出採取各種藥草。因之對於某某幾種之藥草。其性質與效能。無不詳細知之也。店主人乃更語余曰。售藥草與店中之人。多爲鄉村之兒童。均不知藥草之性

貧。因之於供。給上頗覺困難。夫人倘能惠然相助。敝店無任歡迎。余思店主人所云之各種藥草。余田中附近均有之。因慨然允許。並與約定價目。該店乃時時向余家定購。而余採取此項藥草。遂日不暇給矣。至是年之秋。他處藥店十餘家。知此消息。亦至余處定購各種藥草。余晰夕採取。益形忙碌。不特餬口無憂。且收入甚豐。生活寬裕。反較良人生存時爲優矣。

四　造花應用之博物標本

美之新英州某市。有博物館一所。規模極小。而入評鑒家眼中。幾視爲美國惟一之博物館。此博物館之特色。約有數端。一爲裝飾於鳥類標本之造花。二爲繁茂之林檎花。三爲成果後僅二三月之生桃。四爲附有松實之松枝。均酷似天然之眞物。驟見之。幾不能辨其眞僞。此種造花。多爲臘細工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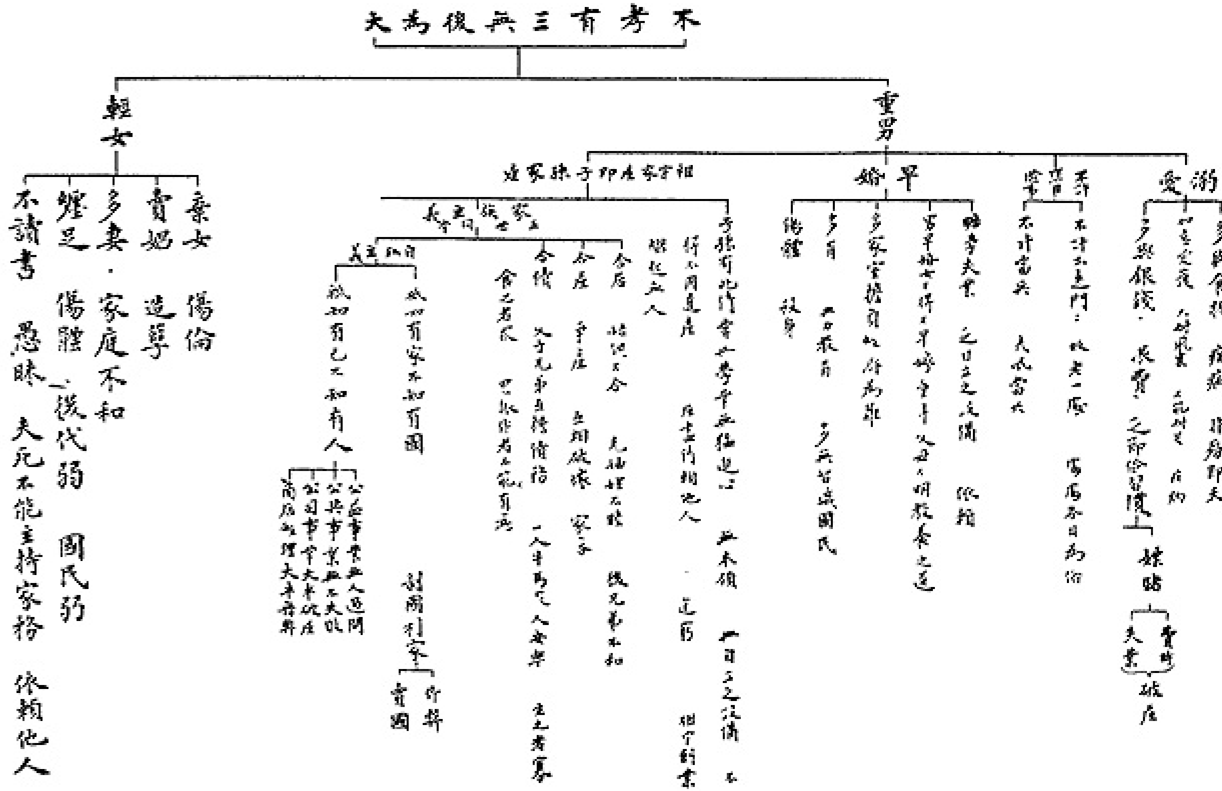
此項臘細工。成於一英國老婦人之手。婦人之前半生。飽享自由幸福。不料暮年忽陷入不可不求自活之道之境遇中。異鄉作客。飄泊可憐。所賴以圖活者。惟少年時在女學校中習得之臘細工造花一種。初亦無人注意。一日婦人攜一造花之樣本。往訪一富豪。該富豪曾寄贈一異鳥之標本於新英州某市博物館中者。婦人因語富豪曰。鳥類之標本。不可不配合各鳥相當之樹枝及草葉。使呈天然之美觀。富豪對於此有趣味之提案。深表同意。令速製一標本以供試驗之用。婦人乃將所攜之標本呈上。

該標本經博物館之評議員會審查後。因其能一新人之耳目。全體一致。決議採用。並議決凡館中陳列品。向所收閉於籠中之野禽。一一取出。配置適合於各該野禽之種種花草。使呈一種優美之天趣。在老婦人一方面。則許於數年內。給以絕鉅之酬報。

自是此老婦人。遂爲美國修飾標本之專家。名譽日著。各博物館。均派人至夫人處。學習修飾標本。夫人乃得蔗境迴甘。享其桑楡之晚景云。

中國社會病情溯源表

周厚坤



欲改良中國社會非打破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八字不可



紀愛爾蘭革黨女郎摩拉梨根 Moira Regan 述杜柏林(愛首都)戰事情形

喬斯吉瀚 Joyce Kilmer 著

天風
无我 同譯

是篇爲女郎摩拉梨根。演述愛爾蘭最近革命之經過。見九月二十一號大陸報。夷考愛爾蘭以獨立國。夷而郡縣於英在十二世紀。迨十八世紀。有阿根納者出。始倡革命。議離英而獨立。顧事無成。卒受英之羈絆。愛爾蘭人民遂多棄家避地於美洲。通計自十九世紀。迨二十世紀之初。其人口自五百九十三萬餘人。遞減至四百三十九萬餘人。蓋幾幾去其六之一矣。而其存於國中者。類組織秘密會。以反抗英政府爲幟。其最酷之手段曰暗殺。英政府簡任之愛爾蘭總督嘗被害也。英政府見愛爾蘭人民積憤不可或平。議以自治權許之。遭下院反對而格蘭斯頓之內閣由此倒矣。緼釀復緼釀。愛爾蘭自治問題轉爲英之自由統一兩黨衝突之焦點。又轉爲英之下院上院兩院衝突

之焦點。而上院卒不勝其權被削等於零迨千九百十二年。愛爾蘭自治問題。將解決矣。愛爾蘭人民將自此得爲愛爾蘭之主人翁矣。政府亦將稍稍釋瞻顧矣。孰知震霆一聲。幾使人人當食而失箸。則愛爾蘭之新教徒。驟宣言反對自治欲以武力與政府抗。而軍隊且矢不爲政府用。於是愛爾蘭之自治問題。一轉而爲宗教問題。再轉而爲軍隊問題。其勢蓋岌岌矣。英政府於時。苦心調和。設爲種種之方策。然愛爾蘭南部多舊教徒。其北部多新教徒。兩派不相下。各召志願兵。隱然示其有恃。英政府卒無如之何。而歐洲大戰作矣。而愛爾蘭種種問題。遂以不解決之解決。舉國一致以競於外。我儕方嘆英民合群愛國之公心。非我民所及。而孰知杜柏林之革命。則又乘時起矣。雖不崇朝而敗。然凡事慮無倡者。不慮其無繼者。愛爾蘭雖一隅乎。其爲英方來之患蓋甚長也。不見於戰時。必更見於戰後。吾儕願英政府有以善處之。譯者識

女郎摩拉梨根。身驅纖瘦。雙睛微作灰白色。愛爾蘭之威克斯福郡人。是郡女郎。大都豐姿綽約。嫵媚天成。見者爭謂天地靈淑之氣。特鍾於女子。非誑也。無如美人命薄。例等秋雲。若女郎摩拉梨根身世之所遭。尤可痛矣。蓋女郎摩拉梨根。曾昕夕勞勞於被圍之堡壘中。曾呼吸含有爆發物質之空氣。曾聽男子中矢著彈血飛肉濺之呼謈聲。曾目見友人身伏殊刑。屍投穴而莫敢收。極人世傷心之遇。集於女郎之一身。嗚呼慘矣。憶杜柏林革軍。嘗於今年復活節高搴愛爾蘭之國旂。以抗不列顛。而據其地之郵政局爲愛爾蘭共和軍隊之總司令部。女郎摩拉梨根。曾爲總司令部供奔走。迨事敗避地美國。而卜居於紐約。

女郎摩拉梨根居既定。有往叩是役顛末者。女郎輒

慨然罄所知以告。不伉不厲。意態安閒。惟談及泊德披斯 Padraic Pearse 約瑟伯倫凱 Joseph Plunkett 韜麥杜納 Thomas Macdonagh 哲姆斯康璐來 James Connolly 諸人之死。則其聲中含有一種鬱而不舒之感情。又談及四月間某夜。第一次見愛爾蘭共和國之國旗。飄展於沃康奈爾街共和國參謀部之門前。則若有烈火射自灰白色之雙眸中。

讀吾文者。無嫉我之絮絮。吾將詳述女郎摩拉梨根之言。讀者須知此不僅爲當時目擊人之言。且係革黨要人。泊德披斯、約瑟伯倫凱、韜麥杜麥(見前)之友。及預聞密謀者之言。諸人於此短促之時期。建此偉大之冒險事業。而其希望。其志願。其危險。其痛苦。女郎亦皆備嘗之也。

女郎摩拉梨根之言曰。復活節星期一日晚六時。余入沃康奈爾街。至郵政局。然余加入革命之運動。實不自茲役始。諸君須知余固婦女議會之一會員也。

是日正午。共和軍以須有人任繃帶。及其他紅十字會之職。特召余等集於闊石站。迨日晡。又得總司令部解散之令。因是日無巷戰之事。故無須余等服役也。余等始被召集之地。距郵政局約三四里。先聞槍聲。至清晰。既又聞謠言。謂礮臺下矣。又謂學生體操場及其他要地數處。亦被佔領矣。余喜欲狂。最後乃得總司令部令。將不復有巷戰。余等應離去闊石站。別有任命云。

迨余到郵政局。見局中門窗。均用沙袋堆砌。每一窗有二人荷槍守之。參謀本部在前院。余即於其處見哲姆斯康璐來泊德披斯。威廉披斯 Willie Pearse 沃拉希而 O'Rahilly 與麥大密突 Shane Macdiarmid 湯克拉克 Tom Clarke 諸人。圍几而坐。正握管繕寫命令。接閱報告。哲姆斯康璐來。則杜柏林師團之總司令也。余未入郵政局時。途遇一友人。乃爲司令部傳遞消息者。友問余已入局中否。余答曰

未。友乃爲余請諸哲姆斯康瑙來。許余入焉。是時余不卽留。約定少選再來。余出郵政局。復往斯蒂芬草地。見四達之通衢均有共和軍駐守。軍人正堆築堡壘。爲狀甚勞。然不列顚(對愛爾蘭言之)軍官從番電好司賽馬歸者。其汽車遂多被截留。共和軍又佔領公共屋宇不少。英吉利嘗散布謠言。謂黨人佔領杜柏林一切飲酒處。爛醉如泥。滿街偃臥。其實黨人未嘗有酗酒之事。至佔據公共屋宇者。乃因杜柏林之公共建築物。都屬高門廣厦。其位置又多在街之兩端。便於控制。於軍事上至有關係。若設置礮位。尤爲合宜故也。

是夜杜柏林居、民。及余家人。終夜第聞槍聲。殆均未睡。所聞者有散槍聲。有排槍聲。間時一作。

星期二日。余復往郵政局。欲詢某某數人須往何處會合共和軍。吾兄亦在此數人之內也。至則見總司令部。凡百安靜。諸人治事如昨日。然鮮特殊之事件。午後余兄入就職。余及余姊亦受命作工於庖室。入則有英吉利兵十人在。其實彼等乃愛爾蘭人。唯身衣英吉利制服耳。彼等似絕不以被擄爲病。剝薯皮洗盌碟。無一怨言。其軍官則囚於別室。

革軍曾佔據重要建築物多處。沃康奈爾街上附近郵政局有大屋數所。亦被佔。又帝國旅館爲杜柏林大資本家滿非氏所有。是時已受令改爲醫院云。

庖室中所儲食品。足供三星期之用。不爲不富。余及余姊任製牛肉及牛酪之餅。並任乳漿及牛茶之分配。共事女郞約十五人。中有數人爲婦女議會會員。其他爲哲姆斯康瑙來所部共和軍之親若友。十五人之中。有未滿十六歲者。星期二之夜。皆與余作工竟夕。祇席地假寐一小時。是夜有軍來攻。共和軍憑窗外向開槍。敵軍向內還擊。然共和軍無受傷者。預料印尼斯克林軍將自北方向杜柏林而來。然猶未來。

星期三日。余奉使往本區之北方。蓋沃拉希而爲俘虜監管員。渠意俘虜家書。必須爲之遞送。故將英軍官一人致其妻之手札。令余送往。其家居於得龍康達之極端。與郵政局距離至遠。此信得達。足爲英軍官及其妻之幸福。余出郵政局後。道見英軍整隊自北方向郵政局而來。前隊距郵政局僅二里。後隊延長直至北方余所欲往之處爲止。卽得龍康達是也。第余在道。尙無過而問者。蓋雖在亂時。杜柏林人民。猶得在杜柏林道上。自由行走。幷不一受干涉也。既余歸則見英兵在郵政局附近。架設機關礮。又聞來復槍及他種爆發物之爆裂聲。蓋眞正之包圍。已開始矣。行近郵政局之亨利街。有人止余。勿再前行。因江中礮艇一艘。正向凱來屋攻擊。凱來屋者。瀕臨船埠之巨廈也。余祇能退回。是夜寄居本區北方之友家。吾家乃在南方。不能歸矣。槍礮聲徹夜不絕。若四場若環端若好景(均地名)諸處尤烈。市上英兵充斥。猶有一師團。以全部從鏗斯湯出發。亦在杜柏林登陸。此星期三夜中事也。

星期四日。余復擬往郵政局。繞道而行。歷多時得達。入內。見黨軍形色良佳。精神亦甚充足。所不幸者。人數過少。遠不及英軍之衆。則我望恐不獲遂矣。蓋英軍方面之休胡特森林軍。既以星期二晚到杜柏林。星期三四兩日。又有援師絡繹而至。諸君須知英國軍隊之編制。每一師團多至二萬五千人。由此可知英人重視此番革軍之舉動矣。英軍所有設備品。幾於全數攜帶。一若預備久戰者。然屈指計之。有野戰礮。有野戰製之營帳。其他亦應有盡有。英軍來者。大半經過波倫製造場。是場由凡里拉 Valera 據守。英軍曾數遭擊退。中彈而傷亡者甚多。英軍之主要目的。第一在斷絕郵政局之交通。故星期四日。泊德披斯及哲姆斯康璐來均得報告。謂英軍之機關礮。及其他設備品。正向郵政局方面輸運。但共和軍已

完全準備。精神奮發。質言之。當此星期內。杜柏林境內。有一地爲人所欣喜不禁者。卽此郵政局耳。余是晨在郵政局勾留未久。卽奉使往南方。此時英軍圍繞局之四周。余覓隙而過。艱困萬狀。迨余既終使命。乃不能復返。蓋圍師彌厚。幾於鳥飛俱絕矣。

星期四之晚。及星期五六二日。訛言繁興。且紛傳郵政局業被焚燬。其言却非無因。蓋凡革軍佔領之屋宇。先經著火。俱成瓦礫之場。是中守兵。俱退集於郵政局。迨星期五之晨。英軍拋一發火之炸彈。適中郵政局之門。而火起矣。是時局中守者。至少猶有四百人。故與火爭。與英軍爭。力守竟日。至旁晚時。知決不可留。乃先將致士弗拉納根。Flanagan（渠始終在局中）及衆女郎。並一英軍官。（係一中尉職之軍醫。從事於紅十字會事務）從一地道送至傑弗斯街醫院。凡強壯之男子。及哲姆斯康瑙來。（其脛骨已折）圖突圍而出。冀達尙爲革軍所守之四場（地名見前）前後突擊三次。第一次沃拉希而陣亡。第二次戰士受傷者益衆。第三次始得達郵政局後之摩兒巷屋中。留居終夜。然食物既少。子彈且將告罄。故至星期六日。衆知已無抵抗之能力。不得已投降。以免續有犧牲。此時衆中有女郎三人。蓋於他女郎行後。留之看護總司令哲姆斯康瑙來者。乃擇三人中之一人。使持白旂往謁英軍官。其始備受英軍侮辱。旋引至湯克拉克（見前）肆中。英國旅團長正居此也。湯爲革黨渠魁。又爲總司令部之參謀員。今英軍官乃在其肆中。開革軍投降之談判。甚矣運命之侮人也。旅團長語此女郎。令偕泊德披斯來。泊德披斯卽如命往。惟言其部衆。似不必一一盡經投降之手續。旅團長曰。第如何能使汝部衆釋兵而來歸乎。泊德披斯曰。余猶能令之。乃召法蘭爾女郎 Miss Farrel（卽與英軍官談判之女郎）來。偕其齎令往告革軍頃尙生存之戰士。諸戰士卽遵令繳械云。

女郎摩拉梨根言至此。乃少輟其辭。而詳述革黨投降後。所受待遇之酷虐。惟謂英軍官亦贊美革軍之勇敢。且言願英軍中亦有此等勇士。女郎摩拉梨根旋復言云。

嗚呼。愛爾蘭共和軍之戰士。今俱亡矣。於未亡之前一夜。英軍官許其作家書。內有數人。又許其親友入視。（自被捕後此爲第一次）惟泊德拔斯不許見一人。諾麥杜納。則不許見其妻。而許見其妹。其妹乃一女冠也。所得食物。量少而質劣。臨死之晨。僅得少許未賚之米。作爲晨餐。米之外。絕無他物。行刑之地。爲吉爾門漢獄之刑場。戰士既死。其屍和衣運往杜柏林市外之大樹山營倉。而棄於石灰塡滿之地穴。戰士家族。有請領屍歸葬者。英軍官一不之許。

讀者諸君。愛爾蘭革黨之行動。有一端足令人驚嘆者。卽男女黨人之品性純良。是也。女子或職救助。或職烹飪。而亦有執械從男子而殺敵者。要之。凡其力所能爲者。弗論何種職務。匪所不爲。故革黨之女子。實革黨男子精神上最大之助力。被捕者約八十人。與男子均投吉爾門漢獄中。獄中無管獄婦監獄者卽係兵士。淩辱無所不至。且不許少離獄舍。如是者二日。所遭待遇。與男子所遭無異。諸男子就刑時。諸婦尙在睡夢中。迨聞急促之步履聲。獰厲之呵叱聲。槍械之摩擦聲。乃驚而醒矣。女子之被囚者中有一人。爲泊倫凱伯爵夫人。

或有以此次亂事之結果。愛爾蘭曾得何種利益。詢之女郎摩拉梨根者。女郎卽答云。

有之。卽如英倫因此覺悟對於愛爾蘭之統治權。並非穩固。愛爾蘭並非所謂「一光明之地」。愛爾蘭之階級政治。尤爲召亂之媒。又如英人因此乃知強迫徵兵之制。欲並施行於愛爾蘭。乃不可能之事。假使亂事不作。則愛爾蘭今日殆早行強迫徵兵之制矣。夫愛爾蘭豈復能續出戰士乎。雖就目前論。愛爾

蘭之青年。加入英軍者甚多。然實爲來特門甘辭之所動。渠謂愛爾蘭應爲比利時而戰。又謂世界之小國。誼當互相扶助。此言也。乃來特門關於徵兵問題最大之論據。然其在下議院。對愛斯奎斯所言者。則曰「汝已賣比利時。汝今復賣愛爾蘭。」豈不大相矛盾耶。

雖然。復活節之革命。其最大結果。乃在使愛爾蘭之國民主義。勃然復活而不可遏。故雖其興也暴。其敗也亦暴。然要不可不謂之正當。蓋吾愛爾蘭人。初若沈睡然。曾承認現狀。曾願生活於階級政治之下。曾矢服從矯揉造作之事情。今吾愛爾蘭人。則已醒矣。知愛爾蘭之與英倫。決非可以等論。愛英國民。確有異同。而自來對於革黨。不表同情者。今亦人人有此感想矣。

吾儕從前生活於絕無國民生活之國家。今日吾儕乃突被詔告。謂吾儕固嘗有國民生活者。吾儕且嘗構成吾儕自有之國家。雖此國家。爲一被辱被壓倒之國家。然其爲一國家則確甚。吾儕之國民精神。久被壓倒。今則驟若更生。故其愉快之情形。非身歷是境者。決不得而知之。卽如余自見愛爾蘭國旂飄展於沃康奈而街之郵政局方寸之間。遂覺是物也。乃有使人生死以之之價値。余在爾時。乃知我已有我國家。言其樂若飲醇醪。肺腑俱醉。令人不能自持。然豈唯余一人。凡愛爾蘭之人民。幾人人有此感想。自此方興未艾。日漸強固。殆有可以操券者。夫吾儕從前僅知愛爾蘭爲一省耳。今乃知爲一國家。吾儕從前僅知爲不列顚人之臣民。今乃知爲愛爾蘭之國民。此卽復活節期吾黨起事所造於愛爾蘭者也。

菲律賓新年雜誌

亞娥女士

自去歲六月與外子渡海。人事匆匆。已過半載。客地度歲。與故鄉風味全殊。所謂桃符迎新。爆竹送舊。皆不經見。然海國春生。亦自有一番新景象也。特濡筆記之。聊備談瀛者之一助耳。

菲律賓度歲之景象。與吾國內地絕不相同。吾國所謂圍爐賚酒。邀友旅行。多在正月。而菲地則酬送良朋。燕饗嘉賓。多在十二月。自十五日起。中戶人家。及各國僑商。門外皆高燃電燈。競尙新奇。士女聯袂觀燈。鬢影衣香。如入山陰道上。幷有購買妝飾品。豫備過年。各商店之夜市。無不門限爲穿焉。

耶蘇聖誕以前。凡親朋故舊。皆以禮物相送。俗謂之Regalade黎牙。大概中戶人家。以菓品及小兒玩具爲多。若各僑商。則先事購買本地土產。爲作應酬品。如我中國商人。必用蘇杭絲綢。方謂盡禮。據某華僑大商家云。彼一年之黎牙費。約在五千美金。亦可謂奢矣。

恭賀新年。亦如我華人作吉祥語。在耶穌聖誕前一日行之。皆以新奇之名信片。用信封由郵局寄往。始得謂之盡禮。或有比鄰而居。遣僕持片登門者。則衆目爲俗物矣。故一届年終。郵局人員。異常勞頓。衣黃衫負大皮包之郵丁。接踵於道。無非爲送信忙也。此地沾染歐風。婚姻自由。凡青年男女。情絲已牽。更於此賀年信中。卜其情之向背。使情有所屬。則名信片後之圖。必爲連理枝。並頭鳥。皆珍而藏之。以多添他日洞房中一段佳話。余外子爲中戶商家。據云名信片費及郵票費之消耗。幾近十元。則豪富之家。可想而知也。

菲地本屬西班牙管轄。天主教之勢力。尊無二上。雖經美人統治以後。信教自由。著爲國憲。然迷信深中人心。至今猶牢不可破。聖誕節之前一夜。各市鎭社會。無論老婦少女。皆於十點後。首蒙白巾。裙裳蹁躚。齊集各禮拜寺門前。而五陵少年。履聲橐橐。追隨其

後。有如狂蝶尋芳。迨至夜午。鐘鳴十二。禮拜寺門大開。廳事高燃洋燭。男女魚貫而入。少者在前。老者在後。長跪祈禱。有神父三五。高坐寶座中。宣讀聖經。氣象甚爲尊嚴。計是夜寺門不閉。燃燭達旦。善男信女。則往來不絕。天明始少事休息云。

聖誕日。菲人視爲歲終。惟一令節。百工一律休息。中上人家。皆就家中肆筵設席。幷開尋常跳舞會。最苦之勞働家。如淸道夫。亦莫不白衣革履。三五成羣。向華商店戶求賞。賜予以小洋一角或二角。則笑謝而去。一到黃昏時。則道上幾絕行人。蓋家家有酒食。惟禮拜堂之鐘聲。時發巨響。若亦自鳴其得意者。

三十一號爲除夕節。惟富厚人家。開設酒食。以饗親戚朋友。十時以後。(Escolta)漢人名大橋頭之地。街道寬闊。長約一里。電燈倍明。無論菲人華人歐美人。皆聚集其間。或車或徒。警察在其間維持秩序。有條不紊。有爲新奇化妝。或戴鬼面。或穿古衣。引吭長歌。以博觀者一笑。遇靑年女耶。幷可抛散紙花。(俗謂之Confite)以表相愛敬之意。街道盡處。有一大庭。西人在是間開公衆大跳舞會。不論何國士女。皆可臨時加入。政界之閨秀。不嫌與勞働之工人相把臂。於此隱寓平等之意焉。迨鐘鳴十二。遊人漸稀。而各工廠各汽船之汽笛。則皆嗚嗚長鳴。如傳警報。居家之孩童。則爭敲破鑼鼓。如我中國日食月食鳴鑼鼓以救援。俗謂之迎新。自十二時至天明。擾攘不絕。幾驚旅人之夢焉。得謂文明國無迷信之舉也耶。

正月一號。百工亦皆休息。惟街衢中散見一二陣軍樂。無特別可記者。至二號。則各事其職。一如平常。亦可見其民俗之勤矣。

汴梁遊記

蔡陳漢俠

西歷一千九百十六年七月十號。余適由基督教明德女校暑假歸寓。與家人團坐院中。正暢敘學校一季之近狀。接開封之快函。促余往遊。余心滋懌。蓋開封爲河南之省會。家姊居於彼地。姊妹深情。無日不念。況離別以來十載有餘。屢欲相聚。各因事阻。此番旣承函招。火車通達。往還甚便。余遂決計前往。旣可慰闊別之思。且可一擴眼界。商之我姑及外子。亦蒙贊成。乃定翌日就道。

十一號六時。氣候清涼。晨起束裝。偕一僕出城。至江口購浦路車票。登渡江船。過浦口。行不數武。上火車。見同學兩女職員挈子女二人已先在車中。見余至卽讓坐閒談。午後紅日斜映於車中。同學眩暈不能耐。閉目而臥。兩子女哭呼母。余頗憐之。遂抱其最幼者散步於車中。果不復哭。浦車照例九點五十分開行。是日因候上海郵件。致遲至十一時始開。車未行之先。余卽飭僕人歸寓。沿途細觀野外風景。殊使人心曠神怡。惟因懷抱同學幼女。哄其學語。故好景當前。究未能一一領略。及時已二句鐘。車行至明光站。經過一河。有一高橋。再行數十武。卽至臨淮關。見兩邊茅蘆。皆爲水所淹。幾不見屋頂。該地黎民俱立於屋上。一望汪洋。水勢甚大。聞當水大時。過其屋尙能沒膝。云因江蘇省自六月中旬起。朝夕驟雨不歇。致擴破圩隄。民遂遭斯鉅災。誠可憫也。四時四十五分。至南宿州。忽見有以車載米者。每車以兩牛或三四牛駕之。約載米十數石。余在南中從未見過。頗以爲奇。忽聞背後有人呼余名。回首視之。迺在金陵素識之廖夫人也。遂握手寒暄數語。七點四十分。抵徐州車站。站甚寬大。四面皆荒地。站旁有牲驢及四人大轎以備客用。下車站後。有旅舍數處。余與同學道別。卽行下車。隨津隴旅館之接客行數十武。至津隴旅館內稍憩。房多舊式。又無通光處。故頗黑暗。所幸招呼一切尙稱週到。余隻身作客。祗挈一行李一小箱。

雖無珍貴物。夜深恐有意外事。故不敢臥。靜坐燈下。讀新約聖書。夜半忽雷雨交加。如遇膽怯者。將不知如何驚懼。余虔誠默禱。處之泰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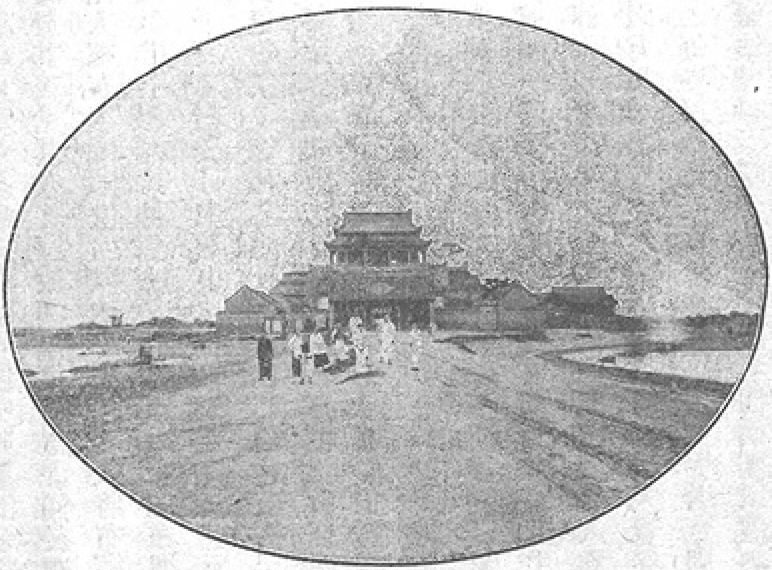
十二號黎明。雷止雨霽。余開門呼茶夥取水洗盥後。遂食餛飩。其味不甚可口。食畢。辭棧主而出。行不數步。卽至隴海車站。此路於民國五年四月。始行告成。余上車後。見二等車有房間。亦有專備女客房一所。余乃坐於女客房中。其初只余一人。後因開車時刻未到。復有一女客挈一婢同來。余一觀其裝飾。卽知爲宦家女公子。詢之果然。蓋項城袁氏之同族。新嫁於南宿州。今日作歸寧也。六時半車始開行。所過之地。彌望皆高峯叢樹。大有畫意。至第八站爲歸德車站。停車二十分鐘。站不甚大。四面無甚房屋。唯有該地農人數十。提筐齎集車旁。販賣食物。聲甚喧鬧。所賣之物。不外水菓燒餅滷雞等。聞袁氏女公子言。滷雞之味頗美。余出百文購滷雞子少許食之。果然。其他各站都未建築。暫設一小屋於路旁。爲購票之所。徐州至歸德。每站皆有張兵十數人。肩擔長鎗。身穿軍衣。藍色紅邊。立候於車站前。檢查旅客行囊。余忽憶昨在徐州下車時。卽有兩軍人令開皮囊檢查。余出鎖匙啓之。軍人呼曰。將物放遠些。余隨口答云。遠些難於檢查。不如近些好。軍人又連言遠些好。遠些好。言畢。亦未細檢。卽高聲語余曰。去罷。余不知何故。至今思之。殆彼輩見余之裝飾。與北方不同。復恐余筐中攜有危險物。故蒙特別優待歟。過歸德站。復至一站。名小壩。見對岸洋房一幢。屋頂已去。牆亦傾倒。旁有茅舍數間。一農婦坐於破屋內痛哭。詢諸站旁人。知其屋昨夜爲大風吹倒。壓斃一人。余取銀蚨少許。欲令車上茶夥擲與農婦。不料車已開行矣。四時。車至開封。余姊已備馬車相迎。登車入城。約三里。卽至姊寓。相見之下。不勝欣慰。姊有兩女一子。十年以來。都已長成。見余漫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余笑

曰吾儕姨也。來自金陵。何謂客乎。於是衆皆環圍左右。歡呼阿姨之聲不絕。是晚余早眠。

十三號。天始明。余醒時。聞有乒乓之聲。如機關槍然。訝。問余姊。得毋地方有不靖耶。何故忽來槍聲。姊及兒輩皆大笑曰。此非槍聲。乃本地婦人浣衣於湖邊。以木棰擊擣衣之砧。遙聞乃似槍聲耳。余起推窗一望。姊氏後門。果臨大湖。湖水澄清。湖邊有十餘婦女。分爲三四排。旁置一籃。內貯汚衣。各婦女均坐於石上。雙趺纖小。入水數寸。亦不畏沾溼。一面用棰擊衣。一面談笑自若。有衣服多者。至夕陽西下時始歸。聞此等婦女。有遠自二三里外來者。蓋浣衣以此湖爲最佳也。余急梳洗畢。挈甥女至湖邊遊覽。浣衣婦女見余。均呼爲洋女。余與彼說明。始不驚異。

十四號。余偕姊及兒輩共八九人。同游龍亭。亭在姊寓之後。北行不數十武。即見一廟宇。門前立一木碑。上寫惟聖則天四字。直入。迺一大殿。中塑一佛。兩邊塑四大金剛形。極偉大。由殿後再入。有石階極高。約

第一圖



龍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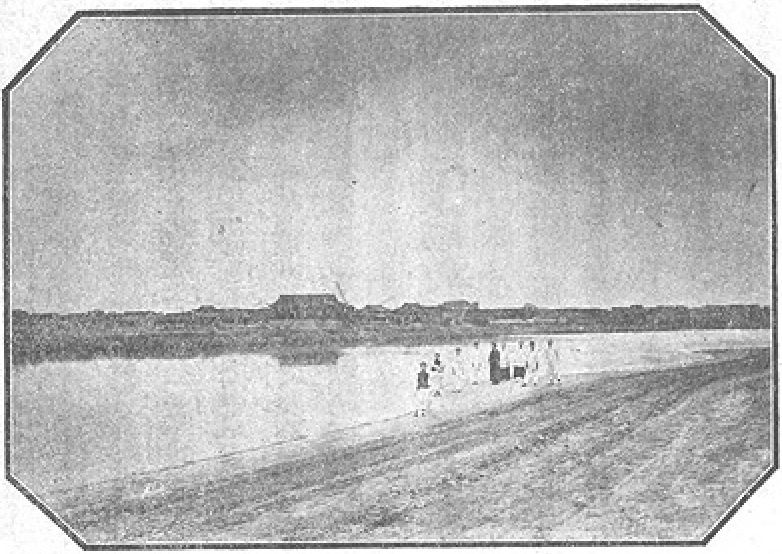
五十餘級。分左右兩邊。中間石上。鐫刻雙龍蜿蜒欲活。余等自石階緩步而上。至最高之處。復見一殿。殿中塑玉皇像。土人傳述。玉帝所坐之石墩。卽宋藝祖之龍座云。亭久失修。游客絕少。石墩以木板築一小屋圍之。黑暗如漆。凡欲觀者。先付銅元數枚。一道士持燭啓門導入。余進觀之。石上四面無字。唯見刻劃之龍跡。遂出。立石檻上。四顧城廂內外。盡在目前。遙見一塔。塔頂童然。上有旗幟飄搖。惜不識爲何地。龍亭兩旁有大湖二。一爲潘仁美之遺蹟。一爲楊家將之遺蹟。卽本地婦女浣衣之處也。

十五號。天氣晴和。余至姊寓鄰右散步。隣右皆鄉人。見有造鹽者。在地掘無數之洞。或圓或方。其式不一。以石炭圍之。洞中貯湖水。隔數日。水變成紅色。如日。再數日。色赤如肝。每日經太陽曬後。復取紅水煮之。盛於缸中。將所沉之白屑取出。鋪於地上。乾時卽成硝鹽。至如何而成精美之食鹽。惜未遇造鹽者。一詢其祕法。歸時。途遇數人。各提竹筐。中貯黑泥。余奇之。隨於其後。見其人將筐放湖邊。復將黑泥傾於布上。兩人攜布入湖。隨洗隨歌。約一小時之久。將布揣乾。取至岸上。余視其泥。已變成黃色。據云將此布攜歸。鋪平於地。曬於日中數小時。卽成草紙。故該處所用之包物紙。及他種之粗紙。皆黃色。其價甚廉。按斤論價。每斤僅銅元數枚耳。日已傍暮。有鴨鵝數百。泅於湖面。分隊而行。儼如軍陣。甚爲可觀。聞鵝蛋價頗昂。每枚須百文云。

十六號。飯後游兩曾祠。離姊寓亦不遠。行數武卽至。門前懸一牌。書中國圖書館。居中爲一大廳。廳中設兩牌位。乃曾文忠文襄之神主。由廳旁側門入。爲一花園。有男子二人在焉。游玩者須向之售入覽券。而後入。每券售銅元二枚。星期六專供女界游覽。園內樓臺池館。風景絕佳。有雙鳳閣者。四面圍以玻璃窗。其外繞以石檻。玲瓏如畫。閣中陳列諸古玩及法書

名畫惜雙門緊鎖余輩僅可從透明之窗際窺之規

第二圖



兩曾祠

模宏大令人起敬其旁有廂房中貯動物標本雖缺漏尚多在汴梁已爲一省之冠矣閣後有兩亭皆八角式一名疊波一名光緣以亭下卽潘仁美湖也西側復有一廳分三間其中籤緗插架皆貯古今書籍與江南圖書館相較殊不相讓所惜者該地女學阻滯女子識字極少瀏覽於此幽雅之地以研究學問者恐不甚多覩耳又有一廳專備請客設讌之用祠閣各處扁額及聯屏甚多余忘攜筆紙故難一一記錄唯憶及大半爲壬辰年許振禕所題亦有一二屏則爲袁克文所新撰也

十七號余清晨卽率姊氏及兒輩赴該地福音堂堂在鼓樓街唔浸禮會施夫人係由美國至開封已六七年矣爲人極溫和且熱心於宗敎聆其所宣之福音受感動者甚多午後一時會畢始返此日余等靜坐安息無他事可述傍晚作家書數函夜間月色甚佳碧天如水繁星點點若可摘取與一家人閒坐庭

院中唱聖詩爲樂。十八號飯後。姊氏欲游觀音堂。是日爲陰歷六月十九日。乃觀音之生誕也。姊迷信佛教有年。故特往焚香禮拜。余亦隨往一觀。廟名救苦二字。離姊寓甚遠。開封遍地有響鈴橡皮車。其式較南京爲佳。獨惜馬路不多。婦女出游者亦甚稀少。廟甚宏敞。廟門前方在演劇。以蘆蓆紮棚。兩旁爲包廂。中間爲戲台。觀戲者多農婦鄉人。該地婦女裝飾略如北方。裹脚極小。宦家女子最時式者衣服亦如南邊。唯梳髮不同。髻上插紅綠穗子兩串。垂於兩腮。長尺餘。似滿洲式。凡香客多爲之注目。姊屢欲購香燭。俱爲余阻。廟中佛像甚多。兩旁有十殿神像。極舊不可辨認。百姓迷信已深。故不惜耗金而樂於爲此。亦一憾事也。

（未完）

華僑教育界之女傑

趙正平

癸丑以後。予奔東土。閉戶讀書。神游萬國。其時不遽淪於失望之深淵者。厥維教育萬能四字。常炎於五中。乃念南洋天富之國。邦人經濟勢力稱雄一時。而得富失教。無補宗邦。苟有苦心孤詣之士。運歐美人宣教精神。以啓迪其子弟。而移化其社會。則十年以後。功德無量也。會巴達維亞之中華會館馳書董君鴻緯延聘校長。余遂慨然自任。轉輾覓介紹書。而以乙卯之二月十七日。行抵該校。巴達維亞者。爪哇島之首邑。荷蘭東印度政治之策源地也。華僑三萬人。粵三而閩七。閩人僑居既久。祖先廬墓在焉。房屋財產在焉。親戚宗族在焉。資產之雄。伯仲於同島之三寶瓏泗水兩埠。然風俗習染。漸與島之土人相化。甚

至父子夫婦間之談話。捨閩省方言而操馬來土語。婦女服飾。且純效土人。於斯之地。不施教育。則國性終至淪亡。此其利害。僑中少數哲人亦自覺之。中華會館之設。卽所以集公共之資財立華人之學校。敎華人之子弟而保持華人之面目者也。計開校以來。經歷十五年之經營。年費三萬餘之學款。學生盛時多至六百。男女敎員英美七八人。中國二十左右。講舍之多。規模之閎。在南洋敎育界未見其匹也。予方幸得此用武之地。足以供我盤施。顧乃細求實際。不禁惴惴之懼焉。以都市中有此大規模之學校。而迄未見絲毫影響於社會。設果敎育得宜。何至如此。於是濟聲屏息。欲究敎育上癥結之所在。治事不旬日。而大弊所在。昭然畢露。(一)敎授時。非但無靈妙之啓發。且無忠實之灌輸。何也。就學子弟。自幼習聞馬來土語。入校初之一二年。雖有國語之豫習。然舍敎室講讀而外。敎員不設練習國語之機會。故一二年豫習之國語。以聽講解。萬萬不能。徒拘敎科書之程序。喃喃而誦。津津而解。中如國文一科。則更就課本原文。演成俗語。以作注釋。學生非能解俗語之所謂也。然聰俊自愛者。懼考問時之不能答。則強記其俗語之注釋。以資應對。敎員聽其背誦如流。而實不知原文字句。彼尚無一領會也。其愚魯者無論矣。(二)若斯之敎授。生趣索然。情感絕滅。學生流於沈睡。勢也。於是敎員爲維持其風紀計。不得不以鞭策牛馬者鞭策學生。今試參觀南洋各埠學校。敎員手中。莫不持一長二尺許之細籐鞭者。斯何用。曰敎鞭也。眞鞭之乎。曰非鞭不可。此其濫用體罰。自幼斲喪廉恥。貽害已鉅。而因此師生關係。如御者之與牛馬。囚徒之與法官。而無所謂情操。無所謂感化。無所謂模倣。無所謂暗示矣。(三)學生既以上課爲畏途。敎員亦然。徒以格格不能入爲苦。而不知利用圖畫實爲操作之眞覺。於是敎員課堂以外所汲汲者。厥爲開襟

拭汗。汲水澆身。惰習既成。茫然於責任。而於訓練云云漠不加意矣。綜論南洋華僑之教育。爲病不勝枚舉。而此三端可爲最大。然而求之同校女學部則無有也。何以無有。則其主任教員已先予而覺矣。申言之。忠實之灌輸居半。靈妙之啓發亦居半。用口語者半。用種種直覺法者亦半。其爲管理也。非但手無刑具。且絕少厲聲之呼叱。久而久之。學生靜穆之性成。而教員人格之威嚴益顯。其爲訓練也。尤著其熱誠愛護不辭勞苦之特徵。女生無特設運動場。而小憩時間與散課以後。或習手工。或事圖畫。或率以爲共同之遊戲唱歌。其樂融融。其序穆穆。故同一學校。女生之風紀行動。常有出類拔萃之觀。斯文有福。我道不孤。晦盲否塞之南僑教育界。竟有此純粹之女教育家。而適與余從事同校。予之爲幸如何。於是課舉歷年積結。取次而剔除之。而諸女士對於女學校隱然負完全責任。凡事或爲先導焉。或爲後援焉。若行展覽會。則先示其佈置之模範焉。若行游藝會。則從事於秩序之審訂焉。若準備舉行國旗行列。則竟於一晝夜間。率女生以製百數十面之國旗焉。若創設學生圖書館。則代女生躬親經理之勞役焉。他如清晨集合之訓話。班長自治之制度。教科改良之計畫。無一不率先以爲全校倡。其熱誠之富。學識之豐。教育上之素養。嘗歎爲內地所罕見。不意其今茲復有轟轟烈烈之建樹焉。欲明今茲之事。不可不先述予於教育事業之中止。

（未完）



張母陳夫人墓誌銘

吳恭亨

夫人長沙陳氏。清江蘇巡撫啓泰之姊也。年三十二。嫁福建詔安縣教諭張維馨爲繼室。子一曰介祉。湖南宜章赤石巡檢。嫁六年同治十二年八月初十日年三十八卒。葬長沙南門外高家井。夫人幼嫻母訓。通經史。工詩。介祉生五歲。教以識字。間授毛詩文選。皆能上口。詔安君故老儒。著書滿室。經文史籍。有疑問僻義未曙者。必以諏夫人。夫人遽檢某書某卷示之。不牾銖黍。姑臘高。多拂鬱。夫人每侍。則爲舉古今忠孝節義。某事某事奇愕可喜愮者。斤斤道說之。姑嘗語人曰。自吾得陳氏婦。不翅謁一師。老境不寂寞矣。顧人或有以文字請業者。則必峻拒之曰。內言不出。婦人女子。偶拈文墨。備記事耳。何足與言上下古今。張於閩爲文章右族。詔安君承之以樸學。夫人始來歸。其弟巡撫君方在翰林。爲朝廷文學侍從之臣。並擅有時名。內外家隆隆鼎盛。既若此。而夫人左右其次。文采又確自斑斕。班妹之史。謝妹之詩。稱之無媿色。爲顧乃約攝謙不自有。其識蓋閎矣哉。嗚呼。今日國內競言女學。亦喧嘖徒紃外爲名高耳。持較夫

人之闇然其德相去之遠未可以道里計然則夫人之不留其身以爲女界存正鵠亦終吾種之缺陷而已矣張氏之系予誌詔安君墓已備述之茲不著中華民國三年四月慈利吳恭亨追爲之銘銘曰

敎子正事夫莊孝父母及姑嫜德所鵠閫與湘止中壽天茫茫葬斯井樂且康峨峨石長沙旁欲有考吾銘詳

天足會序

胡然女士

玉階昏夢金屋滔淫著新月於篇章豔傳傾國演輕雲於宮苑侈說娛情暴同斮脛逾園圃縲絏之囚毒邁剖心等支解割烹之肘折筋斷趾肉薄血瘀天步於此艱難國祚所由傾覆也清世祖入關伊始殷鑒歷朝特沛綸言冀除澆俗旋以民風相習哲王因順夫輿情何圖曠典宏邀之子轉不思恥格頻寬法網謂閨閣無與宸謀既倒狂瀾諉貞靚宜崇壼範解縧綳而纏帛無間賢愚曳青錦兮綦繩詎分貴賤投機督責較量其尺短寸長却扇競夸环隱夫綠肥紅瘦深凹平底積習成風角黍刺菱變本加厲賽雀頭之三寸坐忍箕踞爭蟾魄之一鉤行同匍匐謂非平小不足釋保姆之仔肩微欠雙尖慮大啓郎君之憎惡是以胸羅成竹目等測圭若準累黍於六銖如較平弧於八線微特高曾矩矱鮮此遵循藉令師弟淵源無斯授受不知鬱攸偶值等有齒以焚身灝淼突遭若在池而殃及城郭或寇氛驟起攜兒女以趦趄室廬苟劇盜蠭來棄貨財而退避凡丁禍亂固受搒刑即在居恆亦猶繚禁動經顛踣蹣跛躄之安行頻待

扶持。忍、蹣、跚、而、學、步。人皆謂循規蹈矩。概出於踏月
淩波。吾偏云冶容誨淫。隱寓於蓮移苔印。某循塗守
轍。安步當車。青簡再披。肆考娥英之丰度。丹書泛覽。
窮搜任姒之儀容。從未聞暴鼇如茲而怨讟作俑者
也。丙辰十月。內務部長特申告誡。以纏足久沿陋習。
化俗責在薦紳。艾艾殷憂。期期昭晰。是此閨闥之穢
瑣。竟煩當路之焦勞。幸際休明。力當革面。三千珠曳。
春申客膺尙金蓮。百二凫飛。葉縣仙詎爭玉笋。珊珊
珮響。不聞立月於西廂。裊裊履移。奚屑踏青於南陌。
不若茅檐蔀屋。農婦郁嫗。淅米執炊。析薪擔水。蓮船
蕩漾。充西湖款乃之榜人。板軸轆轤。替南畝躬耕之
孺子。曾何損於蕭鬢鳴蟬。垂髮隨馬乎。或者云、漢家
裹足。固屬害理忍心。西國束腰。無乃殊途同軌。此皆
志在摎撓。不思改革。託詞發難。無事更張者也。某曠
覽五洲。竊窺重譯。佩尼父絜行之訓。悉協時中。讚子
輿豪傑之章。情殷私淑。事固迫逾飢寒。義更難安寢
饋。生當叔世。愳迴日下之江河。緬想盛時。敢作中流
之砥柱。

詩

癸丑暮秋偕陳子鴻璧漫游長江歌以紀事

張默君女史

西風捲地淩清秋。良朋共作長江游。蒼茫一氣江海
合。湧出明月金波流。波光如練涵煙樹。斯景清穆濟
吾慮。雲端一雁何翺翔。怒濤滾滾吞愁去。寒翠染衣
山媚人。怪石獨立奇嶙峋。羲皇上人入高望。已覺心
中無漢秦。金焦兩點翻銀雪。駐馬坡前晚潮咽。潤州
靈秀已銷磨。空聞鶴唳思英傑。（過京江吊趙君伯

先）龍盤虎踞今其休。纍纍愁雲鎖石頭。嗟予亦是傷心客。刼後奚堪認舊游。白骨縱橫凝曉露。寃魂淒斷垂楊路。子山沈痛哀江南。愴然神往蕪城賦。（覩秣陵兵燹後慘狀不禁悲感）安得鳩江結茅廬。一簑烟雨隱樵漁。赭山徘徊未忍去。細懷桃李多令譽。（赭山之嶺皖江中學在焉七載前家君監督是校前歲光復該學子多有功）劍氣珠光迷遠阜。殘照梟姬祠畔柳。樹上神鴉三四鳴。似說荆州應漢有。（蕪湖對岸有孫夫人祠）陳子不讓元龍豪。對酒狂歌持紫螯。三斗既乾呼予飲。吾爲一笑傾葡萄。半觴未盡輒酩酊。冷冷濤聲敲醉枕。黃花窺帳夢微馨。詩魂飛逐片帆影。（舟泊蕪湖時人餽以蟹酒陳君固善飲嗜蟹予少飲輒醉頹然酣臥天曙乃醒榻畔几上菊花清香襲衾枕）殘蟾和夢渡鄱陽。萬山木落悲肅霜。蘭芳菊秀盛翠彥。懷佳人兮天一方。（懷社中諸子）長江天塹數湖口。馬當殺氣衝牛斗。忍將成敗論英雄。臨風猶聞龍虎吼。（謂李林二公也）陣雲黯黯晝角悲。夜深水底泣蛟螭。可憐不遇風雷險。父老安知日月慈。（民被北軍蹂躪乃念民軍仁德）響窮彭澤雁聲惻。怪底淵明歸思迫。凭肩有友讀陶詩。古道依然照顏色。（過彭澤時從篋中出陶淵明集與陳君同讀）周郎雄略邁千古。小喬奇福天應妬。吁嗟瑜亮竟同時。將星搖落柴山渚。涼颸蕭蕭蘆荻鳴。彷彿琵琶嗚咽聲。天涯幾輩不淪落。癡絕香山淚雨傾。人生何事多憂憤。吾道無窮世無盡。本爲游戲來紅塵。且看沙磯鷗夢穩。秋光如畫螺黛新。凌波綽約雙洛神。組練橫江奪高壘。彭郎繼武今無人。（過大姑小姑山懷彭剛直）紫嶂壁空籠薄霧。芙蓉萬朶猶森佈。別後十年繫我思。真面如何不輕露。（過廬山時有薄霧）醉霜紅葉楓婆娑。想見五老仙顏酡。飄然倒持綠玉杖。白雲深處訪松阿。沈沙鐵戟迷荒草。赤壁雄圖動懷抱。坡公當日苦徘徊。爲有江山

助文藻。險阻艱難困飽諳。茫茫世事幻華曇。人間興廢渾莫管。優遊物外為詩耽。滄桑半壁山容改。劇憐黃鶴依然在。夕陽瀲灩鸚鵡州。晴川倒影紫烟裏。渡江擊楫登危樓。黃鶴一去空悠悠。大江淘盡英雄影。祇應袖手看神州。古人論交恩義重。徒倚琴臺有餘痛。知音既遇忽云亡。衆生徒為造物弄。萬綠叢中打槳來。洞天初涉絕纖埃。頹垣敗址胡堪問。忍令仙蹤付刦灰。（漢陽有伯牙古琴臺前年遘兵禍亭榭多頹毀）漢皋豈是清涼地。雲鶴閒閒不屑意。拂袖翩然告倦游。暮山遙指天浮翠。雲夢入九胸中吞。水天一色還吟魂。畫境入詩詩即畫。隔江妙覩峯巒奔。又向名湖呼小艇。踏碎琉璃碧萬頃。芙渠憔悴餘清芬。藕絲織得秋無影。一亭孤立烟雨中。雙劍橫磨水上風。老僧笑問來何處。答以追遙覓赤松。（歸途過九江復泛小艇游甘棠湖湖中有煙雨亭甘棠湖又名雙劍湖）形勢無常世運轉。在德在險須微辨。十日歸來意興賒。揮毫落紙雲濤捲。

張寅研琢老人象肖瓶廬舅氏感賦

歸安 錢雲輝女史

商聲滿天地。如蜩復如沸。舅氏題許母稱菊補籬圖句 留題吾母象。展卷難忍淚。緬想舅音容。道氣沖盎粹。家國六十年。休戚無退避。艱難萃一身。世運值衰季。囚山七寒暑。翠狙尚環伺。皇天憫忠孝。泉宮得早閟。可憐小朝廷。乃復錫名謚。咄哉一片石。有老山澤戲。諦視忽驚詫。神與吾舅類。畫史倘前知。無乃天位置。三歎造物奇。收神出古異。寒泉念母心。渭陽感舅誼。天屬永不忘。悠悠我所自。

然脂餘韻

西神

會稽李蒓客祥符周季貺兩先生之論詩曰為詩非自朱明作家而上溯三百篇手摹而心追之不能盡詩之變又非自諸經諸史旁及雜家百氏口誦而心維之不足應詩之求其女弟子傅宛字青儒大興人也最服膺兩先生此語所著曰桑青梨白軒詩稿長興吳寶為之選刊詠落花云開時只道春無量落去方知色是空哭女云三秋臥病窮秦鵲半夜離魂化蜀鵑皆精警可誦又有感事一律云擾攘潢池井底蛙中原民力盡金沙防胡失策唐天寶病痱難醫晉永嘉廊廟未聞徵蟋蟀官私何至問蝦蟆人間興廢由天意愁見楊花鬬李花愴懷時局慨乎言之洵閨閣中大手筆也

嘉興高小女校姚振明女士以小詩數章見投輕清婉約多可誦之作閨中雜詠云當樓楊柳拂簷斜流雨梳風綠放芽草草春歸人不惜流鶯啣住半殘花坐愁燒燭到深更雨點疏疏風又生不信鴛鴦禁得慣一池荷葉變秋聲秋日雜興云秋來只有睡工夫水檻風涼近石湖却笑溪邊老漁父垂竿終日一魚無



小說

杜鵑魂

寒蕾

遠山銜月繁星漸疎銀漢微茫玉繩低轉近烟臺海港有我國兵輪泊焉長鯨臥波沈沈如入睡鄉忽有一葉扁舟自兵輪掠水而渡中坐一少年雖衣便服惟覩其帽簷之徽章望而知爲海軍之中級軍官泛舟海上容與夷猶抑若騷人逸士作乘風弄月之游舟既抵岸繫纜石上芒履踏沙莎莎有聲攜望遠鏡暨軍用之水壺踽踽獨行時作微嘯既登沙灘行行轉入深林樹蔭黑黯迴顧乃不見己影陰森幽鬱令人毛戟入林不數步忽聞人聲既又聞足音跫然如馳而過少年即微嗽以警來者俄而寂靜竟未遇一人怯者當此必詫爲鬼魅少年膽殊壯絕不驚異亦不根究此事蓋憂深思遠心如轆轤雖遇音響竟未擾其天君也既而由林際漸登山麓山勢蜿蜒入海踄頂四矚全港形勢如數羅紋晨光熹微中少年已登峯造極獨立蒼茫凝視天際斯時海靜波恬與天半飛縀相掩映正如千頃碧琉璃上鋪萬朵玉芙蓉燦爛光華駭心動目顧少年熟視若無睹面色蒼白眉峯緊蹙頻頻歎息如吸呼清氣沈思既久則自懷

中出一書讀之郵筒雖固折叠已如破損讀竟則復入之懷中如是者數四覺精神疲勸乃據石而坐喃喃自語曰此中消息殊非佳不然以彼姝芳心叩叩胡竟不諒我心若是卽使三年之約予未踐盟負心之咎始實在予然蹉跎蹉跎已至今日佳期屢卜而好夢難圓豈我以延期施彼亦以延期報耶曩者我未得志婚嫁之期操諸若父尙且柔情宛轉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今我旣有以報命彼亦可以自繇則決不爲此欲擒故縱之舉以難我亦可知也且予母愛我實甚自我供職海軍以來倚門倚閭久已望穿秋水則欲其子之定省而催促婚期亦意中事乃書來亦作猶豫之語此中眞相自可意想而知設竟有不測如予所料則從前之希望厥後之生涯都付之夢幻泡影予將何以善吾生乎思極無聊則展其望遠鏡迴旋遠眺見海面漁舟揚帆展翼往來如駛而白鷗海燕亦復展其長翅與漁舟相追逐漸飛漸遠如入蒼冥紅日半輪溶溶浴海波而出萬道金蛇照眼生纈海天飛鳥不見形影猶復持鏡窺視不知者必謂此軍官留心國防方潛心偵察海中形勢否則將謂其登高觀日出也觀海旣久又聞山後林中鳥雀聲喧嘲哳啁啾如表歡迎日光之意則又回身以鏡矚林中景象倏見來時入林路傍一獨輪車欹側樹根車壓一物蜷縮作人形則更以鏡細視果赫然人也全體赤裸玉雪無比可決其爲婦女駭極欲往不暇思索急由山巓馳下循原道至其地果一女尸爲車所壓急起車以覘其有生氣否則手足冰冷少腹刃傷一洞血跡糢糊知此爲致命之處已無可挽救乃急狂奔至附近村落呼人告以發見暗殺促人省視言已仍馳返尸次細心偵查則見蛾眉鬱恨黛翠常凝鳳目緘愁淚珠猶澤髮膚光澤體態嬋娟委頓露已如慘白之梨花映晨曦又若緋紅之芍藥璇閨蕤質玉隕香消拚命泥砂至堪怛悼少年睹此不覺

悲從中來淚落如縻綆默念誰家眷屬遭此慘刼移人尤物疇不愛憐乃天旣無知不畀之金屋人更無良忍加以白刃美人命薄固已千古同慨如是可愛之人乃遭如是非命之死不更令人悲梗耶究以何因緣而至此耶謂爲犯奸則眉目之間冰霜凜凜決非淫蕩之流且手跌緊並知爲守貞之完璧謂爲遇盜則花冉弱質焉有抵抗之能力而必致之死地此中委曲眞令人百思不得其故嗚呼天生麗質我見猶憐人孰無情誰能遣此乃跽女尸旁默禱曰女郎託根何地生長何門因何怨讐致蹈鋒刃謂死爲冤吾當汝報謂死非冤汝當我告總之此事吾誓必令其水落石出而後已吾誓必爲汝報仇雪恨而後已禱畢起立義憤塡膺怒髮衝冠前此疑慮俱已消歸烏有一心一意偵察此事之眞相於是先查勘車來何所有無轍迹可尋殺人之地是否在左近近處沙間草際有無血痕足印可以相證乃四週細察迄不

得一毫線索惟林中偶見車轍痕則知尸必由林中來思欲入林窮其轍迹則村人紛紛從里正至見尸錯愕莫不咨嗟歎息謂其顏如冰玉而命如螻蟻互相談論謬爲揣測語聲龐雜莫衷一是少年乃駐足靜聽或於衆口中探得此事底蘊而衆論囂囂皆莫能越少年理想之外久之莫得端倪於是復決計入林尋轍跡之所自循跡而行初尚可辨漸入深處中有歧路而皆有輪印林盡卽爲孔道路愈歧而迹愈多遂不復能定何途之從而入手第一層之計畫遂阻乃回至尸次猛憶嚮者入林時有人語及急步之聲此事必爲案中之主犯然事過境遷竭力思索來時情景如雹光石火一瞥卽逝且當時並未留意及此則卽此事而求迹象亦復渺茫惟所可懸揣而定斷者此事知謀已非一人女居決非近村被殺亦決不在近地蓋離海岸較遠故必以車運初意欲移尸投諸海中以滅其蹤不意中道遇人遂棄置道旁僅

以身遁盜戕事主安用移尸處女之身決無奸事非奸非盜奚自致殺蓋必有萬不得已於女者而始殺之亦必有大欲望於女所求不遂而始殺之耳於是再細審女之年貌及車之形式登諸懷中記事册仍乘其渡船歸艦託詞請假攜襆被及行裝登陸賃濱海之漁屋而居意思蕭閒絕口不談此事惟惋惜女郎身世時爲灑傷心之淚而已

翌日官來驗尸儀從甚盛里正保甲設公案跪迎道左官既至即升座點名傳里正保甲詢數語即命陳尸而驗尸已爲人蒙以布被啓之面色如生仵役報傷痕供事塡尸格官亦循例下座至近尸丈餘處略一斜睨其實死者之傷因何致命竟未之睹即歸座命保甲備棺斂浮厝插標待人認領一面即傳諭緝凶官樣文章大都如此人命重案亦都以一驗了其保護人民生命財產之責以後事不復問矣若此事又無尸屬與路斃何異則更無動於中匆匆一觀即排衙歸惟鄉民無知閑道路喧傳有美人被殺今日勘驗彼此哄動抑若盛會難逢皆欲一覘其異且可藉此一覩長官顏色則來者如蟻途爲之塞驗時圍觀者如堵發見此事之少年亦在其中初謂官來必能詳細調查發奸摘伏必較已所得爲多沈冤或不難立雪況睹此美眷如花被人蟊賊即非關心民瘼之人無除暴詰奸之責亦曙不爲之憐惜爲之忿恨而身膺民社者反對此重案顢頇特甚官不足恃有如此哉怏怏失望之餘更不得不默認爲己任於是更潛觀密察曙人中有識女郎者否有知其身世者否凡人之一言一動莫不留意然惟聞嘖嘖稱歎女貌爲得未曾有而惟其贊爲罕見而此事之朕兆終無可探索迨事畢人散亦終未能知女郎爲何如人爲何事死也少年悶悶無可如何踽踽而行歸其寓所

烟臺之東不數里有市集人烟稠密貨物繁盛茶坊

酒肆中常有一少年蹤跡而妓館花叢亦時見廁足其間顧未嘗道姓氏有問之者則詭應之未嘗同也雖無職業而頗富金錢用錢不吝性又和藹可親以是人咸樂就之早出暮歸必乘羊角車爲日旣久御車者多識之以其不吝値則爭攬主顧而少年獨喜乘市中高五之車以其新也高與少年習則於途中彼此談論以解寂寞高爲土著市中掌故如數家珍少年一一問高一一答故市肆及社會之情形少年乃莫不詳悉一日少年謂高曰吾乘爾車久顧終覺不適今欲出己意改製一乘想較原車之價須略昂未識爾車値幾何曰予車値二千少年曰然則倍之不過四千吾決改製矣惟爾車購自何所製自何匠爾可爲我介紹否答曰可惟匠人墨守高曾規矩恐欲其改形或未能盡如人意也少年曰是可勿慮吾監督而指揮之彼不過代我以手必能如吾意之所欲得也製成吾當僱爾爲我御未識爾業此幾年矣一日辛勞所得可幾許吾必厚爾傭工俾汝較舊逸而所入豐也曰小人業此有年矣家無田產不得不資此爲生顧所入不多或二三百文或不過百餘文終日勞苦俾足果腹相公厚我如僱我者飲食之外所賜唯命少年曰供爾食宿之餘月支五千錢如何高聞言則大喜謝曰相公如此厚我直無以爲報吾思御車之外倘有餘力作工自頂至踵皆相公所有願相公有以使之常唯命是遵言時御車倍力迅速乃無藝少年曰然則爾車如何者曰貨之可耳曰貨之不貶値耶曰是豈能兼顧者吾車新所耗可無幾也曰然則爾車製幾時矣曰月餘耳曰然則爾前此之舊車安在者高聞言囁嚅曰亦貨之耳曰售幾何曰得千錢曰貨之製車者耶曰否售之隣人耳曰隣人爲誰曰比隣張氏孀嫗也曰張氏購此將自御耶抑備人租賃也曰否吾乃不知其何用微聞前日煮飯無薪已摧之爲薪矣少年聞言嘿哂自思以老嫗

而購車自無所用之諒以攉薪爲宜顧以千錢購車作薪此嫗亦豪侈哉乃續言曰吾計決矣然則汝車果何人所製盍詳告我當往訪之庶可示之以式而與之論值曰此車乃市稍某匠所製吾可代相公往値可較廉少年曰諾言時見高綳車之帶亦係新製因思前日所遺之車亦幷有帶在乃謂之曰吾車尙須用帶亦購之匠氏耶曰否此須另購然可無須吾帶儘可用也少年曰然言已復縱談他事須臾已抵家少年謂高曰汝爲我傭卽自今日始可乎因吾晚間尙有事須汝若可者吾當先給汝錢若干俾可就鄰近覓良醞聊謀一醉幷就晚餐吾亦須訪友計夜深始得歸汝餐後可在家候我言時出銀餅一枚授之曰汝可先將此去高得銀亟應曰諾於是少年復出門且謂之曰我不在門戶須留意言畢匆匆行高不敢疏忽貽咎僅就近沽酒一卮及大餅牛脯等擕之歸堅坐門首細細咀嚼以待少年

日之夕矣市燈漸上高所居之隣近有一少年徘徊歧路叩行人以張嫗之居有識張者則導之往蓬蓽柴扉土塊築牆且缺其一角叩門塵土簌簌落時有頽敗之處牆隙鐙光外露就隙窺之一老嫗方滌其食器聞聲則應曰誰乃舍其器出啓戶門啓見少年露驚訝狀問曰君貴夜來何事者少年曰吾妻病甚今叩之仙得方謂須萬轉之木煎湯作飲良可已疾吾思木經萬轉維桔槔與車軸耳聞嫗蓄舊車且爲人良善敢乞見賜少許不惜昏夜叩人之門戶則以急須應用不及待天明也如仙果靈厚報不吝嫗聞言曰舊車果有之官人可將去仙方必驗也言已則趨屋隅去其敝敗之蘆席中覆破壞家具數事車亦在焉皆滿積灰塵土氣鬱蒸中人欲噦嫗乃出車謂少年曰此先夫之所遺也家無主器之兒已十餘年不復見用遂爾破損若此人亡物在吾見良不忍毀棄又可惜故覆以敝蓆不圖今乃復令其見天日之

光言已凄然淚皆瑩瑩少年感動亦爲微喟攢眉曰此車太破舊吾聞嫗新購之鄰居有之乎嫗曰予昔此多年尚不見用購新者奚爲豈以一垂死之老嫗與彼壯健之夫競儀逐之利耶少年曰然然則予卽就此車刮木梯少許可矣乃出小刀就車軸而刮朽腐不堪輪軸缺折隨手委卸私念此物敝甚確中薪材尙不捐捨乃厚謳彼破完車代薪隋珠彈鵲豈此嫗所爲虛僞者必破露甚矣謊言之難也未幾刮已裹之以紙起立致謝酬以錢二百嫗再辭不獲而後受笑謂少年曰官人好人此物持去必良應驗少年曰願如嫗所祝乃辭嫗而行不數武卽擲其紙裹於路側復折而入某匠氏家至門則見匠氏已輟業集鄰人三四坐門首吸菸抵掌談天見少年至咸舉目而睨少年卽出菸捲就人乞火且問孰爲某匠某匠當門坐卽應聲起立問垂詢奚事曰吾欲購車耳匠卽引之入門執鐙而炤少年見有將成之車一二乘其餘則孰爲輻孰爲輪孰爲軸散置四壁則指一將成者論値索價四千少年曰奚昂若此吾聞人言爾製之値較廉故遠道相就今乃反昂於人吾惟有他適耳匠曰少貶不妨太遠則須折耗吾奚能從命少年曰就汝車木論價千餘錢足矣吾與千五百文可乎匠曰是奚足抵吾値吾木料幾何吾須鐵幾何再加以人工幾何總計非三千餘吾乃無贏利可得於是彼此斤斤論價不已少年怒曰爾價於我爲昂今有明證高五購爾車幾日矣匠屈指計曰尙不足半月少年曰其價幾何曰二千少年曰然則爾車値昂不彰明較著耶匠曰否高來謂其車被竊且彼此素相識渠車修理吾一手任之故憐其情特貶價耳少年曰如是可矣爾既厚於高而薄於我我將託高來與汝較値言已怫然遂行乃折入市樓據座獨酌精神疲憊不覺微醺念高守門久久待不歸彼或生疑事將中阻急起付酒資行過他座忽聞兩人方喁喁

細語一人如云彼今既逃則惟汝是問一人如答彼人兇橫若追之急必將反噬不如緩以待之予必有以報命一人又云予已寬汝十餘日今仍信息杳然予詎能久耐一人方欲答見少年行近其側則立默勿聲少年陡聞前人言亦立止勿行僞作洪醉狂呼向酒保索酒身晃蕩勿寧口喃喃作囈語酒保取酒來少年卽據兩人鄰座坐甫坐卽假寐鼾聲呼呼兩人不復致疑談聲又縱其一人續言曰渠行實匆促吾竟未前知然盡室偕行決不能遠君若能寬以限期吾決能使其璧返汝金前人曰汝云返金返金吾聞之熟矣總之郭二既誑騙吾財黃鵠一去詎有復來之望吾惟有責償於汝其人仍竭力鎮靜答曰郭二之爲人雖慓悍猾賊然吾決其必不以二百金之故竊負而逃此中必別有原因日後當能了了吾當時不過從中爲介汝焉能責償於吾前人曰汝初來言彼人若何美身價若何廉願力爲保山吾惟信汝故畀汝金今黃金坐失而美人不來汝詞又袒彼安保汝不同謀吾金非盜竊而來試思半月中卽利率已所損幾何吾不責償於汝而誰責哉其一人悻悻答曰可可汝金乃黃金吾金乃土塊故汝金不可消散錙銖吾金可隨手棄擲言已復轉其滑稽之論調曰幸而郭二逃所損僅二百金若郭二不逃而美人迎至汝不將畀郭百金其餘零星雜用汝卽善計算亦斷不在百金以內且既金屋藏嬌則所以養美人事美人之衣食服御尤不可吝惜則汝所損不更多耶汝之利率將責償於誰耶言已作沈思狀復笑曰吾得之矣吾爲君計則失之於美人之身者仍可償之於美人之身或且可得什百之利操奇計贏雖陶朱復生亦無以過爾言時猶笑不止前人聞言大怒抵掌於几作勢將搏擊怒曰吾聞汝償金汝乃作遁詞汝究定何日可以取償其一人笑曰乃公既許汝無食言理汝責償於吾吾亦責償於郭郭不償吾可

貲償於郭之屋郭雖逼屋固未逼奚止二百金吾將於此求倍稱之息是何慮者前一人聞言怒氣立斂曰郭尙有產業耶其一人曰吾所以云彼尙不至以二百金之故他逼也前一人曰然則吾金可無憂矣言畢呼酒保添肴酒復談他事爲友誼如初少年忽睡醒欲嘔吐竟未向酒保索餘貲匆匆下樓逕去

高五自傭於少年即一心忠於其主坐門首候少年不歸食物都罄久之不耐飢寒復叩人門市酒脯食之未幾又罄仍枯坐以待夜深始見少年攜草薦布被歸既入門乃以物授高五曰吾爲汝攜臥具歸汝可就外舍宿吾尙有事汝可先寢高得物謝主人厚待感激至不可名狀少年乃攜燈入室闔門後一人躑躅室中默念此事至今日始有端倪高五必爲案中主要人物始疑其爲正凶以爲罪人斯得然其人長厚又膽怯無能決不致肇殺人之事否則引與同居至爲危險惟渠與此案相連可以無疑既未得正凶尙不能以高五首先告發且新事兩次謊言證據尙不十分確鑿然則吾尙須繼行查察今日酒樓之二人與所謂郭二者或有關係亦未可知吾即就此點詳細調查必可有得計畫既定亦即就睡

翌日少年復至酒樓酒保進酒曰相公昨日匆匆行尙有餘錢在此少年曰然昨醉乃不省此餘款汝取之即以畀儕酒保道謝少年復問酒保曰昨日在吾隣座二人斤斤較論者誰也曰一爲諸某一欒某也少年曰然則二人何業曰諸富而不仁貸金於人而牟重利欒無恆業專爲人居間而得佣金且兼事刀筆少年曰然然則二人昨夜爭論者何事也曰昨事吾乃不諳微聞人言諸某欲娶妾欒即以郭二之養女爲媒付金定約迎有日矣而郭二先期盡室偕逃昨日之爭或諸謂欒與郭通謀而責其返金也少年曰然則郭二又何如人也曰其人孔武有力酗酒滋事與衙役通聲氣敲詐剝奪無惡不爲蓋虎而冠者！

肉平民者也其妻尤兇悍兼營私娼生涯亦不惡少年曰郭二之居又何在者曰此去可里許長街西盡有巷荒僻而汚穢人家三四皆祕密賣淫南向一門郭所居也予常往索酒債故能識之少年曰如是汝可導我一行藉識其處酒保應諾相將下樓曲折無多已達其門扣之一老嫗應門啓少年欲入嫗謂主人不在阻不令前於是二人偕歸少年復索飲酒保方得資奉令惟謹少年見酒保此時方暇則呼與談天謂郭居頗幽靜予居海濱離市遠往返不便擬僦郭屋暫居未識誰主其事就嫗相商能見允否酒保曰嫗爲郭傭久然事權不屬此事惟商之欒某必可有成少年曰未識欒某以何時來曰苟有事與商彼一呼卽至小人可爲相公招之言已卽行須臾偕欒某至彼此招呼少年卽述來意謂欲經商此地因染微痾郭居靜謐擬就其居小住月餘藉資休養待其歸來卽可遷讓賃金幾何決不計値欒曰屋雖郭產然予與莫逆不妨代爲作主君苟欲居事無不可從命者少年曰承君不棄感激莫名惟予尚須至其地一觀欒曰可於是二人復同往嫗見欒來則任其入室縱觀室中什物淩亂蹤横足見行時匆促東偏一密室則有燒殘之燭淚香灰及紙錢痕少年已默會於心欒則全未經意方絮絮與嫗談盛道少年狀況幷述欲僦居之意少年觀竟則謂欒曰室中物件散亂予來時可爲別庋一室決不損其一草一木又謂老嫗曰汝事此屋主人久予來汝可仍留此事吾苟當吾意吾不吝値言時授以小銀元數枚曰汝可預市箕帚備我來時灑掃惟諸室物件位置非我來不可妄動蓋須爲之一一登記以淸彼此界限卽糞除等事亦須待我來督率爲之言畢復偕欒返酒樓飲食醉飽縱談甚歡日晡而租約成定明日遷居乃別欒覓高五乘車歸途中暮靄蒼涼暝煙四合行經長林已不辨人影惟聞車聲轆轆破此荒涼寂寞之

境而已林中老樹陰森更時聳立作攫拏狀將至林口少年忽自車躍下狂呼曰有鬼有鬼有一女鬼高五聞聲忽舍車狂竄少年急自後追呼曰止止高如不聞少年追愈急高奔愈迅直至家而止投籥啓門如恐不及既入室高不暇覓燭卽以被蒙頭而睡少年乃獨自燃鐙入其寢室匿笑不止曰此事十得八九矣心虛之人時時見鬼其類高者正不知凡幾也少年長夜勿眠胸中轉輾籌思此事自覺燭炤無遺昧爽晨興促高取昨所遺車高乃躊躇不敢往少年匆匆摒擋行李迄謂高曰吾將有事居市數日爾車既未取來吾可另以車遷爾卽在此守吾歸仍付以千錢謂醫則可向吾支於是遂乘他車攜物至新居招欒共檢點郭所遺物藏諸他室當檢點時少年遂物留意乃了無所疑遂囑老嫗灑掃庭除而已則布置臥室忙碌終日諸事既竟仍偕欒至市樓覓醉顧未久卽託詞歸入夜卽囑嫗先歸寢已則假寐以待至夜深乃攜懷中電燈至東偏之密室經過嫗室之窗下則微作聲以探嫗睡熟未數發不應於是遂入密室出燈四照蓋昨日來見有香燭殘餘痕已注意於此故今先入此室覩有無他種之迹象可尋乃甫覩而炕上地上均有黑色之漬痕黯爲灰塵所蒙不易發見今則掃除淨盡痕迹顯然然猶不能決其是否爲血汚所染則歸室取刀剷其浮層盛之囊中再覰他室無可疑者人亦覺倦遂就寢黎明卽起入市扣肆門覓顯微鏡歷十數家無有最後得之於售西藥之肆匆遽攜歸將抵家見老嫗市紙錠香燭等物彳亍行其前知有隱衷不使驚覺折返就市肆啜點食已歸家扣門老嫗倉皇出啟入室卽呼嫗就市購物治午餐嫗行卽至密室一視見其就坑爲位以椅爲香案燭甫滅未撤也不覺大喜謂此事愈得一顯明之佐證仍回臥室啓囊取所剷土化以水再取水點入鏡細窺果見褪色之血輪無數於是斷定密室

爲美人遭刼之地而此血輪乃香銷玉隕所遺試驗旣畢恐爲嫗見卽收拾各物而嫗亦旋歸入廚治炊事少年則一人蹀躞室中思此案肇事之地點已得兇手亦不出此數人以外惟嫗與女郞何干何以事之如狐鬼予初意居此不過欲探郭之蹤跡及行爲再就高五探確情詎料旣得行凶之地又得嫗之隱衷如此覘之探嫗可矣奚必舍近就遠顧又何術使嫗吐露此眞相沈思久之忽入廚謂嫗曰吾思得盛饌汝能爲我治之乎嫗曰予奚不能顧此事須預今爲時已促且予祇一人草率爲之奚能集事少年曰然則予索之酒肆耳嫗曰君須盛饌治新居款客乎少年曰否嫗曰然則奚須此少年曰吾有心事乃不便告嫗嫗曰君非款客則味不必佳老身可試爲之少年曰予將以此致吾之誠意味雖不必佳肴品亦不必多惟治之必整必潔茲事本不宜宣之於人肴成則爲之不期時也嫗曰如是任我可耳乃予錢出市魚蝦雞鶩之屬豐調和諸品任其烹飪熟五斗米頃嫗報肴饌犓豢陳列何所少年曰汝當先爲我市祭品如香燭楮錠等物嫗曰然則君蓋以遷居祭祖先耳少年曰否吾事汝乃不必問嫗無言而去購物旋歸乃不見少年最後始得之於密室之中方陳桌炕前取向所烹調肴布列幾滿默默無言方待嫗物至釀酒拈香嫗此時驚訝之狀乃非言語所可形容而又不敢啓問少年布置旣竟肅身下拜喃喃祝頌不期悽愴淚墮如縻綆蓋少年之意初不過欲以此爲餌而釣嫗言俾能吐其所蘊乃見此陳設景況淒涼忽憶及女郞丰貌並世寡儔何以遭際如是之變又爲之擬當日擊死之慘流血之苦一霎罡風彙花遽謝美人黃土千古同悲己雖爲之悉心探訪而女郞身世尙未能得其眞情又陡念己之身世鄉關遼遠音信糢糊逝客他鄉蕭條寂寞與女相較亦正匪遙己之未婚妻明靚豔麗貌亦與女相伯仲而一則

豐腴一則秀潤正如環肥燕瘦使人不能軒輕於其間而以己之滯迹天涯尙未能與之鏡圓璧合種種思索不如意事一時叢集不覺傷心乃不期老嫗傍觀更與之陪同情之淚少年拜已嫗亦肅拜拜已起立兩人淚眼相對各懷其心中之事垂首不語直至於紅燭見跋始止

（未完）

淑媛感遇記

教育小說

寄塵

有一天是星期日。女學堂裏照例停了功課。有幾個走讀的自然不上學。有幾個住讀的也是閒著無事。清晨早起。在校園裏散一回步。呼吸新鮮空氣。這時候曉霧初散。朝曦微明。雖然是新秋天氣。羣芳猶未凋謝。況在清晨。尤覺清氣撲人眉宇。這個境界本是極快樂的。却不料這幾位女學生中。有一位名喚陳家璧的。忽然發起感慨來。向他同學亞男可靑兩女士道。我如今要說句敗興的話。諸君不要見怪。古人說。人生如寄。這話眞不錯。你看上學期我的大姊二姊。都在這裏讀書。大家相聚。好不快樂。誰知不多幾時。大姊遠嫁去了。二姊一病。竟致不起。回思當時同筆硯的光景。猶在目前。曾幾何時。校園的風景依然。他兩人。却不可見了。我們今日攜手於旭日光中。明日不知又是怎樣。人生聚散無常。生死難測。總而言之。百年的光陰。不過如電光石火罷了。想到這裏。未免令我生出一種悲觀來。亞男聞言說道。吾姊這話不錯。我們今日在這裏。明日又不知在那裏。像今日這種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眞不易得。我們不如同拍一張照片。留個紀念。可靑家璧聞言。齊聲稱是。亞男又道。離學堂不多遠。便有一家照相館。我們先向那

邊去走一遭。或是叫照相人攜了器具往學堂裏來拍。或是便在他館裏拍。均無不可。三人議定。便攜手出門。往照相館裏去。蹩靴橐橐。走了幾步。便已走到。只見一間半新半舊的房子。門上懸著照相館的牌子。牌子被雨打風吹。金字都剝落盡了。兩扇玻璃窗上。堆滿了塵灰。這便是他生意不佳的代表。三人舉首先看他壁上所懸的照片。這照片也不知是好幾十年前拍的。片上的人影兒都淡。得看不見。這種光景。在他人看了。不過道這照相館生意不佳罷了。這三人看了。却別是一種感觸。可青先道。家璧姊姊我們今天來照相。豈不是要留個紀念永永不磨滅麼。你看這壁上掛的許多相。不到幾年。片上的人都逃得沒蹤影了。照此看來照相也是無用的。家璧道這話也不錯。但被你這一說。我們無庸再走進去。老實同校罷。三人至此興味都已索然。那裏再有興照相。仍尋歸路回校。途中寂寞。可青忽想起一件事來。說道。我見了這旭日的和光。好叫我記起我的母親來。記得我方六七歲的時候。嚴冬天氣。母親每晨攜著我在日光中取暖。一面說故事給我聽。這個情形。也如在眼前。誰知倏忽之間。便已過了十幾年。我也長大了。我母親也別我長眠去了。言罷凄然不樂。亞男道。可青姊。我又要多話了。人生終有一死。便照片也留不住。只有慈母的遺愛。令他的子女一世不忘。可見父母遺愛。是永永不沒滅的了。可青道。說雖如此說。但我身一日不死。此事一日不忘。便是我母親一日不歿。待我一旦死了。再沒第二人記得他。豈不是也如電光石火一般。這時三人一面說一面已走回校中。仍在花園裏玩耍一回。却把前事都丟開不提。正在這時。忽聽見丁丁的一陣鈴聲。遠遠地隨風送來。三人知道是早餐時候到了。先後走入餐室裏去。這天是星期。在校中吃早飯的人不多。除却陳家璧等三人而外。疎疎落落的不過三五個人。這是閒話

不提且說陳家璧等走入餐室猛見壁上掛著一幅小像這像不是別人乃是一位西洋婦人上面寫的字是『發見太陽黑斑者伊蘭賽夫人小像』旁邊又掛一幅大圖乃是太陽黑斑之圖圖下注的字便是這圖的說明書和伊蘭賽夫人的歷史這是陳家璧等平日見慣了的也不留意不料在今日一見這圖便另生出一種感觸來可青呼著亞男說道亞男姊你不見這伊蘭賽夫人的小像麼他是永永不沒滅的了他自從發明了關於太陽的學理已死去好幾百年我們見了他的小像猶如親見了他一般況他的遺像人人要臨摹一幅懸在室中豈不是永久不泯滅麼照此看來凡事都如電光石火只有學問能永遠生存罷家璧亞男齊聲說道可青姊的話不錯我們從今當知道這個道理努力向學庶幾不和草木同腐了此時三人早餐已畢仍往日光中散步去卻是心中抱著樂觀和從前鬱鬱不歡的景像不同了以上所敘的係三個女學生談的一席話雖然尋常言語卻有微妙的道理含在其中在下不憚煩瑣把他記出來做篇小說也有些自勉勉人的意思讀者諸君不要把他草草看過便算做書人的大幸了

俄孝女復仇記

舍我

拔克夫者小亞克拉人也小亞克拉值俄京彼得格勒之陽以尼瓦河為界拔克夫居河畔垂三十年業農歲種麥為常所穫甚豐其為人和藹而有容淡漠世故與人無爭但重視杯中物日飲酒數杯陶陶自

得。妻死五年。竟不復娶。一女曰菠尼亞。年十有三。父女相依。天倫至樂。其人尤大奇。生平不形憂色。無日不解顏而笑。綜其平生之憂容。僅其妻死時一示於人。外此初未嘗不沾沾自喜。菠尼亞亦雅得厥父之遺傳。自呱呱墜地。以迄今茲。計其憂容。亦所僅見。時爲夏日之夜。拔克夫以是日操勞過度。夜間飲酒特多。盡數器。猶有餘勇。在昔拔克夫飲酒。菠尼亞必侍側。是日菠尼亞入浴未侍。拔克夫醉意微醒。以杯中罄也。執杯笑曰。吾親愛之女。爲老父更盈斯爵。言已釋杯。意菠尼亞已受杯矣。顧杯則墜地而碎。失笑曰。吾其醉乎。雖然。吾量寧止此。倍今夕之飲。且不爲醉。是區區者。果既醉乎。乃自起索酒。見每瓶皆空。詫曰。是或不然。吾飲酒祇一瓶耳。焉得罄半打。是必酒家僞也。吾聞此間酒家善爲欺。常以空瓶售吾。其受欺乎。明日果更行沽者。必稱其重量。酒家雖狡。其孰與爲欺。已而璧鑒索然。蓋不勝酒而欲睡矣。然未及牀。卽不能更進一步。仆於地。頹然作鼾聲。菠尼亞出浴入父室。見狀而驚曰。父其困於酒乎。扶將登牀。呼傭僕伺其寢。遂自入臥室。忽覩一黑影掠其前而過。迅如飛鳥。菠尼亞念必鬼物。蓋拔克夫之所居。舊爲荒塚。或云荒塚多鬼。且舉所聞見爲談資。菠尼亞聞之至熟。故覩此黑影。則一念而及於鬼魅。然亦弗懼。第念人之見鬼多緣其鬼眼之故。吾初未嘗具鬼眼。胡爲乎見鬼。凝思久之。忽覺有凶徵。燈光紅乃似血。夜風習習自窗櫺入。尤若鬼魅瞰人室。略一省憶往事。更念慈母於五年前逝世。其死日爲五年前之明日。時己方八歲。母死前一日。猶擁己而吻。其慈祥之狀貌音容。瀕死無易。至是乃大悲。微呼曰。吾慈祥之母乎。果奚適者。在帝府之靈。其猶愛女如生時乎。嗟夫。母棄女五年矣。女今日始知念母。女之天性可謂至薄。第吾母生時。吾雖愚幼。其戀母正不異於人。抑且過之。尚憶前五年之今夕。吾母吻吾頰時。吾亦抱母

親其額并親其手吾母強笑謂吾曰吾不及撫女以長將永化慈雲以庇護女吾聞言則大哭不已吾母復吻吾頰且溫語爲慰吾始止悲此亦足徵吾之天性實不甚薄唯童心未改故母死歷五年吾乃不知時致其悲悼噫前五年之今夕吾室中之燈猶是也吾室中之牀猶是也今燈光雖較昔爲紅而不照吾母之慈顏牀上亦不陳吾母之軀殼矣

半規月影淡洗綠窗菠尼亞覩之不啻其母墓上之草色因復憶及其母之葬處計明日爲慈母升遐之五週紀念當多採鮮花以悅慈母之靈窗外有履聲思潮頓落窺窗綮之則又觸一黑影菠尼亞窗外爲小花園園滿花卉其左以木爲藩防犬之入內踐踏所見之黑影旋沒於藩旁徵自語曰吾惡見鬼物今夕奈何再遇自語未已黑影旋沒徵聞父室有聲知老人業已析醒醒睡遂趨父所

拔克夫起坐牀次菠尼亞進曰父酒解乎拔克夫不答狀甚懸懣又若重有憂者菠尼亞爲之大愕計其父生平實寡戚容今夕胡得弗類意必念母而然因曰慈愛之父乎兒今夕亦正念母拔克夫愕顧曰女母不祥彼今夕乃詔吾以飲刃吾親愛之女聽者人生飲刃其痛苦何如女母乃以至不祥之語詔余此心如搗矣菠尼亞笑曰父飲酒何多拔克夫曰一瓶耳傭人屆語曰罄半打也菠尼亞曰此酒大醇半打足三人醉父盡半打宜其有餘醉拔克夫曰女勿謾吾吾能爲誓決無半打傭人笑菠尼亞亦笑拔克夫顧菠尼亞曰勿更言半打須知半打之數非祥女不憶女母之死爲六月之禮拜六乎其數皆半打也菠尼亞曰願如父言第吾父實罄半打之醇醪將爲用諱拔克夫大怒曰吾謂女勿言女卒將言女猶不知今月何月今日何日乎其數正如女母逝世之日也嗟夫吾今夕方值不佳之朕兆夢中女母詔吾以必死女當勿更言半打矣菠尼亞曰吾父所言抑何不

類乎。昔意餘醒猶在乎。顧謂傭人曰。趣爲進咖啡。傭人出。菠尼亞投拔克夫之懷。拔克夫吻其額。憂容少解。盛怒亦釋。拔克夫忽曰。女試觀吾面。菠尼亞視久之曰。顏酡也。曰得勿甚紅。曰其紅。良類血。拔克夫大悲曰。其紅乃類血乎。吾今夕其飲刃矣。門外有駭詫聲。菠尼亞呼曰。蠢奴何所見。良久無答者。乃捧父額而吻之。且曰。父勿作此不祥語。此語令人生怖。拔克夫默然不答。目瞯瞯注室外。若有所見。傭人以咖啡進。語菠尼亞曰。女公子乎。吾無膽乃已甚。此間將不復居。卽今請辭傭矣。菠尼亞未及答。拔克夫曰。吾待女如家人。焉得遽去。傭人顫聲曰。吾良懼鬼。吾頃間所見。確爲鬼魅。吾不行。鬼且爲祟。必辭傭也。菠尼亞聞而微嘻。自念頃間亦曾兩遇黑影。傭人見鬼。良不吾欺。因曰。女何所見。傭人指小園之藩。次曰。吾覩一巨物。其體純黑。月影之下。確辨其爲鬼。女公子不聞吾失聲大號乎。吾之大號。卽見鬼也。拔克夫頓若有悟。仰天呼曰。其死神稅駕乎。吾有凶徵。彼死神殆將盡吾命。遂俛其首。菠尼亞傭人皆失色。

夜既闌矣。月色如霜。窗光似雪。炎暑之候。忽幻欲秋之天。拔克夫四視室中。了無歡意。而室中所陳列物品。尤若將別其主人。頓呈凄其況狀。拔克夫語傭人曰。若果懼鬼。行勿滯。傭人爲禮而行。菠尼亞送之門外。闔門而入。至父室。拔克夫已將就寢。覩菠尼亞入。呼曰。吾親愛之女。前。菠尼亞前。拔克夫執其手曰。此日爲吾之末日。吾將爲最後之安眠。女當吻吾手。明日不句語至此。故曰。明日不更飲酒矣。菠尼亞以爲醉人常態。遂吻拔克夫之手及額。拔克夫就枕。菠尼亞亦自入其室。見時計指三時。乃解衣就寢。夢中聞其父悲呼。呼曰。吾飲刃矣。爲聲至烈。驚而覺。疾趨拔克夫室中。將入室。一黑衣人自內出。身材短小。鷹耳而蜂目。出時爲狀尤匆遽。見菠尼亞至。推而扑之。菠尼亞失聲大呼。黑衣人手執刃將就刜。隣舍聞呼而

譯。黑衣人遂驚逸。

菠尼亞起於地。頷部已受微傷。聞拔克夫呻於牀。入視則滿面流血。爲創至鉅。見菠尼亞猶張手作勢。然已不能聲。菠尼亞一慟而暈。比醒。天已旦。警察集於室。隣人止於堂。蓋夜間隣人聞聲而至。見拔克夫受刃。菠尼亞暈絕。爲往鳴警請驗也。菠尼亞乃爲言其狀。殮父已。憑棺哭曰。假吾數年。必復仇也。

韶華易逝。轉瞬夏盡秋殘矣。尼瓦河畔之謀殺案。雖喧傳人口。而兇手卒不可獲。菠尼亞倩名偵尋捕。亦不得端倪。其父死因更莫能暴白。後問諸其父之友人。其父未死之前三日。行尼瓦河畔之下游。見有盜方刼一貴婦。其父呼警。盜驚逸。而瀕行時呼其父之名曰。女其愼保女軀殼。勿令飲刃。菠尼亞念其父生無隱慝。尤無與人爭產之事。因決其父之致死。必爲呼警捕盜之故。然死其父者旣爲盜。則尤不易就緝。且幷盜姓名而莫能知。但憶其狀貌。捕緝之困難。無逾於是。因而大憂。無計日夜啜泣。一日。行於途。遇一人酷肖其仇。尾之入一街。街不甚繁華。商賈良少。居之者多富人。其人入一宅。宅廣而幽。厥內房屋至夥。伺之終日不出。歸而計曰。吾一弱女子。將操刀尋仇。亦多見其徒勞而無功矣。不以計取。不可得也。往告其父之密友某曰。吾將有遠行。家產請屬父執。其歸也。請以半爲管理之酬。不歸則吾之軀殼。或已蛻化產無用。願以爲父執壽。語已遂行。

禮拜日之夕。有女子哭於途而哀。一短小精悍之丈夫詰之曰。奚爲而然也。曰。吾無家。夙爲人傭。今被逐於主人。是以悲耳。曰。女何名。曰。吾乃不自知其名。第人之呼吾。則以泰爾。泰爾或卽吾名乎。短小精悍之丈夫笑曰。蠢蠢如女。宜其被逐矣。雖然吾家方需洗濯之傭。女能共其事否。曰能。且吾之洗濯。較他人倍潔。勒弗柯夫先生。果需吾洗濯。吾當尤潔。其人笑曰。吾乃不名勒弗柯夫。女笑曰。吾之主人名。勒弗柯夫。

吾意。凡爲主人者。其名必皆同。故以相稱其人曰吾爲歇克女後。此當改呼歇克先生。女子曰。吾意勒弗柯夫之名已至貴。彼家富有資。且有爵秩。是以乃有此名。今先生不名勒弗柯夫而名歇克。豈歇克較勒弗柯夫尤貴乎。其人曰。行矣。勿多言。過此以往。第勤爾洗濯。吾酬資不女靳也。女子遂從行。入既廣且幽之巨宅。宅歇克所居。其中殊少僕役。但一聾媼司膳爨。以此女始有二傭。其宅雖廣。人數實稀。女及聾媼之外。則爲歇克之二友。唯其友亦非常駐此間。居止良無定。其行爲尤祕。鄰里無或知其職業。門外雖有一牌。署曰莫斯科登佛堡金鑛公司經理處。而歇克所爲事。皆非金鑛之事。室中列財貨。間以手槍利刃之屬。歇克家中絕少賓客。竟月或不得一人。歇克性喜揮霍。日食豐腆。衣飾麗都。是宅之費資尤鉅。計每日之用。常數十盧布。而獨於傭人則愛聾瞶擬愚者。殊令人不解其故。故議者謂歇克或係虛無黨黨員。

泰爾入歇克之家。勤雖罔替。愚亦有餘。一舉一動。莫不令人失笑。歇克初猶禁其入己室。漸而綮泰爾實絕愚。乃許入室。泰爾屢作憨狀以媚其主人。歇克憐其愚絕。亦不加斥責。唯泰爾夜中常不寐。獨坐一室。有時流涕不已。值歇克出門。則靜坐以思。一日歇克外出。泰爾微自語曰。嗟夫。吾欲行之久矣。而吾力不足勝。將奈何。

讀者諸君。亦知泰爾何許人乎。卽拔克夫之女菠尼亞也。菠尼亞初蹤跡得仇。遂以產委其父執管理。旋卽改裝爲貧人女。日伺仇便。積數日。苦不得間。聞其家中聾媼言。將尋浣濯之人。而黠者入門輒被斥。菠尼亞知其仇既爲盜。自不欲傭人窺其隱。乃僞爲愚蠢之狀。以示無能爲。果爲其仇所收。入內旬日。卽欲刃刺仇腹。慮力不勝而止。其夜中不寐有時流涕者。皆圖復父仇而不得間之故也。積兩月。入冬深矣。風驕氣烈。俄境奇寒。恆人入夜輒就寢。取溫。菠尼亞則

獨相對一燈。曾不知嚴寒之中人。於是遂病。病中讝語百出。有時頗述及身世。脫使歇克聞之。菠尼亞且齎志以歿。幸而歇克乃一無聞。因而獲免。病愈。弱不能自支。猶復強事勞作。愚蠢之狀。益有加無已。一夕。大風雪。歇克飲酒而醉。菠尼亞喜曰。可矣。齎以利刃入其室。歇克臥牀上。呼曰。奏儞將何作。菠尼亞聞而股栗。然仍鎮靜自持。狂笑曰。吾主人飲酒。曷少分餘瀝吾主人乎。吾最嗜此。吾見主人飲。流涎不能自已也。歇克曰。吾不吝如女蠢物。竟知酒趣。然吾方渴。此間祇餘杯許。吾將以之解渴。不能飲女矣。即曰。女趣以酒授我。菠尼亞手中固執刃。至是無可爲計。然意其醉眼不辨。乃急納衣囊。而歇克已覺。躍起於牀曰。女懷刃乎。菠尼亞幾於失措。然實逼處此。無可如何。仍僞爲愍狀曰。實告主人。吾誠懷刃。第此事亦人之恆情。主人試思之。主人室中有餘炙。而吾乃不獲一臠。吾欲割炙。主人當不見罪。而今則固未割。因爲舉牛腰曰。主人如疑吾已臠割者。驗此當知其枉。歇克大笑曰。吾以爲女殺人耳。乃爲口腹計邪。即以牛腰授菠尼亞曰。吾舉以償女勞。異日洗衣當倍潔。即自取酒瓶。一飲而盡。菠尼亞雖知其已醉。猶不敢冒昧從事。乃自食牛腰。而靜伺其就枕。

俄而歇克臥。大醉之餘。醉語間出。有時自狀其殺人行刼。有時回溯生平所遭危險。菠尼亞聞其自述。益信其爲殺父之仇。第苦其不寐。未能著手。久之。歇克鼾聲微作。菠尼亞出刃欲行刺。然甫行而歇克竟醒。則復僞爲大嚼牛腰者。且食且思。思及其父死狀。不禁喟然長嘆。且自語曰。菠尼亞乎。而忘女父之仇乎。復之。此其時矣。時不可失也。方憤氣塡膺。躍躍欲試而門聲忽作。歇克之二友至矣。菠尼亞知不可造次。急自入其室。納刃於褱而藏之。自念此賊逆乃至佳。苦無死間。吾力又不足勝。冒昧行之。將徒死。徒死無益也。然則當乘間鳴警捕逮。庶幾其可復乎。既而思

之。鳴警亦良非得彼出沒靡常倘警至而彼亡。則此仇。將終於不復。仍應靜待其機。必有間可入吾刃。計既決。乃日伺其動作。頗歇克不復飲酒。就寢之時。又鍵戶不令人入。菠尼亞竟不獲死其仇。

冬既盡矣。歇克徙於大亞克拉。大亞克拉與小亞克拉地相接。亦尼瓦河流域。歇克賃瀕河之室以居。其宅不如前此之廣幽。僅容五六人之居。菠尼亞居隣歇克臥室。夜輒窺其所爲。有時見其磨刃。有時覩其擦槍。又或與二友作密談。談時語聲至微。罕辨一二語。一日爲三月之禮拜六。是日歇克之二友均外出。歇克復飲酒。酒意微醺。振衣出廳事。忽二友狂奔而至。附耳與歇克語。聲細不可辨。最後一語稍揚。歇克語也。歇克曰。此無可慮。二友均變色外奔。一友以手作勢。若欲其行。歇克搖手示不往。二友行既遠。歇克微自語曰。無膽之人。不可與共事。菠尼亞見其方閱報。且有醉意。計當從其後而刺之。顧慮爲力既微。刃不能貫其胸。乃潛入歇克室中。竊其手槍。遂出廳事微祝曰。今日誓必復父仇。其濟。父之靈也。不濟。有死而已。機既發。彈入歇克之背。貫其胸。歇克大號。菠尼亞擎槍斥曰。女當憶去年六月禮拜六之夜。曾於小亞克拉手刃一人。且推仆一女子。女所手刃者吾父也。推仆之人則吾是也。歇克既死。菠尼亞遂自首於官。

楓林鶯語

西神

蘅娘語其侍婢眷秋曰。時序催人。憶予與汝主人之別也。籬側鼠姑。尚未著花。今園中百卉凋零。獨臘梅

一樹。銜寒而發。蓓蕾作花意。暗香時隱隱襲鼻觀耳。傷哉。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以吾憶汝主人之切。亦知主人之憶吾深也。正於此時。宅門驟闢。一男子服戎衣。額汗如珠。闖然入矣。蘅娘立起迎之曰。姚郎。歸何遲也。自君之出。靡日不思。然不敢以兒女私情。阻君壯志。日惟默禱南雲。冀君早日功成身返。今事已告竣耶。阿聰君行後二月所產。襁褓中何來知覺。顧亦能對君小影作凝睇狀。予泣。聰亦泣。聰泣。予心乃益碎。淚痕點點滴衫袖成血。繼念君抱此奇才。不爲國建立功業。寧不可惜。即不幸而馬革裹屍。要於民國史上占一位置。勝老死牖下沒世無聞者萬萬。則又囅然以喜。回視聰兒。亦復笑靨盈盈。牙牙作解語狀。嗟乎姚郎。聰兒慧黠至此。十餘年後。不亦將繼續君志。爲一健全之軍國民耶。今我且令眷秋抱之來。令君一親此玉雪可念之兒也。眷秋笑曰。主人遠道歸。在理宜令少息征塵。不宜以家事絮聒。且聽兒頃因索乳大嗁。方鳴之。睡却矣。姚郎曰。然。我身經百戰。今者歷劫歸來。轉增種種悲觀。昔人謂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以共和重造之日。不宜作此衰颯語。然國基初建。門戶朋甲之爭。寧爲佳兆。聽兒雖初生。要亦國民之一。卿宜力任教養。使將來成一完人。吾言及完人。吾淚乃不禁承睫欲下。吾國經幾許之摧殘剝蝕。乃崛生一蔡松坡先生。今天又奪之以去。回憶吾從蔡公之後。在納谿苦戰時。蔡公以三千餘人。當九萬之師。振臂一呼。以一當十。軍書旁午。每至失眠。有時倦極假寐。遇軍事電話至。雖在深夜。亦必自起接之。又聞蔡公年十五時。値戊戌政變之後。有志留學。家貧無資。僅貸錢二百文。步行至漢口。旣抵漢。復貸得銀五元。而至滬。其在東洋。衣布袍。履木屐。十年不易。此種人格。寧不可敬。卿宜銘識心中。俟聰兒長成時。日日耳提面命。勿徒震偉人之名。當使有完人之實。吾心乃大慰矣。吾頃隨蔡公至此。本不當

以私廢公。寧家視汝。惟此數語於聽兒一生至有關係。我乃不能不覺開告汝。今我且別矣。卿玉體如何。艱難門戶。尙能支持否耶。一家重寄惟卿是賴。惟萬萬自愛。蘅娘曰。君行矣。家事有我在。必不貽君後日羞。無國何有家。今吾國致此現象。非人人致力於國。卽人人不能自有其家。我匪不知南浦之生離。等於北邙之死別。然君鵬翼纔摶。我斷不忍令君垂翅而歸。茹荼之苦甘於嗜薺。門戶艱難。復何足恤。自君行後。東鄰施嫂大可笑。人憫吾弱小。時以財物相餽。我自審曩日在學校中所習圖畫手工成績良佳。出其餘伎。尙能自活。宋人有言曰。入門求已者餓死。出門求人者辱死。與其辱也寧餓。況我未必遂致餓死。寧甘受此嗟來之食者。姚郞聽至此。軒眉而笑曰。能如是乎。我死亦復瞑目。我舊日佩刀無恙耶。眷秋曰。主人勿復言。此言之。婢子猶不寒而慄。土花凝碧。纈眼生棱。夜懸床頭。輒錚錚作響。知他有幾許抱負。乃爲此不平鳴。姚郞曰。汝等勿爲是語。不覩今日蔡公喪儀中有遺服亭耶。文丞相之玉帶硯。楊椒山之血衣。百世流傳。後先輝映。此刀爲我平時愛玩之物。雖英雄無名。而精神斯寄。他日傳諸聽兒。亦一大好紀念品。言至此。出懷中時計視之曰。晚矣晚矣。顧語蘅娘曰。珍重珍重。乃昂然而別。別時猶口吟一詩曰。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敎子孫。蘅娘至此。恍惚憶及姚郞業於納谿陣亡。噩耗傳來已久。此日相逢。殆其夢耶。大慟失聲而哭。忽聞有人呼之曰。女主人夢魘矣。蘅娘被呼而醒。回視枕畔。淚痕已溼透重衾。時則眷秋方抱聽兒立於牀側。笑曰。我頃方覩蔡松坡先生出喪歸也。

霜整冰清錄彈詞

惜華

費宮人事見北墅緒言

曾聞古聖訓相傳。女子小人難養焉。然竟有明亡國史。一班宮妾與中官。殉身社稷懷忠義。足使降臣愧汗顏。時有宮人身姓費。德容壯麗性幽嫻。懷宗周后同青眼。命侍賢良公主前。謹慎小心勤服役。因而公主十分憐。維時流寇風聲惡。主上憂心日夜煎。雖則費娥年尚幼。卻也是杞人憂抱暗呼天。每逢王監承恩至。必向殷殷問一番。王監道言軍國事。爾居深禁不須談。費娥答道惟居內。所以尤須問在先。好待從容籌計畫。臨時免得費心田。承恩聞語深奇異。暗讚宮人異等閒。其後寇氛逾逼近。費娥探問更多端。承恩道爾何爲者。只爲吾身儘絮煩。何不也從旁處問。雖道說他人盡是不知原。費娥答道誠如此。彼等俱皆泄泄然。誰識愛君兼愛國。只有公忠誠一點秉心虔。故而一再勤相問。莫怪多言與你纏。王監愈奇他見識。覩人料事信非凡。便云爾道先爲計。諒早胸中算定盤。究竟是怎樣安排能避禍。可容末議妄加參。費娥道亦無他法。總之是但願烽煙掃四邊。萬一事機遭不幸。拚將一命赴黃泉。然而徒死渾無益。總也須殺賊留名著簡編。王監道眞能若此。果然是名傳千古死非寃。但想那一般喪節偸生者。起初時也道忠心一片丹。待到了生死關頭旋改變。欲求得始終如一卻眞難。你今試自心中想。可能殼不食前言自信堅。答道如今何用辯。請於異日驗吾言。兩人一席閒談論。卻被那魏姓宮人聽得全。他與費娥原素善。年華差長美嬋娟。聞言不覺長吁歎。說道是卿計難能我自慚。倘若果然臨大難。惟將一死此身捐。堪欽弱質知忠節。立志偏能勝偉男。

自古歲寒松柏見。莫將巾幗太輕看。

崇禎甲申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都城王承恩走報帝。一時宮中之人盡皆環泣。

正宮自縊報朝廷。次及袁妃亦雉經。帝更親身持利劍。手傷嬪御幾多人。復將公主傳呼至。道爾年纔十五齡。只道皇家生是福。誰知今日這般形。言時左袖蒙遮面。右手揮刀下絕情。畢竟那天性之恩難汨沒。一時手顫刃難擎。因而左臂雖然斷。留得游絲一氣存。然後帝偕王監出。登山同縊壽皇亭。維時有僞衣內監何新者。趨入深宮欲見至尊。忽見地中公主仆。費娥在側泣嚶嚶。二人商議同施救。公主居然慶更生。含淚一聲長歎道。你們救我沒來因。父皇賜我將身死。何敢偸生在世塵。況且賊兵如入內。必搜宮眷肆胡行。我身終究難藏匿。枉費你們一片心。費姓宮人忙跪稟。道言婢子熟思尋。請將主服從權賜。待婢子冒認天家一脈親。賊衆只求公主得。安知面貌假和眞。但須尋一安身地。莫露風聲外面聞。回顧何新重說道。此情須爾善調停。何新道此無庸慮。現有那國丈家中可寄身。公主便將衣授婢。一番泣別淚沾襟。何新負主忙皇走。逕去投奔國丈門。

其時賊兵將次入宮。魏宮人大呼曰賊來我輩必受辱。有志者盍早自爲計。遂奮身躍入御河。一時從之死者數百人。費娥目睹其死。然後還服公主之服。匿身眢井中。

須臾賊衆進宮門。先是搜尋帝后身。纔見井中人未死。服妝公主一般形。自成便命人援起。費宮人竟爾從容對賊云。我是皇家長公主。爾曹毋得亂胡行。自成見彼容豐豔。意欲收留入掖庭。卻爲每逢陞御座。神搖目眩不

安寧。恍如先帝常臨右。因此心中暗自驚。不敢再將公主犯。便教賜與姓羅人。那時羅賊非常喜。穩道桃源路可尋。又誰知惡煞當頭逢太歲。竟將命送女將軍。再講那費娥當日同羅語。王命如何敢不遵。但是我身爲帝子。何堪草草便成親。爾須設祭先皇帝。更把那王陵承恩附設靈。一炷清香同祭告。方能成就百年姻。於時羅賊聽他語。一諾無辭口口應。那費娥含淚先將先帝拜。回身更復拜承恩。說道是王公爾若能生者。可驗吾言是假眞。泉路茫茫祈少待。好待我忍將心跡表平生。一場哭奠悲傷甚。那其時羣賊紛紛備喜樽。張樂同將羅賊賀。更番勸酒意殷勤。席終不覺沉沉醉。脚步蹣跚到內廳。怎禁得花燭筵開重飲酒。假公主親斟玉液勸頻頻。酒酣羅賊含歡道。我與卿家鼓瑟琴。多感闖王恩不淺。欲偕

諧表愧無文。費娥帶笑回言道。此事無難我卻能。君請先歸羅帳寢。待我將表文撰就語君聽。一番假話欺羅賊。騙得他身入繡衾。屏去房中諸侍女。挑燈獨坐守長更。少時帳內鼾聲作。萬籟俱皆寂不聞。然後他玉手纖纖持利刃。泣向那賊喉刺入不容情。紛紛熱血同飛濺。逆賊雖然傷受深。負痛猶將身躍起。幾回跌仆命旋傾。維時賊衆聞聲異。爭向房中視一巡。只見那羅賊已遭謀害死。一雙華燭燄猶明。假公主盛妝未卸端然坐。默默無言似出神。細視方知他自刎。蝤蠐粉頸有傷痕。便將一節新奇事。細細申聞李自成。闖賊聞知驚駭甚。命教禮葬祔皇陵。從此後相傳公主完名節。不再搜求底與根。待至滿淸登帝位。訪知公主尙生存。爲招駙馬加封號。方曉得費姓宮人冒主名。堪歎費娥宮婢耳。卻能殺賊

報君恩。倫教李闖將他納。定亦身登枉死城。賊首既誅餘黨散。何勞三桂請清兵。惜他未遂非常志。僅把牛刀宰一豚。巾幗英雄眞不愧。買絲繡像卻該應。

女學要聞

學校中之女新聞記者　（靜）

日本萬朝報有女新聞記者某女士文名卓著。極爲社會傾倒。女士蓋神戶女學院畢業生也。嘗於新聞積有經驗。今其母校內女新聞記者尙有多人。學識亦能相埒。女學校中乃育此等人才。誠可謂珍聞矣。考是校係明治八年美國女教士密司塔兒卡脫與密司達潑剏立。學科極稱高深。爲神戶女學之冠。至明治三十一年。該院組織一文學會。定例每三閱月或四閱月。依其時之便宜開會一次。會場以講堂充之。每年三月生徒卒業之際。則舉行大會。闔院職員生徒。皆出席講演。及爲英語會話。披露課業成績等事。未幾遂有所謂院內新聞之發表。實爲此文學會之花。備具幾許興味。其範圍雖僅稱院內新聞。別於普通報紙。然體例完全。內容豐富。凡論說、短評、學藝、文苑、小說、雜報、雜錄等。應有盡有。雜報一門。於院內所有時事。以及職員生徒之動靜。編緝逐一無遺。外事之關於學務者。亦罔不擇載。所有文字。咸出生徒手著。當初辦時由女教員松田道子主任。主任之下則設記者數人。自生徒中擢任。卽論說有記者。學藝有記者。文苑有記者。小說有記者。雜報有記者。分任厥職。各盡其力。廣募生徒投稿。編輯之以成此新聞爲。至於經費。純由生徒擔任。繕印之役。亦生徒輪次任之。厥後逐時進步。內容外觀。益見優善。主任一職。亦由生徒充任。曩之月刊一册者。今已改爲刊週一册云。



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諸姊妹涖校參觀紀盛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二年級生　金衡

原作留百分之七十五增改百分之二十五博記

厥惟民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時。省立第二女子師範諸姊妹涖校參觀。先一日以函通知本校。諸同學風聲遜聽之下不勝其歡迎之情幾欲距躍三百。迨其抵校也本校諸教職員竭誠招待而田女師隆儀顧女師穀綏尤覺情意殷拳（歡迎一層尤妙在分作幾層寫）蓋二女師嘗畢業於是而與諸姊妹先後同學水源木本人情莫不曙其所自出理固有然也（能將各種人心理曲曲傳出）諸姊妹涖校參觀者都二十八人而男女職員三人以左右將護之維謹。指導諸姊妹分組赴高等初等各教室參觀本級以第五時上歷史亦參觀焉（參觀一層）既畢事諸姊妹乃整隊園門走廊間站向本校校長行敬禮秩秩如也翌晨招參觀朝會本校諸同學以校長之命與行相見禮時則校長肅乎其容申儆諸同學而告之曰（校長訓話鄭重提敘一筆柱掌）此實省立女子

師範學校與我校握手之第一次於校史可特筆也異日交換知識以期於互相勖勉刷新女子教育胥於是乎基之矣諸生其識之禮畢已八時諸姊妹胥赴參觀區立第一女子初等及縣立高等兩校本校校長實導之下午二時仍折回本校參觀本校高一諸同學體操罷課由諸女師陪待參觀本校高等小學部之新校宇搴裾登宇頂瞻眺河山如在几席諸姊妹徙倚盤桓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寫景物妙）乃下於是本校校長設宴以饗之饗畢諸姊妹整隊膳堂前站北向請本校校長出南嚮鞠躬級長代表致辭謝本校校長亦以招待之不周致其歉忱答一鞠躬禮畢肅肅退諸同學見其威儀棣棣文質彬彬出言有章進止有度未嘗不歎觀止而致自慚其形穢也惟以吾儕之生性疏野未獲從容晉接質疑問難以傾發諸姊妹胸中之武庫（警筆亦好）卽此應對進退之間已足以觀感與起於無極（用筆極有分際）而知平日之習禮有素矣抑吾重有進焉者夫以本校之僻處鄉隅吾儕柴愚參魯之不嫻於儀文尚足以動省校諸君之觀聽而引爲他山之切磋亦惟我校長與教師之熱心毅力夙以動之以致此也語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然則吾儕之所以蘄副其實以不負本校諸教師之熱心而無辜來者之望者何可不深長思乎願以是爲諸姊妹勖且以自勖焉

作新吳江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校舍記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 辜臥雲

作新吳江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校宇記

無錫錢基博撰

原作存百分之四十改百分之六十博記

吳閭之南楓江之濱有鎭曰同里鎭地當南北之衢爲江浙門戶其戶口闐殷通闤帶闠而學校之林立與之相稱雖通都鉅邑不啻而尤以我麗則女校爲本市任味知先生私人之所創辦成績卓著聲聞隆起故諸姊妹負笈來學者比肩踵接於道叙同里之盛麗則女校之成績卓著千回百折方纔落到縣立第一女高與麗則女校有如何關係如何敢歸縣立如何建築新校舍作一口氣說下眞有獅子滾繡球通身跳舞之勢讀者宜細玩之吳江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其初亦附屬我麗則女校之一部也實惟周前縣長以吳江無縣立女子高小擬擇私立女子高小之成績優良者撥給公帑收歸縣有而我麗則女校之高小部厥乃魁然首與選焉於是我校長任先生以諸姊妹負笈者之日衆而本校教室不足以容之也又以本校私立性質之中初兩部不宜與縣立之女子高小同處一校舍以混淆觀聽也適有吳江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校舍之作新於是拓土闢基築之登登百堵皆興宏規大起耗資巨萬金纔由縣主者撥給銀幣五千六百元而已有不足則任先生以私資足成之嗚呼世固不乏田連阡陌饒有資產如我任先生其人者然大率以饜其聲色狗馬之好厚其宴安鴆毒之資已耳作文總須有襯筆方能出色師如任先生招致衆學如以例行念公好義發語出之領屬發常今以世俗人觀出任先生不可及來眞是雖得卒未有熱誠毅力腐心於女學而慷慨解囊如我任先生者也雖然使舉世皆任先生則任先生爲不足賢矣轉調侃人不少尤妙余於是乎記以告世之財聚而不知散者結出作意

度地不廣大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顯者爲然巴陵吳南屏語而博以之稱吳江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校宇者也宇七楹楹廣丈有咫深如之度地不盈畝而高矗雲霄中分三層崒嵂登絕頂憑檻遠眺西北望吳山迤邐繞縣如翼而抱如屏而障脈接勢連翠靄可挹北瞰吳閶之北寺塔其上人行如蟻戶牖細幾如指頂大然無不可歷歷數南瞻具區汪洋三萬六千頃煙洲草渚遠浮天際周遭佰數什里間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竹南屏所云向未知其有於此也而今有之庶亦足以激發學子之志氣資登覽以自廣壯觀哉徵吾執友任味知先生之力不克致之也經始今歲之五月閱八月迄事庀材鳩工耗銀幣枚計八千三百相地得劉姓基價購直銀幣千而他雜費不與焉幾由縣主者撥得銀幣五千六百而已先生慨然發私藏都所費倍稱不啻傳者佗相告語曰侈哉先生之不吝其私橐也若是

乎其賤財而渴義也雖然猶淺之乎窺先生也先生家承通德綺年瑛瑛稽古若時欲緒厥績發憤言曰師傅保姆之助德容言功之教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古賢聖之教女子者何周至也後世陰教不章無才是德婦學日卽於榛蕪甚非所以昭前徽作女範之意也用丕基我麗則女校於私宇自丙午迄今日什祀之間道化大行負書荷笈比肩接踵壹壹如也兢兢如也其中初等小學高等小學師範中學靡所不具備而吳江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校厥爲我麗則女校之高小乙部蛻化者也實惟舊令君周君藹以吳江不可無縣立女子高小而又重主校事之未易其人輒擇私立之聲實駢美者撥帑歸縣有而我麗則女校之高小乙部著績號稱甲通縣茂膺首選焉然而四方來觀化者道行指者女黌肄學至者猶嘖嘖盛稱曰麗則麗則莫改其故而任先生則以私立性質之麗則中初兩部不可與縣有之

女子高小同庇一宇混淆人觀聽費縣官費以爲己名也校宇於是乎作新而竭誠佑贊參與以有成功者則縣紳金祖澤柳蓉曾二人縣文學掾邑人王葵宸禧倫周公才三人麗則女學講師邑人麗琳王家騵任傳鶴三人都入人例得書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 日將刋桓紀績昭示來者謂不佞比廁講席亦知茲宇經度之所自是俾書衣大凡彰施屋壁

擬賀馮華甫督軍當選副總統書

上海聖馬利亞書院女學生江寧章金寶

明公道耀神源德鑄靈極譽拂紘外芳激震中自夏初黎大總統正位副席久虛今公褎然當選海內人民罔不延頸企踵待公蒞任蓋公夙懷經緯之才抱安定之志功邁蝴殷績起匡漢弔生民於水火不讓商湯救斯人於塗炭無慚周武金寶籍隸金陵先祖瑩嶲得免樵蘇數世園林未遭兵燹公於吾寧可稱德被羣生恩同再造矣今公膺此大任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某之心能無踴躍故特奉文以賀

原評 文經鎔煉而成準情合理非同溲使詞華

擬遙祭蔡公松坡文

前人

維年月日上海聖馬利亞學院學生章金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遙祭蔡公松坡之靈曰嗚呼我公一代之雄深習軍學超超凡庸前清外官坐鎮軍中閉姦輿良昭昭可風駭正怡邪蹇蹇我公響應鄂師以勇爲忠推翻滿廷匡漢有功督軍於滇勞悴厥躬觥觥參政召任都中袁氏擅權鞭策八荒我公仗義又蹈火湯潛出京津起義南方天佑斯民巨奸先喪黎公纘任去否謀臧我公鎵是無憾衷腸解甲止戈節義

煌煌愛國愛民厥忠厥剛嗚呼我公一世之良二豎爲害求醫扶桑年不三紀遽登仙鄉哀公壯猷宏著旂常讚公遺言可紹官方憶公音容惛我感傷吊公英靈涕泗滂皇魂兮歸來無留他邦嗚呼哀哉尙饗

原評　仿作葩體辭氣蒼茂音韻悲涼讀之令我擧節不置

案章金寶女士爲北京中法實業公司總理章文通先生達長女淸封一品夫人張太夫人孫女其家世具詳上海周桂笙先生樹奎所爲張太夫人行狀見本報第二卷第十一號文苑欄

禮堂木犀記

湖北省立女子中學校四年級學生劉明暉

丙辰秋仲余留學鄂中女子中校課餘之暇散步禮堂前院忽覺玉蕊迎眸淸芬撲鼻擧目東望則假山間之木犀正盛也吾想是花開遲桃李之後香飄梅菊之前與冷露以爭春臨淸秋而不隕殆有得天獨厚者歟當夫東風送暖大地陽回杏稍綻紅柳條蘸綠淺草平鋪而競茂佳木葱蘢以向榮百卉芳菲萬花鮮麗足使騷人詠士游目騁懷而此木犀固願安吾素而不屑與之較也乃無何春光一去景物漸非蝶散鶯飛落紅遍地風狂雨驟敗葉盈階轉瞬間草萎木枯深可慨矣木犀獨蕭疏馥郁挺秀於衆芳零落之餘花簇簇以綴金葉叢叢而疊翠趨謁則裙履生香訓誨則齒牙有艷其一種品潔行芳之概若有以詔吾儕而示之規範者夫豈可與凡卉同日語耶既記以文更譜之成歌歌曰月中香露灑闌干獨噴孤芳未解寒一自春花消歇後秋光贏得擧頭看團團一樹四無鄰點綴涼秋萬蕊新莫道無言師不隱聞香立悟更何人

工於比興

晏子御者妻論

河南省立女師範學生 閻芳文

古來賢才其辱身僕隸室人交謫名不登仕版氏不列薦章因由汲引無人實亦內助非賢無以激發其志氣使之域於卑賤而無以自拔此亦室家之恨事也若晏子御者之妻則異是晏子爲齊相勳名赫奕其出也高車駟馬御者執鞭洋洋得意旁若無人其妻窺其狀而恥之憤然請去矙彼良人猶甚中庭之訕泣羞哉季子并無下紝之殷勤倘御者恬不爲怪其妻亦無如何耳乃詰得其故遂自抑損晏子薦爲大夫居然稱職內不慚佳偶外不負良相雖臣僕受知於公叔樂羊改行於貞義何以過焉晏子因虛懷汲引御者亦有志竟成洵可爲賢矣雖然御妻者亦善於諷也揄相臣之謙以鋤其驕志擿輿臺之賤以動其恥心激昂慷慨足以立懦而廉頑洵巾幗中之錚錚者乃遭時不遇爲御者妻若非晏子之薦引其夫不幾埋沒於車塵馬足間而無由伸其壯志乎世有遇人不淑下堂求去或致覆水難收者其亦對之滋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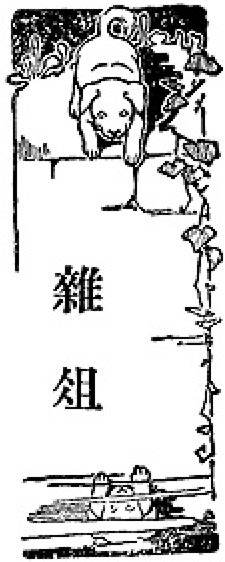
竊御激夫女界之卓文以沈痛之筆出之洵足立懦廉頑

譯歐文拊掌錄自序

上海務本女塾高等科甲級生 華昭復

余生平好玩美景而考奇蹟童時卽喜獨行村中作探險計雙親憂之恐余迷道或有意外之虞故每飭人偵我而受雇者多藉此以獲利焉年稍長旅行之意亦漸廣午後課畢常散步郊外凡爲書史所載及遇盜見鬼之區余盡稔知之有時過訪隣村偉人考其風俗以增我知識有時暑假遂登高峯遙矚而甚

訝吾所居之地球乃若是其大也由是游癖與年俱進而尤好讀古人游記反置校課於度外每逢天氣清朗信步至於商埠觀彼張帆駛往他方之舟不覺心動神移恍如一身竟逐此舟而去已而讀書既久游志亦堅即在本國所經之地亦不爲少若第以愛風景故則亦無須遠遊蓋大塊文章實無他國足與吾邦媲美也湖光如海山色如畫巨瀑如雷長江大河流入於海綠林華美雲光奇幻備此景色決無一人須越境而探勝矣雖然歐洲文獻之區也吾美多未來之期望而歐洲擁萬古之菁華其荒址廢墟咸有史蹟即殘碑一片亦足憑弔故余深欲一臨觀古人建功之地追蹤先哲登彼古堡而徘徊於廢城之下以置身前休蔭被之中外此尙欲過訪偉人然吾美偉人無城而不有余雜處其間覺一身見曝於偉人陽光之下幾欲槁矣而於城中之偉人尤甚願余猶欲往觀歐洲之大人者何哉余嘗讀哲學家言凡動物一至吾美即漸退化而人亦然吾意歐洲之大人必高出於我遠矣其猶愛爾迫司山與黑遲河濱之培塿比乎彼自命大人而來美遊者蓋在本國特小人耳余故欲一臨其地覩彼所謂大人即我所由之而退化者也雖然余遊歷之志既遂而其行之爲佳運乎抑惡運乎因余所不能定也余所經之地凡數國覩覩人生之變幻雖不能言以哲學家之目光觀察之然亦頗類好畫者徘徊於畫肆窗外人物山水皆足移其神焉近時遊者每挾一鉛筆記其見聞故余亦約記一二擬歸贈吾友作消遣品及已歸偶一簡閱余心爽然若失蓋余怠惰之性竟使余放棄其重大足記之事余甚恐余之稿本亦將如彼所謂環遊大陸之畫家其所圖繪多小小村莊風景及無名之殘碑耳如聖彼得之禮拜堂羅馬之大戲園意大利之瀑布及奈伯而司海灣皆付缺如故其全集中曾無一紙涉及火山冰河者也



女藝文志

廉江江山淵

昔者班固譔漢書。仿劉氏七略而述藝文志。遺文往籍。獲以不墜。或其書雖佚。而目尙存。後儒足資考訂。厥功茲多。然古今女子著述芬芳。雖鍊經鑄史。百無一二。而詩文詞章。亦足昭垂來禩。惜無人集而志之。其目不存。其書亦湮。滋可惆矣。雖然自班書以後。史册煌煌。而藝文有志者。不過數代。闕者尙多。矧女子之作乎。竊不自揆。博考古今。裒爲一志。略仿王氏玉海朱氏經義考之例。爲女藝文志一書。散文碎篇則略焉。或爲寶貴往籍者所不棄也。惟隨得隨錄。罣漏自多。而朝代先後。亦未遑訂正。讀者諒之。

女誡七篇　漢班昭譔

按班昭。字惠班。一名姬。班彪之女。班固之妹。曹世叔之妻也。博學多材。爲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又昭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譔集之。又作讚焉。（見後漢書）

漢書　班昭兄固譔昭續成之
按班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其書初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帝又數召昭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見後漢書又按大家亦稱大姑。家姑古音同也。）

經說六篇　漢徐氏譔
考鳳陽府志。徐氏字小季。失其名。著經說六篇。傳老子。按所言則經說之外。於老子必有譔述。惜不可考耳。

列女傳解　吳虞韙妻趙氏譔
按皇甫謐列女傳。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三年卒。

列女傳注八卷　清王照圓譔
按王氏照圓。郝懿行妻也。夫婦皆苦心勵學。郝疏爾疋。盛行於世。王氏譔列女傳注八卷。附郝氏遺書以行。

列女傳校注八卷　清梁端譔
按梁氏端。汪遠孫妻也。汪氏一家。世傳經學。婦人亦讀書明理。端以列女傳無善本。乃爲校注八卷。今行於世。

元日冬至進見儀　晉劉臻妻陳氏譔
按晉書列女傳。劉臻妻陳氏。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又譔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璇璣圖詩　晉蘇蕙譔
按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見晉書列女傳）後武則天曾爲之序。今尚存。

香茗賦集　劉宋鮑令暉譔

按小名錄。鮑照字明遠。妹字令暉。有才思。亞於明遠。著香茗賦集行於世。

女論語十篇　唐宋若華撰妹若昭釋

按若華貝州淸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華。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華昭文尤高。若華誨諸妹若嚴師。著女論十篇。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爲傳申釋之。

遺芳文　唐牛應貞撰

按宋若昭牛應貞傳。牛肅長女曰應貞。少而聰穎。經耳必誦。年十三。凡誦佛書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著文章百餘首。初應貞夢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文名曰遺芳。

續女訓　唐薛蒙妻韋氏撰

按唐書韋溫傳。溫一女歸薛蒙。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

花蕊宮詞百首　孟蜀花蕊夫人撰

按花蕊夫人徐氏。靑城人。孟蜀後主妃。幼有才色。別號花蕊夫人。又升慧妃。效王建作宮詞百首。

和鳴集　宋張祺妻史琰撰

按史琰字炎玉。眉陽望族也。警丱資穎。嗜學。長歸於張祺。日游心於編簡翰墨。平生臨覽之勝。燕笑之適。與其夫詩詞唱酬。格調閑雅。久而盈篋。手自、敍次。目曰和鳴集。(見徐閎中黃庭堅綠棠贊跋)

金石錄　李淸照與其夫趙明誠撰

按李淸照濟南人。嫁趙挺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詩文稱於時。(見宋史)明誠撰金石錄。淸照亦筆削其間。(見貫耳集)

閨秀集二卷　祝磯妻徐氏撰

按祝磯妻徐氏。蘇州人。敏慧能詩。筆墨畦逕。多出杜甫。而淸平冲淡。蕭然出塵。其賦尤工。有閨秀集二卷傳於世。(見蘇州府志)

斷腸集　朱淑眞譔

按朱淑眞錢塘人。幼警慧。善讀書。早失父母。嫁市井民家。其夫鄙惡可厭。淑眞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怨之思。宛陵魏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

四書集義　郭氏與其夫盧玉溪譔

按郭氏名正順。侍郎元德之女。盧玉溪之妻。通四書。明性理。玉溪編次四書集義。郭博覽精究。分輯類集。功實半之。(見貴溪縣志)

(未完)

閨秀詩話（續二卷十二號）

寶父

同一離別也。而有三境焉。少年科名得意。一笑出門。彼此生歡喜心、此境之樂者、一也。思好方濃。饑寒遽至。謀生無計。迫於不得已而行。此境之苦者、二也。其下則嗜利之徒。貪癡無已。行裝一出。動輒數年。彼其閨中人。豈盡無雲鬟玉臂。顧影自憐者。而似水流年。徒傷凄獨。此境之尤苦者、三也。境殊情異。言卽因之。歸化劉牧庵弱冠舉孝廉。婦何氏送其入都詩云。壯行珍重愛春華。努力前塗莫憶家。盼得泥金好消息。攜儂同看帝城花。與會語、自覺可喜。延津王彥成茂才游幕浙江。婦周氏寄詩甚多。錄其一絕云。郎行朝暮覺形單。郎返如何度歲寒。生入玉門容易事。饑驅人說早歸難。沉痛語、自覺可憐。鎭江李氏女適某商人。年二十四而夭。所作詩悉自焚之。僅得其歎花詩云。濃姿豔質爲誰妍。消盡春光亦枉然。翻是半開零落好。等閒猶可博人憐。抑鬱語、自覺可慘。同一有才華之女。而所遭懸絕。乃若此耶。

天台陸季和有婢嫮嫮。頗屬意焉。婦張氏淑儀知之。戲以詩云。郎君最愛婢嬌憨。臉際眉間笑語含。怪得

昨。朝。問。闕。草。輪。他。兩。次。得。宜。男。論心我亦喜溫柔。每有新詩與唱酬、今日、喚、他、幾、一、看、羞、紅、兩、頰、便、囘、頭問時說到眼前春一個嬌羞一個嗔。戲語兩家都莫惱。明、年、罰、我、作、冰、人。今番望眼總盈盈撮合何難要妾行。但問同心歡結後。大家爭樣謝儂情。屬語俱趣。其謔之過甚者。則七律一首。中有句云。不妨暗裏通。眉語。未許人前便目成。及娉娉備側室後。淑儀有句云。青衫紅袖兩情濃。今日妝成意態慵。含笑問花花不語。此時眉眼却羞儂。娉娉答云。欲通私意怕娘嗔。但任娘行笑妾身。舉止本來羞澀甚。大方何敢學夫。人。互相調弄有如此者。

淑儀有詠春扇句云。花前微扇帶清芬。袖底輕籠摺細紋。寒愛圓爐春愛汝。一年。恩好却平分。蓋亦指娉娉言之。

嚴州周弼仲室潘氏。年十二。即能詩。詠蕉云。濃陰深護綺窗東。亞字欄干面面風。鴨篆細紋簾不捲。一家人住。綠。天。中。丰韻劇佳。

湯陰女子韓淑珍有題畫句云。山高泉急水平橋。霜歷。秋林勢不驕。爲問吟鞭何處指。人間征路太迢迢。聲調高逸。神味更悠然不盡。此眞七絕正宗。不圖於巾幗中見之。

高唐旅店有綠筠女子題壁云。良辰都向客中過。知道親幃近若何。猶喜蓬窗今夜雨。省兒歸夢帶愁多。

交河店中有泉州女子王妙琴題壁云。關河日落早秋天。心急途遙馬不前。別有悲懷消不得。冷侵孤館不成眠。二詩皆庚戌入都見之。聞王因夫客雄縣病不能歸。獨攜一嫗一僕跋涉間關來省夫疾。自是女子中有膽氣者。

貴陽蔣安甫年十六舉孝廉。婦蕭氏詩云。宴開燒尾喜成名。少小居然作壯行。百樣笑他渾不管。泥人還是說閒情。得科名於夢懂天中。的確有此神理。

癸卯春。寘江寓中見一少年。攜一美女子。年可十八

尤浹洽之情溢於言表日事手談晚則擊節謳歌音磔磔不可辨余疑其挾妓蹴居而舉止不類問之主人曰夫婦也姓洪名璧亦讀書人予詣與少敘知為長沙籍女始欲避洪止之既乃令出所作詩篇示予中有思夫曲十餘首得風人遺意予最愛其二絕云行行湘水滾采采楚山曲美人遲不來蘭蕙正盈掬朝看一片雲莫聽三更雨不惜姿形單念君誰與處予問洪攜家來此何事洪未即答女笑曰人娶婦在家何事何處非家相與大噱按此事與李瓊仙夫婦絕相類然彼豪邁此閒逸則情致又有不同者

秀水高素嫺年十三即能詩詠荷云新荷曉日一般紅芳氣侵人笑語中始信色妍須帶露自然香遠不因功梳妝草草迎涼處世界花花入望中莫使采蓮人折去盡長留繞玉簾櫳詩頗清妍出之髫齡女子自不易得

青州董叔齊婦周氏十餘歲時讀古今詩成誦者近千首嘗戲為之父某輒以為可學由是益致力焉既嫁叔齊伉儷甚篤叔齊以申韓學為州縣幕所至南北必與婦俱婦諸城曉發詩云萬象極寥闊浮雲無所依霜華欺曉日風力透征衣路溼馬蹄滑年荒人跡稀思歸能幾日鴻羽又南飛詠鏡云菱花光彩自晶瑩轉覺相看影過清生質那能皆美秀年華猶恨有枯榮縱無恩怨干卿事從此悲歡異世情留得輕塵遮蓋好照人何必太分明蓋以規叔齊也

詠鏡詩佳者頗多常州王氏女云高堂明鏡感青絲女伴閒來照影時見得分明全不語教他好醜自家知會稽程幼環云思量對面著誰身相看丰姿總出塵畢竟笑他含蘊少一絲藏躲不容人幼環與壻李生皆有風致情好亦濃此竟似戲謔之詞其詠宮鏡者則新昌胡管侯婦張氏云不見鸞棲見鳳蹲故宮無復照春魂深深埋玉知何處斑漬殘紅尚淚痕詠古鏡者雲和魏蓉裳七律中二句云斂盡光華歸黯

淡深於閨歷始糢糊時魏有小姑甫十歲從魏識字因指鏡戲令賦之女應聲答云古鏡何如古月圓不知入世幾千年月光猶比鏡光好此鏡都應在月先愈癡愈靈愈拙愈妙較之嫂作一人工一天籟也

淳安趙玉磬初嫁時有對鏡詩云垂髫全改舊丰神對鏡渾如又一身自笑娉婷年十六生疏從未識斯人妙在言外有姿致德州秦芷香詠鏡云開奩相對倚妝樓不見芙蓉現上頭惱煞終朝無個事看人嚬笑看人愁蓋調其壻也

趙玉磬適孫姓壻名禮淳安諸生家貧女操作極勤體素弱雖力所不逮必妥置而後安由是致病以前詩丰韻觀之如彼其人而自苦若此非所謂德容兼備者歟女又有卽事句云鎮日蓬門靜不開晚炊無計正徘徊西風最是解人意滿送一庭黃葉來雖處困境興趣亦復不減

程幼環暮春句云爲惜殘花不掩門半庭微月送黃昏今宵合伴梨雲睡贏得淸香繞夢魂魏蓉裳早春句云雙燕依人話畫梁小窗春色映垂楊戲收花露濃研黑寫出新詞字亦香蓉裳年未三十而寡由是不復作詩夫杜氏名鈗邑諸生

蓉裳小姑曰慧娘長而姿容甚麗其春曉詩云鳥聲啼徧小迴廊曉夢驚回漏正長春滿簾櫳閒不捲迷離無力試新妝詩以情勝前詠古鏡詩何其樸拙此又何其嫵媚

閨中沈氏女詠春草云別情隨處總魂銷草色迷離入望遙如此靑靑回首憶似郎袍影妾裙腰甚新

（未完）

女學要聞

民國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爲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十週紀念。該校校長齊璧亭先生。特開學藝展覽會。（參觀本期圖畫門）各班學生當場作文。於一點三十分鐘內所作之詩文成績。甚爲優美。觀者咸稱譽不置。茲將各學生當場所作之文字選錄數篇如下。以備各女學之觀摩。

記學藝會事十一月十一日作

三年級學生張馨揚

丙辰之春。齊璧亭先生來長我校。迨晚秋。諸生學業益進。乃開學藝大會。俾學生家庭得知學生成績之優劣。徵同學諸生作文以記之。余觀夫學藝成蹟。羅列禮堂。奏樂歌繪圖畫化學試驗生理解剖。一日之間。變幻數四。此則學藝會之大觀也。同人之進備矣。然則各生家長以及親朋。多會於此覽會之情。得無異乎。若夫唱歌奏琴。地理繪畫以及英語生理物理化學之類。或則妮婉抑揚。或則色相豔麗。或則詞理深奧。或則意趣橫生。則嘉賓蒞此。有不心曠神怡。私慶我儕女兒有成者哉。至若尼布楚條約故事。則俄勢薄弱。中國勝優。諸君覽觀。能不快然於中乎。然而苟一思及今日。則適與彼時成反比例矣。況今日我之見過於彼更甚於昔時之彼見過於我哉。且也外患紛侵。內亂迭起。我國前途千鈞一髮。思之足懼。嘉賓愛國。則有不勝今昔之感。心有所悲者矣。然而挽回故態。強壯種族之責。又參觀者所心愛之女兒任之。他日能如願以償否。其悲歎必百倍於今日也。自今以往。望我同學。皆當以我儕前途任重。故協力同心。發憤策勵。兼程而進。以光我女界。強我國家。庶不負父母之生我。育我。師長之規我。教我也。余拭目望之。

餘興

通俗演講及遊藝會最適用之幻術

寄社
梅夢

通俗教育及學校遊藝會。貴在引起人興味。使聽者不生厭倦。故幻術一門。近日教育界於開會之際。恆作為餘興。惟教育家所研究之幻術。與江湖派不同。江湖派所演幻術。胡言亂語。毫無宗旨。教育家則即於幻術中寓教育之微意。或闡明理化。或警醒國民。一言一動。務使聞者有益。是編各種幻術。係寄社與余歷在吳縣通俗宣講會及各校遊藝會實驗。頗為觀者歡迎。惟演術時言語宜隨意變化。務以通俗而有益於社會為主。能不背教育二字。則得矣。梅夢識

(一)魔棒

演者登臺鞠躬。說道。自從歐洲大戰爭以來。報上登得落亂。什麼海底潛艇。什麼空中飛艇。好不利害。我們中國要想抵禦他。除非有了齊天大聖孫悟空的本領纔好。因此上鄙人買了一部西遊記。足足讀了幾千遍。讀得爛熟。朝也想孫大聖。夜也想孫大聖。好了。有一天。正看西遊記出神。忽然眼前來了一個火眼銀睛的齊天大聖孫悟空。當時鄙人就求大聖傳授法術。教吾中國。那大聖大聲道。你要老孫傳授法術倒也容易。須吃老孫一棒。說時遲。那時快。這金箍棒。就當頭一擊。鄙人趕將雙手奪住。大叫一聲。哎呀

醒來却是一夢。心中想道。那小說書上說的。倒底是毫無影響之談。不要說西洋槍礮利害。非棍棒所能抵敵。就使眞有孫大聖生在世上。恐也沒有法子。還是多開幾處學堂。培養些人才出來。那時潛艇也會製造。飛艇也能駕駛。就不怕他了。咦。說也希奇。明明做夢。怎麼金箍棒倒被鄙人搶著了。諸君不信。請看(此時取棒在手)這棒長不過尺許。然而變化無窮。現在可以給諸位試驗試驗。乃取紅綠簽袋各一個。摺展數次。遍示觀者。以明無物。呼二助手登臺。令左右立。右立者持紅簽袋。左立者持綠簽袋。演者居中。以二指撮魔棒之上端。徐徐納入紅簽袋中。道棒要變了。說聲變。將兩指一鬆。棒從袋中漏下。墮地有聲。觀者大笑。(笑不靈驗)演者道。笑不得。諸君笑了。我的幻術就不靈驗。一面說。一面仍以二指撮棒端納入紅簽袋。墮地如前。演者焦躁道。什麼今朝不靈。躊躇半晌。取紅簽袋視之。作醒悟狀道。原來這袋是洞穿無底的。所以不靈。給觀者張視一遍。眞確其觀念。仍令右立之助手張持。(關鍵一)演者將棒擊桌一下道。不管袋穿不穿。幻術總要做。我說了話。是從沒有失過信的。諸君看好。將棒如前法納入紅簽袋中。少時。(關鍵二)左立之助手道。你這紅簽袋是穿的。我這裏綠簽袋是不穿的。阿要來試試。演者道。好好。就在綠簽袋內試試看。說著將棒從紅簽袋中取出。納入綠簽袋內。說聲變。將指一鬆。棒入袋中。演者拍掌笑道。魔棒變不見了。旁觀者必笑道。棒在綠簽袋內……演者復向綠簽袋中探取。露出棒端數寸。驗之道。不錯。將棒仍入綠簽袋中。(記好)向左立之助手道。你要看好了。休被他逃走了。助手道。看好看好。逃走了我賠。演者又向觀者道。請諸位也看好了。休被他藏匿。於是演者說道。我用電氣引他過去。右手向左邊虛撮。喝聲起。向右邊一撤。說聲去。向觀者道。現在棒已被電氣引過去了。諸君不信。請看。伸右手從

紅簽袋中取出魔棒擊桌一下。(關鍵三)觀者大笑。右立之助手道。綠簽袋中還有一根。演者道。不錯。待我取來。伸左手向綠簽袋內探取一個。空作惶急狀向左立之助手道。你將魔棒藏在那裏去了。左立之助手道。你右手裏的不是魔棒麼。演者道。那是我從紅簽袋中變出來的。方纔我明明白白將魔棒放在你袋裏。叫你看好的。什麼不見了。怪不得你方纔招攬生意說。你的袋不穿的。原來是要騙我的棒。快些好好拿出來。就沒事。否則是不能干休的。左立之助手說道。我立在這裏。兩只手捧著這袋。像學生聽從先生命令。動都沒有動過。什麼會藏你的棒。你既納入袋中。請你向袋子要去。演者放下魔棒。雙手接過袋來。恨恨的將袋揉作一團。(關鍵四)道。我棒也不要了。你這夥計也用不著了。去罷。右立之助手道。還是我好。演者道。你好你好。請你到那裏看遊藝會去一鞠躬下臺。

預備

木棒一支。長約一尺五寸。上端圓徑七分。下端圓徑八分。糊以黑色蠟紙。視之如黑漆棒。棒套一個。亦以黑色蠟紙爲之。大小長短。一如眞棒。畧寬。惟上端鑲一洋鐵圈。於內俾二指挾棒端時。不致鬆脫。預將紙套套於眞棒上。備用。又備紅綠簽紙袋各一個。袋體以新聞紙製之。較魔棒長五六寸。紅簽袋底須洞穿。中製一夾層。綠簽袋無夾層。底不穿。標以紅綠簽者。辨記識也。製以新聞紙者。袪其疑也。

關鍵一

初次助手所張之袋口。底係洞穿。故棒從袋中。墮地。及演者二次將穿袋示觀者後。令助手所張袋口係有底之夾層。

關鍵二

至第三次將棒納入袋中少時。以二指。挾棒套。長端之洋鐵圈輕輕一鬆。眞棒卽墜入夾層中。然後將棒

套徐徐舉起。(一如眞棒)納入綠袋中不知眞棒早已在紅簽袋矣。

關鍵三

從紅簽袋變出魔棒時。擊桌一下。所以。祛。觀。者之疑。且顯。明。穿。底。袋。之奇。妙而堅。其。果。有。變。化。能。力。之。觀。念(此一擊不可少)

關鍵四

在觀者明明見魔棒納入綠簽袋內。以爲綠簽袋必有一棒。故必作恨恨之狀。而將袋。揉作一團。以示袋內。實。無。棒。也。(注意揉時宜手腕靈活否則紙袋破而紙套露矣)

西笑林

茹勝

試兒良法

一農夫欲爲子擇業而不知其性執近。乃以聖經、銀幣、萍果各一、置室中。而使其子入之。謂設其子食萍果則令世其業爲農夫。讀聖經。則使從事教務。取銀幣。則令學商業。及入覗之。則其子端坐聖經上。手持萍果而咽之。銀幣則已置袋中矣。後其子入政界云。

堅忍之效

某磨坊主人附火車赴市。謂人曰。吾人作事。若持之以恆百折不撓。莫有不成。旁有人攙言曰先生此言於理不通天下不能成之事多矣。譬如以篩盛水。豈持之以恆百折不撓所能爲力乎。磨坊主人曰。安有不能。其人冷笑曰。願承教。磨坊主人曰。待水結冰。則篩可盛之矣。

奚囊寸錦

竹西張潮山來原著
梁溪王蘊章蓴農校訂

序、

竹西、余桑梓地也。憶小時甫識之無。即聞族中山來先生天才穎妙。冠絕羣英。長而爲聲韻之學。稍事博涉。得見先生所著叢書數十百種。皆綜核古今。刻畫纖碎。其間冷雋之致。往往令人頤解神愜。不能釋手。夫學者終日經史大部之書。耳目心志。未免板重。引之雜家小品。乃覺胸次更換。別現靈光。譬如遊五岳者。不廢幽巖。享鼎彝者。時嘗昌歜。此亦大小相資。濃淡相濟之義也。余生爲造化所限。託迹荆釵。無能與藝林諸公一角其技。獨時時手先生諸編。作枕中祕本。今年春。隨夫子返棹故里。筆墨之暇。香爐茗椀。形影相依。自謂脫外間遊冶氣息。忽猶子西峨見過。攜一册索序。視之則先生奚囊寸錦也。驟閱頗茫昧其辭。及按圖徵譜。徑路井然。各有原委。宇宙間何可少此等佳致。余閨閣輇材。不足辱大君子之著述。獨其巧思別趣。適資小窗兒女文話之助。因泚筆序之。旣念先生負才不遇。畢業名山。諸友用文字投者。皆不憚齒芬。遊揚延譽。可謂文而豪矣。而余以族中一女子。謬承獎借。俾登士安之位。則先生之視余。其肯以脂粉鉛華。而不以鬚眉金石乎。余之啾唧蟲吟。殆將纖諸君子而得所請矣。

康熙丁亥暮春上浣族女賢靜菴氏襝衽端肅書

說明

五言排律一首。家字居中。上三行每句首字俱加家字上半之宀讀。下三行每句首字。俱加家字下半豕字讀。每行次句分上句尾半字爲首字。安邦起。

第一圖

六合一家



讀法

五言排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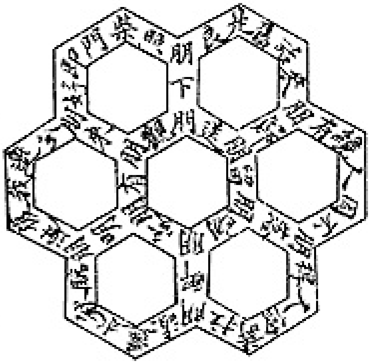
安邦原有道。首在愛斯民。
寬政隨方奏。天章到處新。
官寮賢將相。木鐸賴臣隣。
豝藉騶虞寵。龍緣豢父馴。
豵歌私載牧。牛飲醉誰嗔。
豚犬甘農畝。田間樂事眞。

說明

外層七言小律一首。月照柴門起。內層五言小律一首。月下朋觀起。前句尾字。即次句首字。朋字或讀全字作朋。或讀半字作月。俱、隨詩句文理所宜。其讀作朋字者凡九處故名。九錫不讀朋字者。字形稍開。

第二圖

百朋九錫



讀法

七言小律（溜本將體）

月照柴門卽好朋。月兮邀我復邀朋。月隨秋水還添月。朋拉詩僧又得朋。月不因人纔有月。朋來話舊是良朋。

五言小律（溜本將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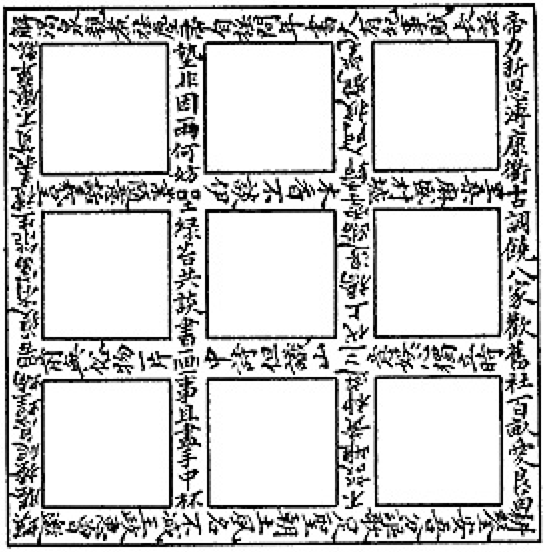
月下朋觀月。朋來月有朋。月明朋愛月。朋醉月嘲朋。月落朋留月。朋歸月送朋。

說明

外圍五言排律一首。帝力起。內層井字五言絕句四首。每第一字俱借外圍半字讀。十字相交處彼此借讀。或用半字。或橫用。或合二字各分其半。俱隨文之所宜。

第三圖

井圖



讀法

五言排律

帝力新恩溥。康衢古調饒。八家歡舊社。百畝愛良苗。
耕鑿安吾分。謳歌足聖朝。土風名不減。王政惠曾邀。
螟螣搔爬息。蝗蝻罟欆消。宮能生禮義。貧不厭簞瓢。
解渴泉親賚。祛塵帚自搖。問年書大有。紀事賦長謠。

五言絕句四首

十里桑麻盛。村墟草木香。不談伊呂業。隨意話羲皇。
口不設雌黃。神遊三代上。橋邊踏雪歸。入門披鶴氅。
巾墊非因雨。何妨坐綠莕。共談書畫事。且盡手中杯。
目前無俗物。一片畫中詩。但識山川意。娛心獨立時。

蘭閨醒睡錄

湘槃

臨桂倪雲癯撰桐陰清話成。其夫人典嫁衣數襲以資刻費。山陰汪芙生（瑔）有詩贈之云。汗靑無力付鐫刊。泊宅編成只自看。不是玉臺知己在。著書容易刻書難。典到金泥簇蝶裙。衣香新換墨香薰。刻成一卷珍珠字。好向深閨拜細君。雲癯夫人見之。語倪曰。雅謔也。然竊不願卿再著書。倪問其故。微笑曰。恐女兒箱。無多長物耳。倪不覺失笑。

聽平朱心池錦官桂林時。當薙髮。薙工誤將左眉薙去。其妻以筆補之。朱戲成絕句云。攬鏡掀髯笑不休。不留寸草自風流。縱然未得全消釋。也省春來一半愁。時樣從敎似月彎。含情妙在有無間。須知西浦雙峯好。不及淮南一角山。莫把雲烟較紫芝。平分濃淡最相宜。但敎對客多青眼。何必從人鬬白眉。苦吟賈島一生窮。落盡眉毫句更工。我亦珊珊具仙骨。開頭先試伐毛功。每笑淵材鐵鑷鉗。無端拙手誤眉尖。傳神倘遇長康筆。留取三毫頰上添。紫氣黃雲漫較量。虎頭新染墨痕香。補天原是纖纖手。莫訝多情老孟光。誦此詩想見其風趣。

或共僧人宴集。酒數行。一人問曰。坐中何人最懼內。衆未及答。僧曰。惟老僧最懼內。衆訝之。笑曰。惟懼內故不敢娶耳。衆爲粲然。

隨園女弟子中。有華亭張淸河者。名玉珍。雅擅塡詞。嘗見其沁園春一闋。詠七字云。北斗闌干。猜是銀河。三更四更（三四七也）。記涼瓜食後。蘭期空誤（七月食瓜七日爲期）。巧針穿處。弦月將生（七夕穿針謂之乞巧）。里數山塘（七里山塘）。賢留竹塢（竹林七賢）。若個才華。展步成（七步成章）。無聊甚。學盧仝。茶癖。風味偏淸（盧仝飲茶七碗風生）。書樓十二。春晴算五。處開扃。懶未登（十二去五七也）。愛寶釵。徐整閒情。脈脈（七寶釵）。琴弦低

撥幽韻冷冷七弦琴扶下香車七香小織殘蹤錦七襄錦六一爐縈碧篆輕六一七也於中意付詞人秦柳寫倚新聲宋秦淮海曰秦七柳耆卿曰柳七尤之殊覺新穎可喜

或賀潘何二姓結婚對聯云有水有田兼有米添人添口又添丁後有呂徐二姓結婚又以一聯嘲之云呂氏姑娘下●大於上●徐家子弟邪人多過正人上聯可謂善頌善禱下聯未免謔而虐矣

會稽王笠舫詩文雙美尤工書法專摹右軍年十七應童子試邑宰王公韞渠驚賞其文拔置第一欲妻以愛女囑縣學教官某爲之執柯某笑曰此生詩文雖佳而字不佳公何愛之甚也宰曰生書法逼眞王字何得云不佳某曰正爲其王字不佳耳宰始悟其與己同姓因相對大笑

家庭俱樂部

西神輯

此欄所列皆切合家庭婦女之實用其宗旨在以淺近之學說引起婦孺研究科學之趣味增進治理家庭之常識倘蒙閱者不棄投稿賜教無任歡迎

記者識

模範日記

新年中學堂放假學生多拋擲光陰於嬉戲中甚爲可惜張君欽蘭近以新年中所作之日記見惠好學深思甚可欽敬相觀而善是所望於女界同胞

寒假期內之日記

金山縣立第一女子高等小學三年生　張欽蘭

一月三十日星期天晴早起梳洗畢食早餐作手工約半時許急赴校中送鍾德淑芬雄蒔三學姊登舟

返葺。話別。河干。依依。不捨。直至。船開。帆隱。悵然。而歸。及至家中。奉母命入廚下作年糕。至下午二時始畢。乃抱幼妹至後園空地遊散。開門一望。瞥見二牛在菜豆中。忽東忽西。忽南忽北。奔走若狂。幼妹見之。大驚而啼。余以泥丸擲之。牛奔益狂。幼妹啼益甚。又以大磚投之。牛旋游河而去。遊既畢。余乃閉門入室。觀時鐘已逾三下。卽與棣萼兩妹至自修室溫國文一二首。演算術三四題。約二時許始止。將近點燈時矣。稍在庭中休息片時。進晚餐畢。乃與家人暢談故事。計一時許。至自修室燈下。溫習各科。約二時許始寢。余、思、今、日、所、作、之、事。遊、戲、時、多。勤、修、時、少。有、不、可、舉、以、告、人、者。反、己、自、思。汗、顏、無、地、矣。

一月三十一日。星期一。天晴。早起梳洗畢。習字一張。心覺悶悶。至庭呼吸約片刻。乃入室作手工。約一小時。繼溫理科歷史地理等書。而鐘鳴十二。進中膳畢。休息片刻。出國文溫習。時忽憶張先生命作算術八題。大半未就。乃出題演之。演畢。再溫國文。天已傍晚。遂理書籍筆硯於書箱中。以作度年之舉。入、夜、家、中、循、舊、例、齋、年、規。獻、三、牲。放、百、響。實、迷、信、也。余思今日齋年規。獻三牲。放百響。雖循舊例。實爲惡習。余固知之。有不得不從衆者爾。

二月一日。星期二。天晴。早起。習大字一張。繼作刺繡約三小時。抱幼妹至園中遊散片時。入室又作刺繡三四小時。進中膳畢。又出刺繡作半日始止。乃一一整理繡包。以作度年之舉。至晚。程氏邀食年夜飯。食畢宵深。預備就寢。未克溫習科學。余思。是。日。無。一。事。可。愜。於。人。意。無一。事。可。以。告。人。徒廢。光。陰。愧。甚。愧。甚。

二月二日。天晴。卽陰歷乙卯十二月二十九日。爲除夕日。俗尚陰歷。各家預備度歲。我家亦然。早起梳洗畢。端整過年之事。如包喜封、裝春景盤等。午後爲張神、影、設神座。稍稍就緒。天色已晚。是夜爲余家祭先。

吃年夜飯。較前日更形忙碌。至諸務告竣。更鼓已催。余乃與父親張燈出門。繞遊一週。遍觀各店收賬。與盡而歸。封門過年。已逾半夜矣。家人叢抹几掃地。歡笑生春。收拾登牀。不覺東方之已白。

余思是日爲陰歷除夕。何等熱鬧。迴思陽歷年終。仍如平日。何習俗之不可相移若是耶。

二月三日天陰。爲陰歷元日。起身較前日稍晚。梳洗畢。至諸尊長前行賀年禮。繼拜神影。循舊例也。旋偕棣蓀連三妹。往遊城隍廟。出門東行。過西停橋。經西林寺。但見紅男綠女。往來如織。沿途賭徒呼盧喝雉興高釆烈。以是日巡警照例放禁也。稍前至城隍廟。星相之攤。直至東廳。愚夫愚婦。圍繞其間。生涯頗爲不惡。以有用之金錢。作無益之費用。此非可痛之事乎。餘若買畫張線粉點心攤。不一而足。其頭門口之連魁齋。雖經年設此。而此時生意。亦較平常爲優。卽兩旁之茶肆亦然。此蓋新年興致。何怪其然。不意。照牆前之施藥攤頭。亦竟人山人海。擁擠不開。大發財源。豈人病亦從年興發生乎。吾甚不解也。

二月四日。細雨紛紛。早起習大字一張。繼溫國文理科歷史地理諸書。中膳後本擬至親戚家賀年。爲雨所阻。悶坐一日。奉母命作手工刺繡而已。

二月五日天雨。早起。以雨甚不克出門。溫習舊課。至下午四時。步至大門。向外觀看。見一人肩牌攜鑼。忽敲忽停。口中呼曰明日不准賭博自東向西而去。入夜早寢

余思此二日內非常熱鬧。非常快樂。迴思陽歷新年。仍如平日。何哉。因數千年之習慣。一時未能變更也。

二月六日。天雨。早起。雨稍止。於是出門至黃表叔家賀年。留吃夜飯。點燈送歸。既歸。復習舊課。至九時始寢。

二月七日。天晴。早起。溫習舊課。未幾食中膳。畢。黃表叔家表弟表妹來。與之盤桓竟日。至夜而去。夜膳後。

稍温舊課。卽寢。

二月八日。天晴。早起。温習舊課。進中膳。作手工約三小時。仍理舊課。未幾食夜飯。畢與彭鳳儀學姊暢談。聆其在第二師範中之課程。暨一切規則。法善令嚴。殊深欽敬。鳳儀姊以去歲暑假後因病未往。遂至留班。現仍在二年級。言之實深歎息。蓋以一學期之放棄。竟爾廢一歲光陰。鳳儀姊之所以自傷者。亦所以自勗也。余可不戒哉。別時已將半夜。上樓而臥。

二月九日。天晴。早起。習大字一張。繼温舊課。中膳後。與姊等換新衣。至丁叔祖家賀年。卽返。點燈後到漳園觀影戲。同往者二女傭也。

二月十日。天晴。早起。梳洗畢。習大字一張。繼温國文理科等書。未幾進中膳。畢。助家人收神影神座。畢。出刺繡。作三小時。入夜早寢。

(完)

減省家庭經濟之製造品

社會生計。日見窮蹙。撙節之效。首在家庭。由小而大影響。匪細。閱報諸君。幸各賜教。以廣見聞。以謀普益。蕘既所頒。蓋不僅本誌歡迎無藝矣。

嗬囒水之簡製法

姑蘇仲英

嗬囒水爲良好飲料。惟購之市肆。其價頗昂。且有用未曾煮透之水所製者。飲之非徒無益而且有損。茲有一簡單之製法。可至藥房購蘇打一瓶。檸檬油一瓶。檸檬酸一瓶。另購冰糖若干。嗬囒水瓶一(卽瓶內有圓珠者)瓶內之橡皮圈須擇其密接而不漏氣者。其製法先以冰糖溶於煮透之水中。所溶之量可隨甜味之嗜好而定。嗜甜者冰糖稍多。否則略少。俟其冷卻傾入瓶內。加檸檬油一滴。檸檬酸二塊於瓶內。此時卽發微泡。再加蘇打二三小塊。不宜過多。多則生鹹味。且瓶有爆裂之虞。加入後越一二分鐘。瓶內之泡大作。於是將瓶倒持。上下搖動。以拇指塞住瓶口。待瓶內之藥溶化無餘。然後將拇指放開。斯時瓶內之圓珠已爲瓶中之氣塞住。升至瓶口而不下落。越半小

時。即可啓飲。如欲仿冰凍嗬囒水。可以盆貯井水。將瓶浸入。或以籃貯瓶。懸於井中。刻許。即涼如井水矣。此法便於仿製。且所費不多。蘇打一瓶。價約三四角。檸檬酸及檸檬油價各二三角一瓶。每瓶可製嗬囒水無算。較之購自市上者。大相懸殊矣。

洋刀可代圓規　前人

學堂中遇圖畫科及算學科繪幾何等圖時。每需用圓規。倘在家庭。一時無此項圖畫器具。可以鉛筆一枝。洋刀一柄。須一頭有小洋刀兩把者。將此兩把之小洋刀。一把全開。以刀尖插入鉛筆桿中。一把半開而向下彎。即以此半開一刀之尖端爲畫圓之中心。畫時握刀柄旋轉。與圓規無異。

自製之冰　前人

夏日食品每易腐敗。須以冰凍之。方可無患。然向冰廠中購之。價既不貲。且有時須以冰製飲料小食等。如冰其淋之類。恐購者不甚清潔。故可自以簡單之法製之。其法以壺滿盛以水。務使中無空隙。密閉其口。以壺置入水瓮中煑之。待煑沸後。將壺取出。懸之井中。越數小時取出。啓蓋視之。液體之水。已變成固體之冰矣。

天然之自來水筆　前人

以鋼筆寫字。須時時蘸墨水。欲免此弊。可於一筆桿中疊置鋼筆頭二枚。一上一下。則蘸墨水一次。可寫六七千字。然後再蘸。且可使墨水不下落。無異自來水筆也。

雞卵彩蛋製造法　彭城雍侯

雞卵之爲物。人無不知有益於人。餘無論矣。即彩蛋一物。日常蔬肴中需用之亦頗不少。而江浙之人。皆購自市肆店鋪。且晩近價又昂貴。從未聞有製造於家庭婦女之手者。余兄因事至山西之右玉。得製造雞卵彩蛋之法甚詳。歸而製卵百枚。以饗家人。凡得食斯蛋者。無不稱曰與市間所售者無異。且質較嫩

而清香。爰書其製造之法於後。以供我女界之吾理烹飪者。而有以取法焉。

需用之品物。　大雞卵百枚。　青松針五十斤。　新鮮石灰一大塊……以夠研末二斤為度。　青炭灰二斤。　上等紅茶葉一斤。　食鹽一斤。　上等清白石鹼八兩。　去子去蒂花椒三兩。　清水以夠用為度。

煎燃品物法。　一方面將茶葉一斤。食鹽一斤。石鹼八兩。花椒三兩。清水二斗五升。同時入鍋。急火煎至極沸。遂一併傾出。盛於他器。候冷備用。

一方面將青松針燃成炭灰。研至極細。復用細篩篩之。稱足二斤。石灰末與青炭灰無庸燃過。僅研之篩之。各稱足二斤。同入一器。用力拌至極勻備用。

檢查雞卵法。　參觀本雜誌第一卷第一號家政門梅夢君所著烹飪學雞卵之研究檢查法。依法檢之。檢查既畢。則用清水洗淨備用。

臨製之手續。　先將所拌勻之灰。及所煎過之水。併入一器。用杵拌攪之。拌攪至極柔韌。以能成團如粉團然為度。茶葉花椒亦須攪和在內。

但煎茶鹽等物時。當注意其水層。以適夠拌攪其灰為準。則不可太多太少。多則不能拌攪其灰使之柔韌。至不可用以造蛋而廢棄之。少則必致拌攪其灰。不融不和。雖勉強造成。脫灰之患。在所不免。蓋彩蛋一脫其灰。則易壞矣。

臨製之宜避。　此灰拌攪與製蛋時。切忌手入灰內。蓋石灰與石鹼。能使肌膚上之脂肪鹼化。鹼化時久。則痛而易脫皮也。

製法及安放。　灰既拌攪極勻。尚未可製蛋。須再預備有蓋磁器一具。以能容雞卵百枚者為適用。方可將雞卵一枚。放在韌灰內。周圍塗之。務勻且不得稍露其殼。枚各如此。製造既畢。即用鐵勺與箸等。或相當之器物。搬疊所製成之卵於磁器內。務使每層各

疊平整密。且每疊一層。必蓋以所餘之韌灰。疊訖。卽加以蓋而密封器口。穩置一處。越時三月有餘。遂可啟封而食之矣。

注意　此係以雞卵百枚爲準繩者。如雞卵有所增減。則各品物之斤兩。亦須隨之增減。

家庭新遊戲

鳥蟄廬

無線電報

一年容易。又是新春。閱本雜誌之諸女士爲主婦者。際此日月重新。春光明媚。對繞膝之兒童。應與以相當之娛樂。又若名媛淑女。寒假多閒。覩成行之弟妹。宜導以有益之游戲。舍是則家庭新游戲尚焉。今爲諸女士介紹一種極饒興趣。雅具妙用之游戲。名曰無線電報。寓學術於游戲。化無用爲有益。一舉而數善備。諸女士倘集已就學之子女弟妹鄰童羣孩。爲一極大之娛樂。定能得衆孩之歡心。供諸君之一粲。謂予不信。且聽下述。

此種游戲。凡子女已入高等小學及國民學校三四年級者。卽優爲之。法集兒童五六人乃至十餘人。愈多愈有興味。以主婦或其姊(及兄)輩一人爲之司令。命之曰電報總驛。更自總驛備設分驛。順次曰第一驛第二驛等。

分驛之法。豫製竹(或紙)籤若干枚。標明第幾驛字樣。(最簡捷法。或令各人分拈紙鬮亦可)俟兒童畢集。司令者乃令各抽一籤。視所標爲第幾驛。卽分發爲該驛驛員。

此分發之驛員。各攜鉛筆一枝。紙片一張。備用。

抽籤既定。司令者(卽總驛)最前立定。約距一弓(卽五尺)處。第一驛者立之。(此距離得視人數多寡。量爲伸縮。初非一定)更距一弓。第二驛者立之。如是遞距一弓。卽立一驛。各循一直線之方向。無相凹凸。

且設驛既定。弗得行動及自由更易。

至是。總驛之司令員。乃本其自己意思。書一辭意顯

明字句略短之電報文(以半俗語體爲適宜)於紙片。授與第一驛驛員。

第一驛員。接得總驛電文後。展紙一觀。卽匿此紙。勿令他驛人見之。乃僅對第二驛用口語輕輕傳達此電報中文字。當傳電時。聲浪最宜留意。勿太高令人盡聞。勿過低令人弗聞。須發音細銳而明確。不得已時。可再述一遍。但無論如何。決不述第三遍。

第二驛驛員。既悉心靜聽第一驛傳電後。乃將其所聞之電報文由己意想像而書之於紙片。(此時卽覺所聞不甚明瞭。亦不得向第一驛追問) 務取達意。乃以所書之片。授與第三驛。

第三驛員展第二驛員之電稿而默誦之。須以手掩電紙。勿爲第四驛所見。乃亦如第一驛員之所爲。口中用細銳明確之音浪傳達電稿於第四驛。至多述二遍而止。

第四驛員則亦如第二驛。悉心靜聽前驛之傳電。書所聞於紙上。以授第五驛。

逐次如是每相鄰二驛一傳一達。一筆書一口述。至電語傳及最終一驛而畢。最終一驛得電後。卽筆於紙片。以呈司令者。司令者乃大聲讀其初發之原文。以與最後所得相比較。則當此之時因輾轉遞傳。或誤聽或錯書。必至以訛傳訛。發生極可發噱之笑談。(例如原發電文爲『後日天后宮有戲』。七字。一傳再傳而訛爲『後日頂好可遊戲』三傳四傳而訛爲『牛入廳堂吃油去』。此非不可思議之笑談乎) 至此不特諸童大爲鬨堂。卽司令者亦且捧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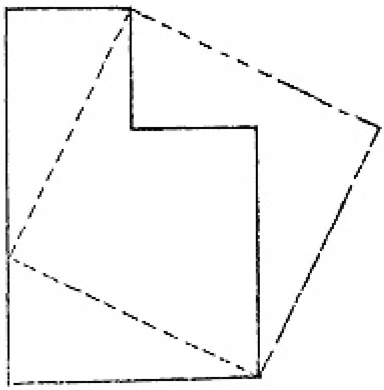
此種遊戲。其功用不可殫述。蓋一可令兒童練習文字之書作。二可令其練習口齒之明晰。三則增進聽官之機能。以養成偵諜之人才。較諸戲燈弄樂。以樂新年者。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

幾何遊戲八則

謝芸先女士

一千九百零六年余肄業於鷺江女子高等學校。教師曾以幾何遊戲一圖見示。如(A)圖。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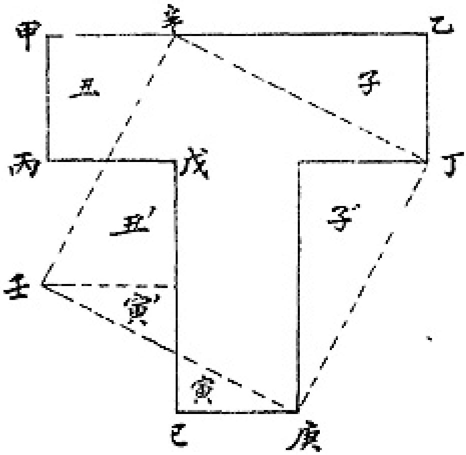


茲讀第九期婦女雜誌。見算學游戲有以同式小正方形五個相連。裁成正方形者。三則。前後參觀。余信凡有同式小正方形五個。皆可切爲若干塊。合成一正方形也。茲準此擬題。戲以五個小正方形。任意相連。以成(BCDEFGHI)八種圖形。次第推求。竟皆迎刃而解。不爽絲毫。事雖游戲。第屬幾何原理。敢述之以待諸君子之研究。

第一則

設有小正方形五個相連。如(B)圖。甲乙及丙丁皆爲三尺。戊己爲二尺。己庚爲一尺。試裁三刀。合成一正方形。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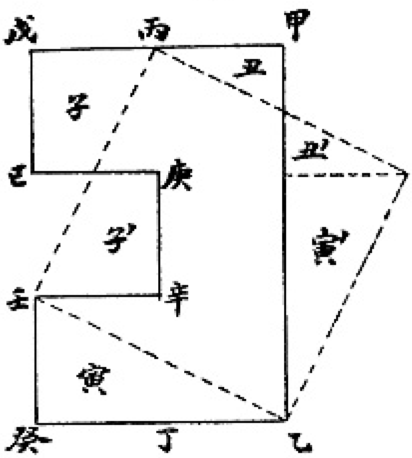


(法)於丁角剪至甲乙線上。距甲一尺之點辛。成子之直角三角形。自辛剪至丙戊之中點成丑之四邊形。再於庚角剪至戊己線上距己五寸之點。成寅之直角三角形。依圖集合。卽成丁庚辛壬之正方形。

第二則

設有小正方形五個相連如(C)圖。甲乙及丙丁皆爲三尺。戊己及庚辛壬癸皆爲一尺。試裁三刀。合成一正方形。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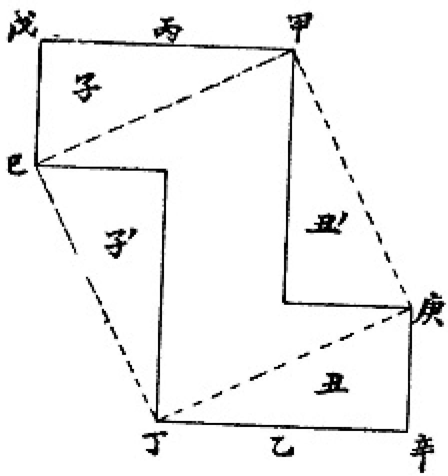


(法)於甲戊之中點丙。剪至己庚之中點。成子之四邊形。自丙剪至甲乙線上。距甲五寸之點。成丑之直角三角形。再自壬角剪至乙角成寅之直角三角形。依圖集合。卽成一正方形。

第三則

設有小正方形五個相連如(D)圖。甲乙及丙丁皆爲三尺。戊己及庚辛皆爲一尺。試裁二刀合成一正方形。

(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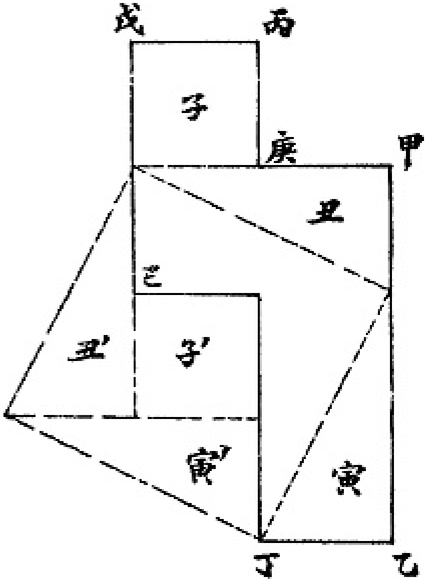


（法）於甲角剪至己角。成子之直角三角形。自丁角剪至庚角成丑之直角三角形。依圖集合。卽成一正方形。

第四則

設有小正方形五個。相連如（E）圖。甲乙爲三尺。丙丁爲四尺。戊己爲二尺。試裁三刀合成一正方形。

(E)



（法）於庚角剪至戊己之中點。成子之小正方形。自戊己之中點剪至甲乙線上。距甲一尺之點成丑之直角三角形。自丁角剪至甲乙線上距甲一尺之點。成寅之直角三角形。依圖集合成一正方形。

（未完）